

要 目

我控訴 (法國：巴比塞作) …文俠·永翔	陸綠塘
戰士行 ……………	陸綠塘
初春的風 (日本：中村里治作) …尹 庚	
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 ……突 微	
(朝鮮：朴能作) ……………	
柏油路 ……………	喻 夫
我的幼年生活 ……………	張天翼
二傷兵 ……………	張季純
明代的「時曲」 ……………	鄭振鐸
托爾斯泰論 (蘇聯：伊里支作) …陳淑君	
美國文壇近況 ……………	非 白

1933, 5, 15

820.29
677.8
2:2



文

學

雜

誌

第 二 號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3 1771 8897 0

420201



文 學 雜 誌

我控訴——(法國：巴比塞作)

小說

戰士行

電線工人(日本：片岡鐵兵作)

老鄉(蘇聯：Valentin Kataev作)

拾元愛國(續)

初春的風(日本：中野重治作)

動蕩中的北平(續)

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朝鮮：朴能作)

食堂的飯(日本：窪川稻子作)

叔父

詩·文

柏油路

一個乞婦

我的幼年生活

劇

文儼，永翔(七八)

陸綠臧(四)

馮文俠(一二)

貝木(三四)

王誌之(三八)

尹庚(七〇)

宋之的(九〇)

突微(二〇一)

竹舟(一二四)

半林(一三〇)

哨夫(六七)

曹葆華(二六)

張天翼(六一)

第 二 號 內 容

二傷兵

校規

論 述

明代的「時曲」

托爾斯泰論（蘇聯：伊里支作）

美國文壇近况

書 評

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

喋血的詩人陳家夢

國內外文壇消息

為橫死小林遺族募捐啟

編後

書 葉

蘇聯「五一」紀念節的今昔

哭長城（王鈞初作）

參加示威去

五月漫畫

張季純（四九）

柳 淘（一〇七）

鄭振鐸（一）

陳淑君（二四）

非 白（四五）

朱自清（一一九）

陳 均（一二一）

尹澄之等（一二六）

郁遠夫、魯迅等（一二五）

關於巴比塞（伊里支作）

陳淑君譯

……巴比塞底灰及沈明，可以說是正在普遍地，蓬勃地成長着的大衆革命意識底特別顯著的標誌。灰已譯成各國文字，在法國銷售到二三〇，〇〇〇部。這部作品異常有方地，天才地，真實地表現了完全愚昧的，浸沈在傳統思想及偏見的人們，在戰爭的影響下，走向革命的轉換。

——摘自『關於第三國際的任務』——

明代的「時曲」

鄭振鐸

所謂「時曲」，便是指的民間的詩歌而言，凡非出于文人學士的創作，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詞」，明人皆謚之曰「時曲」。故在「時曲」的一個名稱之下，往往有最珍異的珠寶鑲藏在那裏。馮夢龍嘗搜集，刊印，乃至摹擬掛枝兒時曲；凌濛初在南音三齣所附的論曲雜劇裏也極口恭維着流行于民間的時曲，以為有勝于陳陳相因，毫無生氣的文人的散曲。連正宗派的王伯良見了他們也不能不為之心折：

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母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秩。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王伯良曲律卷四

這裏所謂「吳中新刻一秩」，大約指的便是「馮生掛

枝兒」。所謂枕頭，今信不得見。噴嚏一首，今尚存，確是妙曲：

到社台忽然間打個噴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

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

自從別了你，

日日淚珠垂。

似我這等把你想量也，

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掛枝兒的馮氏刊本，竟之已久而未得；惟明刊浮白山人七種裏，有掛枝兒在着，又潘初板的萬錦清音裏也附有掛枝兒數十首；大約便都是從馮氏的本子出來的罷。往年泰東書局出版掛枝兒，夾竹枝合刊，每首皆附有無聊的批評，殊為可厭。華通書局出版的掛枝兒，所錄凡四十首，無批評；比較的讀得順適些。如今此書是並不難得。

在陳所聞的南宮詞配卷六裏錄有伴宿的曲（填雨枝）二首，其中的一首寫得很生動：

傻俊角，我的哥，

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

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

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

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

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同書同卷裏錄有孫百川的嘲妓，黃鶯兒二十九首，

又亡名氏同題五首，氣息卻極爲惡劣；都是就很可能的無告人的缺點而加以嘲弄的。我不忍舉出什麼來。浮白山人

七種中的黃鶯兒一種，也便是孫氏諸人所作所嘲妓的總集。相傳徐文長也作有嘲妓，黃鶯兒若干首，已佚。

明刊本（約萬曆時所刊）廣錦奇書裏，也載有時與

處幾段淫後兒歌數十首，自臨濟姐兒，揚州姐兒以至襄陽，汴梁，雲南，廣東，瀟湘等的妓女都會被譏嘲到。大約明人對於妓女的嘲笑詩曲，是很流行的，也許便流行于妓院之中，以供嘲謔之資。

在萬曆間閩建書林葉志元刊行的新刻京板青島時調詞

林一棧裏，載有新增楚歌羅江怨，時尙急催玉，時尙關五更哭皇天及劈破玉歌四種，共凡一百餘曲，其中儘有極爲妙的民間抒情歌曲在着。

青山在，綠水在，怨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

災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

花開開不開！

倚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

我想我的人兒。

淚珠兒汪汪滴，

滿了東洋海，

滿了東洋海，

爲冤家淚珠兒落了千千万萬，

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

穿他恰是紛紛亂，

哭也由他哭，

穿時穿不成！

淚眼兒結乾，

——時尙急催玉

淚眼兒粘乾！

乖！你心下還不耐，

你心下還不耐！

——懣懣玉歌

〔萬曆板的玉谷調（書林廷禮行）也。所謂「時興妙曲」，「海內妙曲」幾種，在時尙古人懣懣玉歌裡，大部分是詠古傳奇，和古人的事蹟的，無甚意義，但像懣懣玉歌，女問等，也還寫得不壞。

〔沈德符的韻曲雖有一段關於時曲的很重要的記載，雖然他對於時曲並不是一位欣賞家：

〔元人小令，行於幽，趙，後浮淫日盛。自貞，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廣南枝，傍妝台，汕波，辛之風。〔陸闢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紫」三圖，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舞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關五更，寄生草，羅江戀，哭皇天，乾高粱，紗紅蓮，桐城歌，銀梭，蘇

之屬，自南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蕩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謬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

這位「道學先生」的這一席話，把明代時曲流行的情形，說得總算是有頭有緒的了。〔傍妝台，嘉靖時最流行；李開先曾作了百首，王九思也和他百首，今有刊本傳於世。（李氏原刊本，未見，今有崇禎張宗孟刊王濼波金集本）舞雲飛，耍孩兒等曲，盛世漸僻，詞林摘鮑，雍熙樂府諸散曲總集中多載之。〔成化間，金台魯氏曾刊行單本「時曲」不少，每本約十五六頁，約共一二百首。去年春間，北平圖書館曾以高價購得魯氏在成化七年所刊的舞雲飛，耍孩兒，熬紫，寄生草等四種，可算是見存的最早之單刊本的「時曲」集了。

二十二年五月九日寫於北平

戰士行

陸綠曦

——用戰士底血寫來敬獻給戰士——

精疲力盡地，裹着大的沙塵囂，火車奔近仍然從前一樣屹然矗立着的北平古老的城牆。

車廂裡人們全從座上起來了，窗窗看望迅速向後退去的大都市的黑瓦屋。

把肚前皮帶繫了緊的鐵民，呼吸急促之點，用歡快的眼向後睽了半個圓。兩天來陰沉着，現在突然晴現出一層欣笑，微張開了嘴，太陽變得棕黑，再厚厚擦上一層灰土和臭汗的膏的國旗的臉。一個營部軍雷官底兩個隨身勤務兵在把一個大鐵盤從頭頂行李台上搬下來。右臂的骨頭碎了一塊，在車廂一直殘廢地呻了半天然後疲倦了睡去的那排長也醒了，在叫喚人來招呼斷了左眼的連長。

車慢慢停住在長長的擁擠着人羣的廊旁了。

鐵民撿了一小個裝有衣服和洗面用具和兩個吃剩的乾窩頭的布包袱，敏捷地大步跳下車踏板，用力擠到眼裡的是高過人頭的一桿橫長的白布旗，大大黑字寫着：「歡迎爲民族而戰爭的戰士。」

許多學生們紅潤的嘴，也響亮激昂地喊出了：「歡迎爲民族而戰爭的戰士！」手裡搖動着許多小白紙旗。

「他們民衆們啊！……」軍雷官興奮地說。

鐵民眼裡快要流出淚來了。

一個學生跑上來，一隻白白的手伸向鐵民來。鐵民心都要爆炸了地急快地也伸出了自己底手。汗黑的手要用力地去握着白手時，白手忙着高揮了招呼他底同學們：「來，上來！」去了。

「啊，他們民衆們……」軍雷官還在說。鐵民也激動地手用力在擦臂部的軍褲。

國雄後面突然冷笑了，這時兩個病兵噙酸淚地扶那斷了左腿的連長走過來，學生停止了呼喊，立刻閃開一條路，注意地看這三個灰黃的人走過去。「若是這樣冷冷刺人的笑，爲難堪，這傢伙……」鐵民想着向國雄擠一擠鼻子。國雄是垂着頭沒看見。

三個新聞記者圍住鐵民和國雄。鐵民用力揮動着手臂地說了許多話，說「前線真正的戰士們誓死也要爲我們國家底生存而激戰到底的，我們是暫時回來報告和請援……」。一個記者硬要爲他稱爲英勇光榮的戰士的鐵民們撮一個影。攝影，是很麻煩了那記者了，因爲很爲傷兵正吃力地在他們面前穿過去。

車站前堵着好幾張大的白布幅。都寫着意思是「民衆們盡力捐款買飛機救國」和「民衆們一致擁護某某司令北上抗日」一類的話語。

鐵民眼裏閃出了異樣的光彩，說，

「戰爭底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然後他又用眼偷偷察看國雄。那人却似乎並沒有感覺似的反緊緊地在盯住他。於是，很生氣地說了：

「我說，你，你現在是不成了？」

「什麼，要我怎麼成，再去相信懸望着那些嘴上談紙

上寫的？」

「嘴上談紙上寫的嗎？你說，總司令不是北上抗日來了嗎？民衆們不是踴躍捐款幫助我們嗎？你說。」

國雄且不答，用手指了指街頭冷清的店舖和不多的行人，說：

「鐵民，北平比我們三月前冷清的多了。」

「噢。」憤憤答着的鐵民，也想到真的離開北平已在戰爭前線渡過三月的生活！

二

找到東城的「鐵血救國義勇軍後方辦事處」，門口一個衛兵快要打盹了。那衛兵就帶他們走到一個冷寂的小院裏，還告訴他們都出街了，只有陳會計科長還在。

「陳科長，奉人啟！」那衛兵叫了好幾聲，都沒有反應。

一直有着好像要見到久別的哥哥一樣緊張的鐵民，喘了一口氣，國雄嘴唇動了動，要說話，却聽到西屋裡有響動，跟着是發出夢語般的話聲，似乎兩個人，一個人聲音清脆得像是女人的。然後有人大聲問「怎麼回事？」，在衛兵回答之後，嚶嚶睡醒了好半天，隨着東屋門開了一半，伸出半個人身出來，散亂的頭髮，灰白的臉，披着外套

，用睜眼仔細打量他們，不說話。

心裡奇異着這人爲什麼現在下午兩三點鐘了才好像剛起牀樣的，素來很善於交際的鐵民在先開口說罷了：

「發擾你了，真對不起，我們是從關外來的，李團長出衙去了嗎？」

「噢，噢，問的織番嗎？不在此地。」

強硬的語調和悻悻而輕蔑的態度，讓在先幻想着一到這兒就會有很多同志來圍着熱烈關切地探問前線的消息的鐵民再說不出話，呆坐着只右腳尖用力地踢地下一塊石磚。

那人兩手往外套袖裡一伸，外套好好包裹之身體，走出屋來，迎近他們兩人來。

在那人出屋時，屏門開了又關上的瞬間，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敏捷地看明房裏一個身材窈窕的女人背影，正在拉緊衣服和用手指梳理長長的頭髮。

看了國雄一眼的鐵民，對於那人底走來立刻感到一種威逼，自己平常的勇氣和意志都像完全消失了般的，昏亂地就想轉身往外走。

國雄却不動的站住，並且開口跟那人攀談起來了。他告訴他們是本軍的同志，三月前出衙到前綫去的，三月來

在關外苦苦的作戰，情形很不好，這邊的音訊也斷絕了，後方援助儘數也沒有，可以現在趙副團長才派他們倆回來報告和請援，他們繞了道，好容易今天才到北平。

那人靜聽着說，最後只簡短地答說：「李團長有他底公館的。」

國雄再說，想來他總後來辦公的，「我們就在這兒等一等吧，並且，我們來當然也只有住後方辦事處。」

「好吧，」那人眼睛轉了兩轉再冷冷答着：「到在屋裏歇歇去吧，那兒空床是沒有的，晚上再想辦法。」

那人和國雄就向東屋走去，鐵民不願意地跟着。

第一步跨進屋裡，十分暖和的空氣把三月來冰天雪地裡冰凍僵了的心和身體各器官都融化了。

屋裏，一爐熊熊的火的兩邊潔淨花美的鐵床，一張東北四省地圖配上一些電影明星照片。

那陳科長，大聲地叫了一個剛買紙煙水菓回來的聽差，要給他們打水，說了一句「就在這兒歇一歇吧。」之後，轉回西屋去了。

心裡似乎掀翻着起伏不定的狂濤大浪的鐵民，呆立在房中四顧看盪。

看到了鐵民可憐的雜兒的國雄，早坐在鐵床上了，就

用手掌輕輕按在鐵床說：「多軟和舒服呀！」然後再指一指昂然直立的火爐：「我們可想不到有這樣的命運掌握這樣的生活了。」

三

三個月前，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熱河東境的形勢很嚴重，九一八後一直憤慨着我們的國家將要毀亡的鐵民和國雄，堅強地決定了參加義勇軍出關抗日救國，再過一年半就可以戴上經濟學士榮冠的事，簡直也不顧到了——當然，我們的國家立刻就就就亡了，怎麼還等待着一年半以後來擺學士的架子呢？——現在，他們是又走在闊別三月的北平的大街上。好多朋友同學，在他們臨行時都與奮用力和他們握手，說：「英勇的戰士，我們跟着就要隨着你們到鬥爭的前線去，在鬥爭裡，我們永遠是握着手的！」並且懇切地要他們通信，不斷的。然而，這却是斷了！他們是曾經寫過一封長長的信回來，沒有覆信，以後終日疲奔着，簡直就沒有時間寫信，而迫切希望知道朋友們的消息的心，永遠卻不曾稍稍地充實過。

鐵民和國雄最先忙着就跑到學校裏去。

學校是冷靜靜的，那門房老吳，用驚訝的眼光看着他們，說：「正放寒假呢。」

帶着一顆緊張的心，沒有管老吳，很熟悉地就跑進宿舍去。

那個小院裡，好像很多時沒有人住的深山的廟裡般，令人呼吸都會停止了。一間間寢室全鎖了，再打上寫着隸字的封條。

「全走了！」鐵民空洞的聲音在空氣搖擺去。

他們悵然地站了一會，轉頭走時，才聽見聽差老李提了三壺開水走來。老李只告他們說，因為前半月日本人攻打山海關的消息吃緊，先生們全回家的回家，搬走的搬走了。沒有半點兒力氣地，他們走出學校來。就便打算還去找一找幾個住公廨的朋友。跑了兩處，都說早走了。最後去看一個公廨裡住着的三個窮朋友，心裡想着，平常生活都成問題的人，大概總沒錢跑了。

剛剛向公廨拿櫃匙起姓名，那掌櫃早瞪眼惡狠狠地說：「早不在這兒了。」

鐵民立刻一把拉住還要往下問的國雄回頭就走。

昏昏地在大街上跑着，電影院的大廣告還是五光十色地貼着，從前一樣打扮着的一些摩登姑娘們覺得更醜陋了。勸募救國捐的白布旗在到處街頭刷地飄拂着。

國雄想起到一個會館去找一個已經有妻室兒女的從前

因為研究文學的興趣相同也常在一起的朋友周。擔心地問着會館的茶房，幸運地却是「在家的。」

朋友周見到他們熱烈地握了手。他底妻陳是潑辣的，而房裡一切也不會改變；那陰暗和兩個小孩一個年老母親的煩亂。

朋友周問到他們關外作戰的情形。他們告給他那不忍着的流血和犧牲。

國雄又問到朋友們的事，周沒有答話之先，似乎有無限的憂傷與憤恨地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用不着詳細地報告啦，總之，生命寶貴的人們是跑了，就連着從前嘴裡曾經激烈地說過要做戰士的都走了。沒有錢的，就仍然在這兒，有的是狠狠地幹上了，然而也不成，像王們三個現在却被請去替冰冷的鐵窗風味去了。還有的是被愛國這事逼得要死了，就如我們。」

鐵民震驚了一下，知道所謂王們三個，就是他們去公庫找的那三個窮朋友，就忙着追問「爲的什麼？」

「爲的什麼，這不是抗日，在天安門開抗日的羣衆大會，散了抗日的傳單，於是就被巡警抓了拉去了。」

「怎麼！我們不要抗日麼？」鐵民底臉漲紅着。

「胡說，我們是要有計劃的長期的。」周用俏皮的口

吻說着，「現在，別的許多事不是更重更嗎，所以談不到。」

誰也沒有跟着答上話來了。

沉默了一會的國雄，却轉口問到周自己被愛國逼得要死，是究竟怎樣回事。

「喲，愛國，可真把人逼死了，」這却是悽涼讓孩子吃着奶的周的妻搶了話：「天直直立在教台上五六點鐘，小學教師，一個月的薪水是三十二元，救國捐就扣去六塊多，這兒房租救國捐，這兒那兒買零碎東西時也要抽上飛機捐，沒有半月就用了半月薪水，現在却是教育局長發起的「小學教育界萬頂鋼盔運動」，要找東西當了去捐，也都沒有了。」

說完了話的周妻，因為牀上的一個孩子睡醒了在哭着，立刻站起來走過去了，國雄看着，那少婦底臉，是如關外戰地裏落雪的天空一樣的陰沉。

鐵民是再不能問出什麼來了。

四

擠着睡了兩夜的，那偵科長爲他們特別找來的「張行軍木床」——當然，這比之在冰雪的前線有時幾日不能睡，有時即使得睡，也只在荒村裏老百姓家草堆裡縮腳縮手的

開一會，是要算做天堂的生活了——他們，多次地請求好幾位科長替他們向李團長傳達一聲，見他一見，李團長是仍然不會到過辦事處來。其實，在辦事處的幾個職員看來就都無事可辦。大家一天都在外面跑去，各人好像有些忙不完的事在忙着。

苦苦從關外跑來的鐵民們，是要把在前線的冰凍裡沒有多的槍支，沒有子彈，食糧不夠，更沒有救援的，五百多同志底苦困報告給團長請求後援的。然而預備着詳細敘說關外同志的苦鬥和怎樣被日本帝國主義底飛機和大砲，殘酷地轟炸，犧牲着的一切情狀的心，總沒有人來接受。幾個職員，每次給他們一提頭，他們就推說現在有事或用別的方法來岔開了。他們似乎沒有知道勇義軍的事的必要，報紙的消息從來他們也都並不注意。

陳會計科長每天就只和，說是也是來參加義勇軍的女同志的，初到那日所見在西屋裏密給丁，躲在西屋裏或是一同出去。和他們同屋的宣傳科長劉，却每天夜晚總要十二點鐘以後才回家。餘外的文書科長也不大容易見到。秘書張却說着病，臉是病黃黃的，每天都要去看病。

陳會計科長和女丁同志在家時，西屋放蕩的笑談聲總使他們覺到如受了什麼屈辱似的。

昨天清晨國雄到廁所裏解手，看到運地去了措紅黃的如鼻涕的滾滾的棉花團，擔心和忿恨，讓他們心憤煩亂極了。

昨晚宣傳科長劉紅着眼睛酒氣薰人地回來了，躺在床上就口舌含糊地罵人，似乎說，誰也欺負不了誰的，……哼，硬找了小陳這臭子團當會計……大家共同苦，有好處總不能欺壓人的……

他鐵罵，鐵民他們却弄得整晚都失眠了。

國雄是不耐極了，午飯後直截了當地追問宣傳科長劉李團長底公館在那兒。

「你問他舅子去，」劉用手指着西屋，「他媽的，居然討了娘子太太，坐了汽車，住起公館來了。」

問陳去，是總問不出來的。鐵民生氣了，瞪了眼瞪緊拳奔上去要打他，却被國雄拉住了。

究竟，宣傳科長劉嘴裡自己告訴出團長的公館來了，他說：「你們找他去，一天棧在家裏和太太抽大煙。」

他們剛要出門，衛兵和一個年青蒼白的少婦像要打架般爭持着。少婦要到裏邊去，衛兵不讓她進去，說全都出街了。

國雄問起，原來那少婦却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砲彈轟炸

後只剩半個身子死去了的同志血魂壓。她已經知道了血魂底死了，她悲憤地罵着這兇惡的團長，她說現在無法維持生活了，要他們給她想個辦法。衛兵却說，她來麻煩的次數太多了，科長們已下令無論如何不讓她進去。

提到同志血魂，鐵民想到那被炸時殘破的尸體，一陣顫慄透過了底底全身。

「走，我們帶你去找享福的團長去。」團長向那少婦說。

於是，他們就找到了那門前擺有兩架汽車的新紅門的團長底公館了。

門房說，現在老孫不會客。團長告訴他，有很重要的事必要見，他就回說，那麼等着吧。

在門房裡站了半點多鐘，再請求了那門房。門房才進去給通報。又過了好一會才叫他們進去。

客廳是很華麗的。從上房走來的李團長，已經幾乎不認識了。從前的灰布軍裝換了西服，從前勇敢樸實的氣概的現在完全變為「老爺」——從前的黑臉，也擦得香白的了。

鐵民只說了他們已到了兩天，別的且不報告，就提到

謝血魂同志底殘酷地被犧牲，和現在他妻生活怎樣不能維持，要請團長幫助。謝底妻也來哀求着。

團長手插褲包裡，慢慢地說：「同志們，你們試想，我們究竟能夠想什麼辦法呢？」

鐵民又提到他們怎樣看到謝同志英勇地帶領同志衝鋒穿朝陽城而被炸。

團長說：「謝同志英勇地犧牲我們是知道的，爲了我們的國家而犧牲，這是光榮的。現在這樣的犧牲是太多了。」

「喲，說光榮的犧牲，光榮，可不能給我們一家當飯吃啊……」謝底妻凄傷地嗚咽了。

「這個，兩位同志你們想，我們能夠管得到嗎？」血的熱流迅速地滾過他們底全體。他們底心爆炸了。

團長向團長爭辯的鐵民和國雄，却被搭搭從上房走到天井裏的兩位妖嬈的摩登太太呼喚團長的話打斷了。

「鐵岳，還不快走，平安現在改的兩點開場了？」一個着點鼻音地撒嬌般地叫團長，手攬了一條圓胖如蛆蟲般的叭兒狗。

另一個斜斜用眼睛了瞞這屋裏的人，扁扁嘴，撮一

報瘦瘦的肩頭。

在一個勤務兵威逼的眼光裏，他們走出圍長家門時，汽車叭叭地已經開遠了，只看到後面攔阻着的一陣白灰。

骨亂地走着……冰雪的前線……沒有糧，沒有子彈，

……炸了一半的身體……光榮的爲國犧牲的戰士……生活沒有辦法……管不着……白白的手……斷發的隱……腰和的火爐和鐵床……放蕩的笑聲……廁所裡的紅棉花……有好處不能欺壓誰……新公館底大門和那太太底嘴唇都一樣紅……窗外幾百同志……三個人嚼着鐵窗風味……飛機捐逼死人……從來只見飛機送來來往往的要人……總司令北上進一步拉抵……救救，管不着……

千萬個思念在他們倆腦裡跑過。

幾萬戰士底血和紅的公館門與女人底嘴唇與棉花，飛機捐逼死人和送要人的飛機，嘴裡說過到前線去的竹貴生命全早跑了，幾萬同志紅熱的血……國雄底思想現在凝凍在這幾個字而上了。

兩個洋車夫在胡同裡打架，一拳，一個插在鐵民身上來，從悲苦的思想裡發醒轉來的他們，聽到另一個車夫在

罵：

「奶奶。俺給我裝孫子……」

鐵民覺到一種彷彿針對着他們的又反令人痛快的嘲罵，說：

「媽的，咱們底血，是爲幾個人底幸福和爲多數人更加苦痛而流的嗎？」

國雄放出亮亮的眼睛來。看着鐵民，堅決地想着對於造成人種底殘酷的人，那鬥爭裏底血，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流的。以後他臉上掠過了一種痛楚的掙扎，似乎因犯要從窄狹的獄裏撞出！又似乎要清楚清楚神經，認真地來認識認識這發生着的一切。

「給我裝孫子……」那車夫還在大聲罵。

鐵民一脚把路上一個石子踢得遠遠的，心裡想：被他媽的……帶着爽快清新的心情，立刻轉頭大步走進大街上流着的力夫車夫和步行在汽車走着掘起的灰霧裏的羣衆的行列裏去。

國雄緊緊握住他底手。

(完)

電線工人

(日本：片岡撒兵作)

馮文俠譯

空中的電線，地上的電線，海底的電線，圍繞着我們的行星，像一張大蜘蛛網。

電話。電報。

無數的電線，密密麻麻的伸展開來；籠罩在我們的頭頂，交織在我們的腳下。

連綿着世界的資本家——這些資本家，盤踞在蜘蛛的大廳裏，使用這些電線，把自己組織了起來。

組織成了一個極端反動的同盟——爲了互相的聲援，好便于役使和干涉無產階級……

一陣狂風。

黃昏的郊野裡，一枝電綫桿挨着一枝電綫桿；隱隱的黑影，出現于慘淡的霧氣中。

風，哀號着穿過了電綫。

距郵電局不遠，聳立着一枝大的電綫桿——一枝測驗

桿，上面設置着一個小小的平台，電綫工人時本，攀援上去，想要看看什麼地方的電綫，發生阻礙。他把受音器放在耳朵旁邊；什麼地方是這個糾結的所在呢——上面或下面？

他開始先查看上方。

「喂，喂，」他這樣的叫着。跟着，他偶然的聽見一個從城市那邊送來的微弱聲音。

「一個手指，我說。

這根電綫，大概交錯了。

「手指，一個小指或一個食指——他說他能夠讓你有
一個。」

聽，那是奇怪的談話，是一種稀有的交易！

這激起了時本的好奇心，他靜靜的屏住呼吸，去細細的偷聽。

「那麼，你能出多少錢買他呢——一個手指？」一個

不同的聲音，這時，很清晰的響了過來，完全可以聽得。

「我想大概……」那個微弱聲音又說了；「作得漂亮點……割……用一把刀子……有一篇講演……」他所能聽得的只有這些零碎的碎片。

又有多大一會兒，又是那個清晰的聲音。

「無論如何，這是可信的，對於改進會的費用，得一百塊錢。不，不，不要在電話上談吧，我看，你最好能來到住宅。」

「好的，——我將來要帶着那個人和我一道兒……」

時本不能夠聽見再多一些了。這是什麼魔鬼啊！手指和改進會中間有什麼聯繫？他忽然想起了他還有工作得做；可是，他發覺了他持着受音器的手，已經凍得冷冰冰的了。

不斷的電綫的哀號，在他耳朵旁震動着。

改進會和手指……他不能忘記了這些。那一個改進會呢？他們自己的改進會嗎——交通部的工人，不過，這當然又不會和手指有任何聯繫的；那麼，和帝國烟草壟斷公司的改進會有關嗎？也許這是十分可能的。這大概和手指很有些牽聯……熟練的手指，是的，假使烟草公司裏的工人有一種熟練的手指，那就是意味著牠的效能。

時本記起了有三四天的工夫，都輪着他在改進會裡參加奮鬥會。他知道那裏有許多床位。凡是交通部 and 政府其

它重要機關的工人，不管他自己是否願意，都必得加入的——進下地獄去吧，這一切！他現在還有工作呢。

電綫的糾結，好似不在上方；于是，他又移挪他的位置到下方。

「噫！到底是在上方或下方呢？」原來聚集在電線桿下面的他的同伴，焦躁得大聲的喊叫着。

「下方。」他答。這時刮着風，而且是很利害的狂風，這樣一來，就會造成更多的糾結。「喂！天氣在和我們為難，孩子們！」他俯視着下面，把自己的苦愁傾瀉給他的同伴們聽，他把身體挺得很直，脊背緊靠着電線桿，瞭望着慢慢變得黑黯了的都市。在暗澹的，灰色的天那邊，屹立着許多屋頂；而一行一列，無終止地繞繞着的電線桿，却是牠的陪襯物。

這就是你的生活！保持着那些電線桿和電線，讓我們被人家殘苛的役使着！自然，假使我們不樂意這職業，還會有什麼別的方法來生活？

狂風。黑黯。

時本站在小平台上，做着他的工作；好像沒有任何的

事物是真實的一樣。夢一般的談話——關於買一個手指——他完全忘記了。

他從窗戶望着神，不要再來一陣風雪！

——
那夜，輪到另一個電線工人王野雙值班。他正睡在郵電局裏的電線工人宿舍內。

他覺得有些擾攘的聲音響着，但是在他做完了日工以後，身體已疲倦得不能支持了。

讓我睡一會兒，養息一下心神，不要擾亂了我的甜蜜睡眠……

昏昏沉沉的躺着，他已經十分的困倦了。他自己想着：不管有誰來想叫醒他，他仍然要繼續的睡下去。

但是，像這樣的想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假使他不起來，一定就會激怒了別人，結果是失業。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因為電話的鈴子響了，『毀了牠吧！』他含含糊糊的詛咒着，從床上跳了起來。

『喂喂！』一個憤怒的聲音，反響了過來。『這兒是東京中央電訊局。第十線，三十線和二十線都完全垂落下來了；不過，第二十線還不確實。總線的第二路，現在是完全不通。快點行動吧！你懂得了沒有？』

『懂得，我要叫他們臨時集合起來。』他「倅」的一聲，把耳機掛上了，繫了繫將要脫落下去的污襪短褲。

『三點二十分，』他打了一個哈欠後，看了看牆上掛鐘，『這是一個殘酷的深夜！』

黑黝黝的窗戶，被狂風震搖得札札的發響，雪花凌亂的撲擊着玻璃。

一陣大風雪。

『我們為什麼須要這陣大風雪！無疑的，所有的電線都弄得一團糟。』他抱怨，當他穿上了他漲滿了泥斑的橡皮鞋的時候，『而且，時候是這樣的晚了；完全毀了牠們吧，惡魔！』

在外面，狂風撕掇着他的外衣，雪花輕擊着他的臉。這確是一陣糟糕透了的大風雪！不過，無論如何，他是莫奈何的，除過了迎着風雪向前拚扎！電氣工程師是住在距這裡半里遠的地方；最後，他才好不容易的換到了。于是，他使勁兒的扣着門。

『從東京中央電訊局來了一個消息。』

費了許久的扣門工夫，終於，那位交通部的工程師出現了。他是支取第五等的薪水——每月有八十塊錢的收入。這時，在他想來，他的夫人半夜裡被人家擾醒了，起來

站在床邊，看着他走去，她心裡一定有些不大順意的；不過，當他一跨出門來，表情即刻變了。『這須要一次緊急的集合，快點去，把他們都喊醒來！』他嚴厲的命令着雙聯。他心愛的牙刷般的鬚髮，也被白色的雪屑沾滿了。

三

是不是因為電話和電報的綫，失去了秩序是對於廣大羣衆的不便，才大驚小怪的促使着官員們嘔嘔不休，強迫着把工人驅逐到冰天雪地裡去？假使電話和電報中任何一個的電線，截斷了一整天，那麼，對於無產階級又有什麼損失？雖然，却正爲了這些，無產階級的電線工人，就得被人家奪去了睡眠，迎着風雪，環行遍處！假使他們有一點怠惰，他們白天的工資一塊零一毛，就要被開去了！

電線，連綿着地面上的每一個角落；從這電線網的中央，資產階級組織了他們自己。他們不但利用了電綫，便於日常的企業和投資；却同時也用來窺測他們的陰謀，去統治他們的敵人——鬥爭的無產階級。

『五〇〇噸煤，按市價可以不可以？請快點答覆。有二〇〇〇〇布歇米，運到了，打算賣三〇〇〇東京公債票；須要你在二十分鐘內答覆。用最低的價格，給我找來線牌的棉紗；不過，在兩天內，你能不能賣三百錠？請快

點答覆。據傳：共產黨的殘餘部分，將要襲入你那一區；請快點召集十五個偵探，在第三十派出所梭巡。明天，那二十個粗野的正犯，就會抵碼頭了；大概共產黨員在外面，常常是化裝做工人的模樣。』

於是，電話連繫了每一個巡捕房，每一個派出所，每一個警崗，動員了每一個巡捕和憲兵。

偵探在街頭走來走去，銳利的鷹眼，滲在每一個無產階級份子的身上。一架租用的自動車馳來了，裡面乘着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恰好和一張像片的面貌相符；因着，偵探飛一般的跑到一座最近的警崗裏去，搖電話，打給總部。於是，每一座警崗和派出所的電話，鈴子都在丁零……丁零……零……的響着。

『租用自動車第十號。一個人。着黑色羽織，戴褐色眼鏡，角邊眼鏡。請在你共產黨員的名單裡，把第三十號的名子作個記號；然後，拘捕去。』

短短的三分鐘裡，遍東京，已經佈下了一張魚網。巡捕房的電話組織，對於資產階級是如此的有用呵！

四

王野雙祿，在雪夜裡繼續的奔波着。他從這個小鎮的一個盡頭跑到另一個盡頭，去喊醒他的同伴們。

「緊急召集！一切的電纜都亂了。」

因為是這樣的天氣，所以他得用勁兒的敲着他同伴們的門，才能把他們趕出來。自然，他們也和他一樣的疲憊。
「這個鬼地獄，為什麼還要來一陣大風雪！」從每一個門頭裏送出來了這種咆哮的聲音。

「怨我是沒用的。」變祿不平的說：「他們都把我當做一種害人精；其實，我得到的真是一個可咒咀的臭職業，我一星兒也不喜歡牠。孩子們，不要恨我吧，恨一些旁的人好了；要知道這並不是我的錯。」他覺得他快要哭了，潤着滑稽的臉，從一個個門口挨過。

不到一點鐘的工夫，連他自己算起來，共是八個電線工人，十個技師，還有七個浪人都齊集在郵電局。

「你們都到齊了嗎？好吧，我們動手。」這個指揮者——電氣工程師說。

「東京十線，下方的那一根，而且必須站在測驗桿的平台，接好橫濱線，直到明天早晨。現在，讓你們所有的力量，快些工作吧。」

兩個人出去不久，屋裡的電話鈴，突然鬧響起來了。這是他們的報告，工程師把受音器放到耳朵旁邊。

「東京十線，下方的那一根。橫濱十線，上方的一根

。……第一路，第一路怎麼？我知道了。好吧，那麼……」

他轉過身來，向着那些其餘的等着他發命令的人；他把他們分成幾組，輪流到外面去幫忙。他自己在屋裡和測驗桿上的工人閑談着，靜候着他們修理的結果。在所有的電綫沒有接好以前，他都得在這兒逗留着；不過，他總算在屋內待着，還有一爐炭火，快活的燃燒着。

五

變祿，帶着兩個技師和三個浪人，被派定修理第一路下方東京十線。從測驗桿通到東京的電綫，叫做上方線；相反方向的叫做下方線。他們讓測驗桿上工人的報告，知道下方線斷了。

一路上他們閃爍着煤汽燈的光亮，沿着城那北面的一條大道，艱難的向前走着。往前二十五哩，是另一個郵電局；當然，在那一邊，也有一次緊急的召集，而且，會派一小組，向他們這個方向走來，假使果然這樣，這兩小組就會中途相遇的；不然，變祿這一組，必得整整的走滿二十五哩路。

看起來，風雪絕不會減輕牠一點威脅的。已經三點三十分了，還得挨些時候，才能破曉。在這狂風的陣地裏，

你的眼睛休想睜開；雪花在煤汽燈光裡歡樂的舞蹈着。

「冷啊！這下地獄的冷！」

你不能穿上大衣作工，所以在他們平常的衣裳下層，套上了破舊的絨線襪衣；不過有些人，連這件襪衣也沒有，就只好任雪水在不知不覺中滲透了外衣，溼透了貼身的襪衫，不多一會，連皮膚都感到濕淋淋的了。

「冷啊！這下地獄的冷！」

這樣的句子，像殘酷的嘲笑般，從他們口裡迸了出來；不然，過分的沉寂，會使他們想到自己太是可憐了。舉手！這處都是黑暗！可是，他們還沒有機會留心着自己的路，必得仰着頭，伸着頸前進，把燈光照在上面的電線，尋索着到底是什麼地方斷了。從他們這裡，直到那裡，約二十哩的距離，還說不定斷了的地方。

他們帶的用具，有一架梯子，一支竹竿，一個活套和一些電線；這些是準備接線用的。竹竿的末端，有一個像鉤兒一般的釘子；他們就利用這個鉤住電線，一面走着，一面剝掉了電線上的積雪。

在這樣的冬天，各種意外，都有發生的可能——錯線，地裂，斷線，兩根電線在狂風裏攪在一處，就會錯誤；常常電線桿被狂風吹倒的時候，不但要錯線，還要斷線；假

使電線上面的積雪過厚，電流漏到地層裏去，於是，地裂。

六

雙麻和他的一組，已經走了兩個鐘頭。沿着大道，電線桿在無終止的伸展開來。天亮了。風歇了。雪還在靜靜的沉落。白的田野，白的樹林，白的山——郊外大道上所常見的景色。

「吃一點東西我就能幹下去了。」加山，一個小工，打着哈欠說。

「像湯粉這一類的，」雙麻提議。這時，他們走到了一個小村落。那個地方，從前似乎是一個鄉鎮，所以他們們至少在這種，可以弄來些湯粉。

「別傻了！你不是以為在清早這個時候，會有任何供你享用的東西？」技師含遠答。

在瞭望台的下面，立着小孩子們所供的一尊地藏神的石像。環繞着這一角是一座小橋，上面滋生著小草。

雪，完全停了。

果然有一家賣湯麵的飲食店；那是夾在一家看看可疑的咖啡館和一家餅舖——一間農人的草舍中間。飲食店的門仍然閉着，似乎剛剛生火。

東方的天，現露出來一塊藍色的補釘。

他們都走乏了。從他們被喊起來後，直工作着，沒有吃一點東西。被雪撲滿了的身體，都快凍僵了；可是，這時候他們却出了一身黏汗。

還得再走多遠？

這些殘酷的電線，是無終止的；牠們將繼續伸展到地獄裏魔鬼的門前！

魔鬼究竟要他們再走多遠？

走着，走着，眼皮沉重的垂着，鼻滴不時的滴流。

飲食店的前門開敞了，一個穿着睡衣的女子探出她的頭來；臉上的粉，像補釘似的斑剝着，更顯出她的蒼白。

「喂，寶貝！」一個工人喊着：「昨天夜裏守好嗎？」

別的人都嘻嘻哈哈的笑了；可是，這個女子只是儘着呆望他們雪污的形像。於是，他們又沉浸在沒精打采裏，再也不想說笑了。

把村落丟棄在他們背後，又走着兩旁做是稻田的單調大路。梯子和竹竿，變成他們累贅的負擔。他們的腳，還不十分疲倦；只是上身困乏得很。天啊！到底還有多遠？

「我想我們可以早點發現出這個電線糾結吧？」

「我也這樣想。唉，這簡直像追逐你的姑娘一般的糟。」

「說追逐你的仇敵，還更後點。」

「現在雪停了，也許，牠們已經把自己修理好了吧？你想，再過一會兒，雪不是完全就溶化了嗎？」另一個人說，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這種希望是徒然的。

「沒有那種運氣。」大家全都快快的笑着，看着雙

「這都是廢話，假使我們慢一點到那兒，他們又說我們不是。那麼，就只有魔鬼才肯付你們的工資。」雙祿有些兒厭煩，低垂着頭，警告他的同伴們。

「再沒有使我更快活的事了，除過大家暢暢快快的起一陣鬧，然後，拉去槍斃。當然，誰願意死守着一種職業，說這就是他所有的生活？」當一個技師這樣牢騷着的這

候，雙祿仰起臉來注視着這個說話的人。

他的名子是町達。額長的身幹。一張瘦黃的，不常笑的臉。他是以善抱怨出名。

「你不喜歡這種職業嗎？」雙祿問。

「噯！這種職業究竟有什麼可令人喜歡的呢？」

「可是你已經過了所有的困難，學會了這門工作，是

不是？」

「不要開玩笑了。」雙藤回答。

「你不是想提示我努力上進，像你過去所曾做過的一樣？嚇！」

當一個小工升進技師這一層，他每每會機械的希求着候補做更高一級的正式電綫工人。比如町達，難道他真的認為升了電綫工人，並不算什麼好事？在他僕人吧？一個技師的生活水準，是不是要比一個小工的高得多？這一階段，町達說他一點也不願意這種職業；但是，無論如何，他有什麼辦法？在他，一切全靠不了什麼——除過了他變成一個散工，辛苦了半天，才得到極少的工資，而且，還常常找不到工作。

電綫工人王野健藏，也是從技師工人這一夥裏選拔出來的。這是在三年以前。他最初的工資，每天是一塊一毛。第二年增加到一塊一毛四，這就是說每天增加四仙。所以現在他每天得到一塊一毛六。有些電綫工人，已幹了一二十年了，每天就可以拿兩塊二毛或兩塊三毛這個數目。不過，這些人，大半都是背賺了普通的勞動者。

朝陽照着雪的田野。路，開始向上傾斜。這是一條窄坡，兩旁還叢生着密密的樹林。太陽一時的更加暖融了

。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鳥兒撲着羽翼的濛濛。當他們穿過樹林，路，忽然變得十分的陡峭。

山嶺上的路，是從右方曲折的。有一個小工已經走了上去，剛要轉彎，却忽然喊了一聲。

「我們完全爲了袖！」

「爲什麼？」雙藤在下面喘吁吁的問。

「這枝桿子，簡直是個魔鬼。」

雙藤忙着走到遠來這聲音的地方，他即刻看見一枝大電綫桿斜躺在雪地裏。

「就是這枝電綫桿，給我們找了這許多麻煩。」電綫全斷了。

他們一羣靜靜的站在那裡，用一種厭惡的神情看着。要扶起這枝桿子，再修理這些電綫，確是一樁很大的工作。他們的肝腸是空的，身體是疲乏的。

「嘿！這兒來，我們動手吧。」雙藤叫喊着，竭力要顯出有精神的樣子。

七

在笨坡的另一頭，是一個山谷，有一片池沼。他們走到那兒，有的跌倒了，有的躺在一堆木材上欠伸着。

「你得多少工資？」町達向雙藤討了一根火柴，順便

問。

「我嗎？每天一塊一毛六分。」

「也得一些外工的津貼吧？」

「每天賺兩塊三毛以上的才有；我妻是有那樣的好日子，也真感謝不盡了。」

「你想像那樣過着，一級一級的高陞，不吃也不喝，把所有的工資都積下來，對不對呢？」

「現在你又開玩笑笑了。」雙祿笑着說。

「可是，難道你不會想，他們像這樣的驅使你，你至少也應該拿超過兩塊三毛以上的數目？我聽說那些該下地獄的工程師們，一動也不動，每天却得到一二十塊的外工津貼呢。我越是想在這裡，我就越加痛恨這個鬼世界。」

「你說的很對，」雙祿低聲說：「我們一羣，都受着很苛的待遇；當然，我們要對這種待遇想些辦法出來。有人說，我們必須有組合這一類的東西；不過，在辦法沒有決定以前，最好還是把這些看成命運——因為，你懷着對這種職業冒火，又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另外的呢？東京的失業工人，一個個從喉嚨裏要工作呢？」

「但是，假使那並不好了我們自己，我倒想知道，誰還肯來修理這些斷了線的地方。」

「但是，那就是做了這許多事，過了一年，也只能增加兩三仙的工資；四仙錢，那簡直是太稀罕的事了。他們一定把我們當做傻子。」他說到這裏，憶起了一件事：「有一天在改進會裡，有幾具奇形怪狀的傀儡，裝模做樣的演說着，說什麼電線工人是國家偉大的棟樑，而且他們已經為工人求得了某些人所允許的這項項項的利益。是想替我們抹點兒奶油，這羣下流的東西！」

「奉承話總是不花本錢的。」

「那就是他們的把戲，當一個工程師作外工的時候，他可以得到另一種津貼，和他們所旅行的距離遠近成正比；他走一哩，就得拿許多錢，而我們呢？假使我們電線工人對國家真是那麼重要，為什麼挨過一年，才每天增加兩仙的工資？」

他們聽到一種微弱的聲音，原來他們中的兩個人在木柴堆上熟睡。

「嘿，嘿，」雙祿對這兩個人喊着，他的不滿，沒有其它的出路。「嘿！起來呀，你們要着涼啦！讓我們動手工作好了。」

他的錶，指着十一點五十分。雪反映出一片銀白色的燦光。他們直走了八個鐘頭。昨天，在大風雪裏發聲；現

在回想起來，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夢。

『我們走哇！』

『走？再走多遠？』

八

交通部的改進黨，在東京芝罘一處有名的寺邊殿內，組織了一個奮興會，五十個電線工人，三十個技師，二十個電氣學家——工程師和管理員，都聚集在一塊。電線工人時本也在裡面。

奮興會一直要開三天；在這三天內，各個份子都將在廟裡睡。他們整個白天都在修身養性，清淨自己；黃昏後，他們就得去聽講。

這就是給一般政府機關裡的職員們的『改進黨』。

『在戰爭上，電線工人的責任是極大的，』大半的演講詞卻是這一類的口氣，『在作戰期中，各種戰訊，不管密碼或密碼，都得通過了電線的傳遞。接收電訊，動員軍隊，計劃戰略，傳達命令……總而言之，電線掌握了我們國家的命運。因此，你們要明白，你們所以這樣辛苦的工作——保護着電線有一種常態的秩序，也可以說是作電語和電報的醫生；實際上，是把國家命運，肩負在你們的肩上，你們只要一度的覺悟到你們所負的任務，就不會再中

最近十分流行的如來的思想的毒了。而且，你們也永遠不會放任自己作爲莽激烈的行爲。』

大戰快要來了！演說家警告着他們。在這緊要的軍事情勢裡，工人所必須有的美德，就是服從！在和平的口頭語下，隱藏了戰爭的危險，是最不幸的。他們毫不猶豫的在備戰，同時，他們唯恐當大戰到來時，電線工人將以工人階級的利益運絡在一起；所以他們是在恐怖着無產階級將要佔有了這張大網羅，這張大的蜘蛛網，電話和電報的組織！

資產階級運用了他們階級的意識權威，來剝奪無產階級的力量。

在昨天的奮興會裡，有一篇講演；當時，主席把講演着這樣的介紹給大家：

『道佐先生也是一個工人，像你們一樣。今晚，特帶把他邀請到這裡來，當着你們諸位，做一篇自白。我毫無疑義的確信：一個工人，從他自己嘴裡說出來的故事，一定會對我們有極大的教訓；所以，我希望你們要給道佐先生一種親切的敬意。』

鼓掌。一個人走上台來。這個人有一付瘦削嚴刻的臉上，穿着一身現作的新洋服。一條下等的走狗，時本想着。

「主席，諸君，」一種被蓋了的聲調和他卑俗的面貌十分不符；他開始講話。「雖然我感到慚愧，却不敢有任何的隱秘；在這裡，我對諸位自白，我直到去年，還是一個日本共產黨的活動份子。」

看了看他的外表，聽衆都不怎麼歡迎他，可是，這時一聽到「日本共產黨」就不由得忽然緊張了起來，似乎是受了當頭一棒般，這個人是黨員，值得靜靜聽他說些什麼——不過，假使是這樣；果是一個黨員，爲什麼又要客客氣氣的「慚愧」呢？再，他爲什麼又要公然的宣布自己是一個黨員？

他們留心看那些工程師的神色；可是，他們却十分鎮靜，沒有表露任何驚訝的痕跡。

諸位！我對你們說，我爲共產黨工作，不遺餘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險。」

聽着就有點難相信，不過，且等着吧；時本想。爲什麼他單說「爲共產黨」，爲什麼不說爲工人階級呢？演講者把聲調提高了一個音階：

「可是，當我們激烈的鬥爭着的這候，那些共產黨的領導者在做什麼呢？他們却正在赤色區域裡的歌女家中，留連着，放蕩着，把從俄國領來的津貼，揮霍了去。」

他的聲調充滿了狂烈的毒忿。時本猛烈被觸怒了；看出這是一劑預定好的把戲。顯然這個人只是統治階級的一個傀儡！時本側耳聽着他的下文：

「因此，我變得傾心于共產主義；這主義呢，看起來倒很有道理。可惜，跟從這個主義的人們，結果却完全被那些領導者所蒙蔽。諸位！我承認這個而且悔改了我的錯誤；假使你們重蹈我的前轍，你們和那些領導者一定也會有同樣的不好關係的。所以我現在給諸位一段自供，讓諸位用我自己的眼睛，看看我，我在怎樣的痛悔過去。我並不是不忠，我敢在諸位面前發誓，我仍然是十分忠順于天皇陛下。這裡，我可以拿出一個證明，這裡！」

講演者從他的口袋裡，摸索出一件東西來。這是一把刀子！然後，他把左手放在桌上，把刀子在空中揮舞着，預備割下去，却又停了一會兒，眼睛斜溜到工程師座位那邊。工程師們往後俯靠着，就像看變戲法似的。于是，演講者在桌上伸開了左手，決然的把刀向下砍去，直到連把刀子已壓到他的小指上。

「哎喲！」他號叫着，血已噴了出來。觀衆像一個人似的，一齊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手指在桌上滾着，講演者掛帶着失神的臉，望着血污

永流第五六期合刊要目

五月特大號

——論文——

中國的阿藝們怎樣紀念五四與五卅
西班牙的反戰文學

——詩——

五一獻辭

——小說——

示威歸來
勞動祭

——劇本——

趙家樓

——報告文學——

蘇俄工人歐洲視察紀
掙飯吃的印刷匠

——翻譯——

煤山(續)

——批判——

沒落的有閒文藝

——插圖——

一川木刻選

民衆抗日寫真輯

總發行 聯雲書局

本期特價一角

高 陷

褚筌譯

阿 錄

田 牛

非 白

泥 鞋

竹筌譯

屠 龍

褚筌譯

玄 武

的梭子。

時本慘白蒼臉，走了出來。四五天前，當他在測驗桿小平台上站着的時候，偶然透過他耳朶裡的一段話——但是，現在關于手指的貿易，竟在他的眼前，怎樣生動的扮

演了呵！

興奮和忿怒，支配着他的身體，在不由自主裡戰慄。

——完——

托爾斯泰論（伊里支著，共四篇）

陳淑君譯

俄羅斯革命底鏡子的托爾斯泰

（一九〇八年）

偉大的藝術家底名子和顯然是他不理解的，顯然是他迴避的革命相對比，一見之下，也許認為是奇異的技巧的舉措。稱呼不正確地反映現象的藝術家爲鏡子，不甚妥當吧。但，我們的革命是極複雜的現象，對於直接進行革命，直接參加革命的人們，尚有很多社會的因素，使他們同樣地不理解顯然興起的事件，因而迴避由諸事件的進展在他們面前提出的真正的歷史的任務。所以，若有真實的偉大的藝術家立在他們底面前，摹寫革命的本質，那麼在他底作品中，必然地只反映革命這個曠大的原野底一角吧。

滿載着關於托爾斯泰誕生八十週年紀念的論文，信，隨筆的合法的俄羅斯報紙，很不高興以俄羅斯革命及革命底推動力的見地來分析托爾斯泰底作品。這些報紙底全部，充斥着僞人嘔吐的僞善——官許的僞善與自由主義的僞

善。官許的僞善毒殺托爾斯泰，是被考驗愛國心的，被命對西歐賣弄文學體材的營利文人的僞善。這種文底作品有什麼代價呢？這是周知的事實，所以他們欺騙不了任何人。比較洗鍊的，因而也更有害更危險的是自由主義的僞善。看看立憲民主黨底列支註上，巴拉勒金者流語吧——對托爾斯泰抱着最熱烈的同情。但是事實上，不過是阿諛「偉大的求神者」的宣言，或虛飾的詞藻的片面的虛僞。因爲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既不信托爾斯泰的神，也不同情托爾斯泰對於現在社會的批判的原故。他們是只爲了他們的政治勢力的擴張，爲了演全國民的反政府黨的首領的任務，而奉承當代各人的痞態。他們拚命以辯護的喧囂混亂下面這個問題的率直明快的回答。即：「托爾斯泰主義」的絕叫的矛盾的原因何在呢？「托爾斯泰主義」表現了我們的革命底什麼缺陷與弱點呢？

註：列支是立憲民主黨（Cadet）（代表大工業資產階

級與「自由主義」的地主底利益的政黨）底中央機關報。

托爾斯泰底作品，見解及哲學的教義上的矛盾確實是「絕叫的」。一面，他不僅是俄羅斯民衆生活無邊的繪圖，拱給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流的作品的天才藝術家；同時，他又是狂信着基督教的地主。一面，是對於社會的虛偽及欺騙的無情的，強烈的，直接的，且是真實的反抗，然而，他又是一——所謂托爾斯泰的宗徒的，即在羣衆面前整飾着自己底胸腔說什麼「我是醜惡的，我是醜陋的，但我從事道德的自我完成，我老早就不肉食了。現在常吃油炸糰把」的知識分子的，衰損的，精神病的虛弱者。他無情地批判資本主義的榨取，暴露政府的專制，審判及國家的趣劇，更深奧地解剖社會的矛盾——一面是財富增大，文明提高，另一面，勞働大眾却在貧困化，野蠻化，苦悶增大……等；可是，他又狂信着對暴力的「惡毒的無抵抗」的傳道，他是最嚴峻的現實主義者，從事一切的假面的剝奪；但他也想把以現世最醜惡的傳道（即宗教，道德的信念）爲職守的僧侶奉承到公衆僧侶的位置，即努力養成最洗鍊的因而也是特別醜陋僧侶團體。就是：

你貧困，正是富足，

你強梁，就是弱者

母親的俄羅斯啊！

在這樣的矛盾衝突中，托爾斯泰絕對地不理解勞動運動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任務及俄羅斯的革命，這是自明的事實。但托爾斯泰底見解及教義上的矛盾不是偶然的。這是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間，俄羅斯民衆生活中的矛盾條件的表現。昨日剛從農奴制度解放出來的家長制度的農村，又被陷入資本與國庫的趕感及收奪中。農民經濟與農民生活的輪廓——事實上是幾世紀以來持續着的輪廓——開始異常迅速地崩潰。所以托爾斯泰底見解的矛盾，不可用近代勞動運動及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觀察（這樣地評價當然是必要的，但僅僅這樣地評價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站在另一種見地，即由於正要到來的資本主義，及大眾的貧窮化與土地的喪失，而必然地從家長制的農村生出了反抗的這種見地去評價。認爲托爾斯泰是發見救濟人類的新藥方的預言者的思想，是滑稽的。因此，想把托爾斯泰底教義的中心及最薄弱的方面變爲信條的外國及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的宗徒」不能不悲傷失望了。托爾斯泰是俄羅斯資產階級革命到來的時候，幾百萬農民意思想及精神的偉大表現者。托爾斯泰之成爲「獨得的」——是因爲在全體上是

有害的他底矛盾見解的總和，正正表現了農民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底特性。托爾斯泰底見解上的矛盾——從上述的觀點看來——確實是我們的革命過程中的農民階級底歷史活動裡存在着的矛盾條件底鏡子。同時還預着了農奴制度壓迫之下的幾世紀的，及改革後極度貧窮化的幾十年間的憎惡、憤怒，必死、決斷的巨大分歧。他努力於澈底地推翻官許的教會，地主，地主政府；剷除土地領有的舊的形態與秩序；更解放土地，取代警察的，階級的政權，創造自由的，平權的，小農的共同社會。托爾斯泰底這種努力，是一條赤色的絲線，穿合着我們的革命中的農民底歷史的步伐。托爾斯泰底著作的思想內容——有時認做他底思想的「體系」——是相應抽象的「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但，更有力地相應這種農民底活動，這也是無疑義的事實。

農民階級也向着共同社會突進着。但是，這種共同社會是怎樣的形態呢？應當以何的手段取取自由呢？應當怎樣領導這鬥爭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農民革命中取什麼態度呢？為什麼要被壞地主的土地領有必須暴力地推翻沙(Сар)底權力呢？對於這些問題，農民階級取了不自覺的，家長制的，愚昧的態度。一切過去的生活，教訓

農民階級憎恨地主與官吏，但是沒有教訓他們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這些問題底完滿的回答，這也是不能教訓的吧。在我們的革命中，只有小部分農民爲了這個目的的達成，進行着組織化與實際的鬥爭。而且已有極少數農民，爲了剷滅自己底敵人，爲了剷除沙底從僕及地主底擁護者，武裝起來了。農民階級的大部分還在號哭，祈禱，講理，夢想，寫泣願書，呈遞「陳情書」的圈子裏討生活——全然籠罩在托爾斯泰的精神中。托爾斯泰底政治的落後，政治的拒否，對於政治的興味與理解的缺乏，影響了羣衆，使少數的人變成自覺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同伴。而使多數的人在立憲民主黨的名義下，趨向勞動者派的會合，徘徊在「斯特賓(註)底大門」——被馬蹄兵靴踐踏了的時候，便歎怨，交涉，嗾使着妥協，使其成爲慣好妥協的，盲目的，卑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俘虜。托爾斯泰底思想是我們農民叛亂的弱點與缺陷底鏡子，是家長制度的農村的柔弱及「經濟的小農民」的枯寂的怯懦底反映。

註 斯特賓是內務大臣，以後又任內閣會議議長(一九〇六——一九一一)。他是「微開政治」的特徵的表現者。在農民問題上，他是君主專制的護士，富農保護者。

……托爾斯泰反映了鬱積的憎惡，向着較好的前途的不斷的努力，摒棄「過去」的願望，空想的幼稚，政治的無知，及革命的弱點。但是歷史的，經濟的諸條件說明着大眾的革命鬥爭的必然性，大眾在革命鬥爭上的無準備，托爾斯泰底「對於惡毒的無抵抗」是第一次革命鬥爭的失敗的重要因素。

〔載於無產階級〕

托爾斯泰

（一九一〇年）

托爾斯泰死了。做為藝術家他底世界的價值，做為思想家及傳道者的他底世界的聲譽，各各地反映出俄羅斯革命底世界的意義。

在農奴制度時代，托爾斯泰已做為偉大的藝術家而馳名了。在他底半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裡，在他底天才的作品中，着重地描繪了一八六一年後的，半農奴制的，舊的，革命前的俄羅斯，農村的，地主及農民的俄羅斯。正因為描繪俄羅斯歷史生活底這個階段，托爾斯泰在自己底勞作裡，能夠提出使他底作品在世界藝術文學中占最高地位的偉大的問題；因而也能够發揮那樣的藝術的魄力。旬

旬在農奴所有者的壓力下的俄羅斯革命的準備時代，以托爾斯泰底天才的光芒的閃耀，全人類的藝術底發展史，進展了一步。

即便在俄國，也只有少數的人們知道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為了使他底偉大的作品成為民衆的讀物，那麼，對於把千百萬的人們陷於無智，黑暗，殘酷的勞働與貧困的社會制度的繼續不斷的鬥爭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的轉換是必要的！

托爾斯泰不做描出了大眾的生活環境，不僅供獻了脫掉地主資本家的羈絆的時候，常常被評價與讚的藝術作品，他更以可託的筆鋒流露出現代社會壓榨下的廣汎大眾的精神，描寫了他們的姿態。表現了自然發生的他們的反抗及憎惡感。一九六一——一九〇四年的時代，托爾斯泰在其作品中——是藝術家也是思想家及傳道者——，着重地，可驚地，浮影地具體化了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底一般的特質——她底長處及弱點。

……托爾斯泰底作品中，正確地顯示着農民大眾的運動的優點，缺陷，有力及偏狹。對於國家及警察的，官許教會的他底熱烈的，熾烈的，無情的，痛烈的反抗，流露着在農奴制度，官吏的權暴及掠奪，教會的偽善欺騙及哄

臨的幾世紀中，所積聚下來的憤懣與憤怒的，樸素的農民「德莫克拉西」的精神。他斷然地否定土地私有制的思想，恰恰表現了這個時期——舊的中世紀的土地私有制（莊園的及國有的土地分割）成爲今後發展的桎梏，因而必然到來了這個舊的土地私有制底急激崩壞的時期——的農民大眾的心理。他以深刻的情感和熾烈的憤懣，揭發資本主義，這，正正反映了家長制的農民對於資本主義所感到的一切的恐怖——家長制的農民漸漸感覺到——資本主義的到來，無論是都會的或是外國的，將要破壞農村生活的一切「基礎」；將古班氏採取的最新穎的掠奪方法，採用俄國的結果，招致了絕頂的，激化的所謂「原始的積蓄」時代的一切的災害，新的，看不見的，不可解的敵人（未曾有的貧窮化，厄困，餓死，野蠻，賣淫，梅毒……）的侵入，臨頭。

托爾斯泰是熱烈的反抗者，爽快的揭發者，偉大的批評家。但，同時，在他底作品中，暴露了他不是受了歐洲教育的作家，他仍是家長制的農民所固有的，對於解放俄羅斯的危機及其原因的手段無識。對農奴制的，警察的社會的鬥爭，對沙皇政府的鬥爭，在他，却轉化爲政治的拒否；「對於惡害的無抵抗」，因之他完全逃避了「九

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鬥爭。對官許教會鬥爭的場合，同時存在了新的，淨化的宗教，即被壓迫大眾的新的，淨化的，洗鍊的毒物的傳道。他底土地私有制度的否定，不能開導對於現實的敵人（莊園的領有制及其權力的政治工具，即沙皇政府）的集中化的前途，反之，他將這鬥爭導於空想的，散漫的，無力的嘆息。他稱發資本主義給大眾的惡害，但他對於國際的，自覺的無產階級底潮般的鬥爭，抱着完全冷淡的態度。

托爾斯泰底見解上的矛盾，不是個人的思想的矛盾，而是改革後，革命前的時代裡的一切俄羅斯社會中各個階級及階層底心理的，最複雜的矛盾條件的，社會影響的，歷史傳統底反映。

正因如此，托爾斯泰的正確的評價，只有站在民衆以本身的政治任務及鬥爭開始解決這些矛盾的時代（即革命的時代，爲了民衆的自由，爲了解放大衆而鬥爭的時代）中，能夠領導鬥爭的階級（即絕對置身於「德莫克拉西」的達成，能夠對資產階級——農民性——「德莫克拉西」的偏狹做鬥爭的人們）的觀點，即自覺的無產階級的觀點，方有可能。

看看御用新聞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吧。他們張羅着整

崇「偉大的作家」的誓詞。一面擁護「聖」宗務部，一面洒着噴薄的唾淚。他們說：神聖的神父們欺騙了民衆，以爲托爾斯泰爲了履行「懺悔了」這個信條，遣送僧侶到死人的場所，特別遣送給行爲卑劣的人們。「聖」宗務部將托爾斯泰逐出教會的大門，這是適當的舉動。「聖」宗務部底這種舉動，比用繩着支持虐殺猶太人及其他「黑百人組」的帝政派的僧衣的官吏的，基督信徒的憲兵的，陰險的判官的國民審判，對於托爾斯泰更有利的吧！

再看自由主義的新聞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他們排列着一些「文明人之聲」呀，什麼「世界一致的反響」呀，「真理與善的觀念」等等——正因如此，托爾斯泰把資產階級的科學批難了，而且正確地批難了——空虛的，官許自由主義的，陳腐的，大學教授式的詞句。對於托爾斯泰底見解（關於國家，教會，土地私有，資本主義的），他們不能率直明瞭地發表自己的批評。但，這不是因爲檢閱制度的防害，反之，檢閱制度協助他們從諸種困難中走出來。這是因爲托爾斯泰的批評的各個命題，正是對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羣類。在我們的時代中，一切最病害的，可咒詛的問題，雖然僅由托爾斯泰大無畏地，胆強地，無情地，痛烈地做了發露的提起。可是，已經糾曲了自由

主義及自由主義那洛特尼奇（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一種空想共產主義革命團體——譯者註）的政論的老套的詞句，陳腐的遁辭，及「文明的」虛言。自由主義同情托爾斯泰，反對宗務部，但，同時他們又是「喂依派」（註：「的伙伴。「喂依派」和他們「鬥爭」，但，「雖然」不和他們在同一黨的組織裡，而在文學及政治上却「必然地」一起活動着。然而「喂依派」很切近伏爾因斯基（註2）啊！

註（1）「喂依派」是俄國的一部分神秘的反動的知識分子，在陪爾介夫，伊斯凱斐羅伏奧夫等人的論文集裡依裡表現了這一派底拒絕革命及革命的要素的本質。

註（2）伏爾因斯基是僧正，也是極端的「黑百人組」自由主義認爲托爾斯泰是「偉大的良心」。這不是和納喂布列米亞（註）及其一派一樣，以花樣翻新的情詞，返覆着空虛的詞句麼？這不是迴避托爾斯泰提出的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問題麼？這決不是托爾斯泰底理性，而是意味着他底偏見的東西。不是托爾斯泰底未來的風聲，而是他底過去的回想。不是對於支配階級的他底暴風般的反抗，而是強調起他底政治的拒否和他底「道德的自我完成」。

註納與。布列米亞是地主官僚的機關報

托爾斯泰死了，他底弱點與無力在天才的藝術家底哲學中所表現的，在他底作品中所描寫的革命前的俄羅斯已經過去了。但是在他底作品中，存在着不屬過去而屬未來的東西。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將繼承這些遺產，研究這些遺產，無產階級將在被榨取的大衆面前，說明托爾斯泰對於國家，教會，土地私有的批評底意義——不是爲了使大衆浸沈在自我完成及神聖生活的憧憬。而是爲了結一九〇五年微微動搖了的，且是必然絕滅的沙皇底權力與莊園土地的領有權以新的打擊，而促進大衆的騷起。無產階級將爲大衆說明對於資本主義的托爾斯泰底批判——不是使大衆浸沈於咒詛資本與金力，而是使大衆了解：將自己底鬥爭的步伐和資本主義的技術的及社會的發展相合致；更使大衆了解：集結到社會主義的百萬戰士的陣線去，從事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人人富足的，沒有榨取關係的新社會的工作。

托爾斯泰與現代勞動運動

(一九一〇年)

托爾斯泰底死耗傳來，俄國的城市勞動者們，紛紛表

明了對於這位站在全世界偉大作家的行列的，供獻了很多著名藝術作品的作家的態度，表明了對於這位用巨大的力量，確信及誠實，系統地提起了現代社會構成底基本性質的問題的思想家的態度。

……「舊」俄羅斯底一切基礎底急激的，沈重的，銳利的破綻，在藝術家底托爾斯泰底作品中，在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底見解中反映出來了。

托爾斯泰熟知農村的俄羅斯，洞悉地主與農民的生活，他的最優秀的最傑出的筆調，在他底作品中將這種生活描寫了。農村的俄羅斯底一切「舊」基礎底尖銳的破綻，使他底目光銳利化，使他對於周圍興起的事件的興味深刻化，這樣；便促進了他底世界觀的本質的轉換。在出身與教育上，托爾斯泰是俄羅斯的上流地主階級，但是在和這個階級的一切困難的見解絕緣的晚期作品中，他用痛烈的批判，攻訐着以大衆的奴隸化，貧困化及農民與小市民一般地沒落化爲基礎，更在漫漫地滲透了現代生活底全體的專制與偽善上，建立起來的一切國家的，教會的，社會的，經濟的秩序。

托爾斯泰底批判不是新異的，他沒會說過一切西歐及俄國文學上，站在大衆方面的人們所未說及的新奇的事情

。但是托爾斯泰底批判的特質及其歷史的意義，是在於他以天才的藝術家的魄力，正確地表現了上述時期的俄羅斯國中的最廣泛的國民大眾的，亦即農村的農民的見解的破綻，托爾斯泰對於現代社會的批判之所以異於近代勞働運動的代表者底批判，是因為托爾斯泰真實地站在家長制度的，樸素的農民的見地，而將這種農民的心理溶合到自己底批判與教義中的原故。正因如此，托爾斯泰底批判能冷靜地開揚脫離農奴制脫出的自由——這種自由反映着幾百萬農民因為感到了貧窮化，餓死，都市的「狡猾者」，「流浪生活」……等新的恐怖而開始的見解的轉換，這種自由正是這些農民底勃強，痛烈，真實，熱烈底，及「達到究極的」大眾不幸底真因，托爾斯泰非常忠實地反映了他們底精神，在他底教義中包含着他們底樸素，他們底政治的冒昧，神秘主義，逃避現實的願望，「對於惡毒的無抵抗」，對於資本與「金力」的無力的咒詛，及幾百萬農奴底反抗和願望。

近代勞働階級的先導，只知反抗，沒有絕望，絕望是滅亡着的階級底固有物，而雇傭勞働階級却在圍繞着俄羅斯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裡成長着，發展着，強化着。只有不理解惡毒的原因，不認識解決的途徑，不鬥爭的人們才

絕望，而近代的工業無產階級却不是這樣的人們。

托爾斯泰與其時代

(一九一一年)

托爾斯泰生存的時代，亦即他底藝術作品及哲學教義中可奮歎地，浮錫的地反映了的時代，是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時期，是的，托爾斯泰底文學活動比這個時期更綿長，但，做為藝術家與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委實是在這個時期完整地成熟的。這個時期的過渡性質，決定了托爾斯泰底勞作及「托爾斯泰主義」底一切的特性。

……所謂托爾斯泰主義，是東方社會，亞細亞社會的現實的，歷史的內容中所顯現的意識形態，他抱着禁欲主義；對於暴力的惡毒的無抵抗；濃厚的厭世主義的情調；「沒有物質，全是空虛」(人生論)的確信；精神是「萬物底根源」；與這種根源比較起來，人類不過是一個被指命去拯救自己底靈魂的勞動者……等等的信念。托爾斯泰在他底一個樂曲裏忠實地表現了這種意識。他說：「婦女解放，不在學校與議會，而在寢室裏」，在其他的論文中，也曾這樣地高唱着，論文上說，大學只是造就「全體國民認為不必要的」，「盲目地陷擲藥過去」的，「不與

生活溶合的」，「悶燥的，病態的自由主義者」的場所。

厭世主義，無抵抗及向着精神苦訴的意識，不能認識；由於顛覆一切舊的社會，攝取舊社會所培育的原理，習慣，傳統，信仰所形成的新社會底性質；及什麼社會勢力正在以什麼方法創造這個新的社會；更不能認識；如何的社會勢力可以補彌破綻的時代所固有的，無效的，特別尖銳的缺陷。那麼，厭世主義，無抵抗及向着精神苦訴的意識是在不能認識這些的時代裏所出現的意識形態。

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間，是沒有經過「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呈現着尖銳的破綻的時代——舊的東西在萬年底眼中永久地被澀着，而新的東西剛剛在形成。那時創造着這種新的形成的社會勢力，在廣汎的，全國民的規模上，在運動底各面取着大眾的公然行動的形式而出現了。緊接着「一九〇五」年的事件，在俄國，興起了托爾斯泰於「一八六二年」所引証的「癡癲狀態」的「東方」萬國的事件。可是，「一九〇五」年開始了「東方的」「癡癲狀態」底終熄。但，托爾斯泰主義底歷史的終結與托爾斯泰主義教義，不能認做個人的事情，也不是不可捉摸的珍奇的事情。正因如此，事實上，「一九〇五」年內，基於一定的時代中的千百萬民眾底生活條件而開始了新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必然地使

托爾斯泰主義走向歷史的終結。

托爾斯泰主義絕對是空想的。就內容上，以最精確的深刻的意識說來，托爾斯泰主義教義是反動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判定托爾斯泰主義教義不是社會主義的，更不能說他底教義中沒有前衛階級的啟蒙教育上的寶貴的材料。

社會主義絕對不是單一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占優勢的國家裡，有表現取代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又有與取代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態相照應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還有封建的社會主義，譬如最後的一種社會主義及這種社會主義底性質，在六十年前已被馬克斯和其他種類社會主義一起地評價了。

進言之，批判的要素是托爾斯泰主義底固有的內容，而與空想社會主義底固有的內容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的要素，是忘却了「與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馬克斯主義的深切的注意，我們知道，只有「形成」新俄羅斯的，在除現代社會的不幸的社會勢力底活動愈益澎湃地發展，空想社會主義才會決定的地，急速地「失掉其一切實際的意義與理論的根據」。

二十五年以前，托爾斯泰主義底批判的要素，在實際上，有時，「反「托爾斯泰主義」的反動的、空想的性

質，而有利於民衆的某一個階層，決斷地說，在十年間，「托爾斯泰主義」是唯一的东西，這是因為歷史的發展從八〇年代到前世紀末非常遲緩的原故。但是，在這一九〇五年的事件結束了「東方的」癱瘓狀態後的我們的時代，在這福狄利己的階級意義上的，意識地反動的「喂依派」的思想瀰漫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我們的時代——這種思想創出了雖自稱馬克斯主義者的人們也感嘆着的，取消派（註1）的傾向的時代——，想把托爾斯泰底教義理想化，把托爾斯泰一切信念（無抵抗主義，向着精神苦訴，「道德的自我完成」的呼聲，「良心」及普遍的「愛的教理，禁慾主義，及靜寂主義（註2）的傳道）正當化，或者

使其弛緩的一切的企圖，會招致最直接的，也是最深刻的惡果。（完）

註（1）取消派是在一九〇八——一九〇四年的反動時代，企圖完全廢棄任何地下的，非法的革命活動的人們所結成的孟雪維克團體。

註（2）靜寂主義——將對於宗教儀式及「善行」的信仰，人類力量的完全的不信和對於生存在着的世界的被動的容認（祈禱者沒有欲求，沒有企望，雖然獻身於神，但只滿意於觀照現實）對立起來的神秘的宗教主義。

增訂 國民經濟學原論

津村秀松著

關中馬凌甫譯

本書為日本津村博士所著在近代經濟學中，為一最有價值之書，前我國經濟學專家馬凌甫先生譯出，久已風行海內讀者莫不歡迎。近馬先生鑒於世界經濟狀況之變遷，為適於社會需要起見，復將津村博士最近新出之版。重行詳加訂正內容豐富，固不待言，尤以關於歐戰後所得材料與統計無不新穎精詳，較之前大中國書局原版更加充實現由上海版智書局發行裝訂兩巨冊定價國幣三元。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代售

老 鄉

Valentin Kataev 作

貝 木 譯

「女人都愛我，」頭髮短而且粗的年少漂亮的兵士對着病病的同志們說。

他站在屋子中間。除了他還有三個病人。他們躺在寬木板上，上面鋪着乾枯的草。其中兩個無心地注視天花板，另外一個靜靜地躺在牆角裡，像女人似地渾身裹着破布。他凍僵了。

這時是北國的陰沈晦暗的冬天，木造的房子和筆直的樑樹。火車站上面浮着由引擎裡發出來的片斷的蒸氣和傾斜的鴉陣。畫着十字的貨車裡裝着大宗的斑駁的樺木。

害病的兵士們厭膩着不能行動的痛苦，但並不願意回到繞着炮臺的前線去，因為在那裡須服從命令，掘戰壕，此外，常有敵方炮火之險。這鄉裡有一個害着風濕病。另一個長着疙疸。裹破布的那人最近才染了「點傷寒。粗髮的兵士得了一種惡疾。

「女人都愛我」，他慢慢地說。「你們以為我是扯謊

吧？天爺，這是實話！她們為什麼愛我——我才曉得我會操縱女人。最要緊的是你千萬不要對女人傲慢。你得明白怎樣去操縱她們。就是這樣。因為不是個個女人都看得起傲慢的。當然有些是這樣。我並不否認。傲慢不是常常能够濟事的。對於良家女子，你得來得文氣點。她說是，你也說是。她說不是，你也說不是。這得明白。就是這樣。

我曾經侍候過費爾隊長。他是不屬任何黨派的人，費爾隊長。他家裡還有一個姑娘。她是女僕。一個漂亮整潔的姑娘。十分像個少婦。她的態度毫無毛病。起初我以為可用傲慢去制服她。並不見效。於是我另換路子。她說是我，我也說不是我。我和她到處都去，和她上戲院，又給她買初古力糖。我走對路子了。她時而這樣，時而那樣——但是太晚了。天天夜裡我去找她……咳，我漸漸把牠玩厭了。這是實話。女人都愛我——人人這樣說。」

醫生助手拿着寒暑表走進屋子。

「老鄉，你又在胡謔着說女人愛你的故事吧？」他問着。「說你的，說啊！這足見女人怎樣地愛你啦。」

他笑了一眼。

「的確，他們還嘉獎你呢。」

「咳，這些女人！」先前那位傳令兵（即少年兵士——譯者註）鎮靜地假裝滿不在乎似地說。「她們該死到萬分！簡直會送我的命。」

助手推動裹着破布的那人的肩膀。

「老鄉，睡着了嗎？醒一醒，行嗎？這時得試試溫度了。你怎麼抖得這樣！我怕至少總有四十度了。」

「我要一口水嗎……」病人靜靜地說。

「那麼把寒暑表夾在肘窩裡。」

病人服從地拿了寒暑表，漸漸地寂靜下來。他覺得發熱而且難受。

屋裡黑起來了。助手去拿了一個杯子和一盞沒有罩子的錫做的小油燈回來，這盞小燈冒出紅色的帶烟的火苗。助手把牠放在爐子上，立刻窗戶顯得發藍，屋裡顯得亮起來了，但同時也變得窄狹和崩崩。

「你覺得難受麼？」助手問。

「是的。」

「我得報告醫生去。」

不到半點鐘他們對於那盞小燈的紅色火苗也習慣了，漸漸地又覺得膩了。害風濕病的那兵助手在搔，虫子正在釘他。

「該死的！這些該死的東西又釘起來了。我不喜歡撒斯克省就因為這個，沒有一間屋子沒有牠們的。」

他不安靜地跳起來，由袋裡掏出一個小油盒，點着了火柴，沿着牆壁煎。

「你又在燒牠們吧？」長痲痘的兵問。

「是的，我在燒這該死的東西。牠們不讓我安穩。」

「仔細不要燒着房子！」

「不用害怕。」

隨着寂靜了些時。

「總之是這句話——女人都愛我，」傳令兵說。「爲什麼她們愛我——我不能言傳。沒有人能否認我。天爹，這是實話。就是去年我錯了眼，我却捨不得這些女人。兵士們的妻子。你們不會相信，就是她們！」

「是的，的確是兵士們的妻子，」正在燒虫子的那人說。「真不信就是她們！但是人人都知道。她們的丈夫不

在家。」

「她們有什麼可怕？」長疤痕的那人憤憤地說。「丈夫在戰場裡隔得很遠。沒有男人同居是很難過的！咳！我們的生活就和困苦力一樣。只要我發現了我的妻子在欺我，我就殺她。天爺，我就殺她！」

「好的。總之你不會這樣辦！」傳令兵說。「我正講到，我在假期中到了那裡。大家都向我致敬！咳，那時我真高興。女人面前我走不過去。這種女人我是不要的。我所要的是年青而整潔的女人。在我所居留的那個村子裏，倒數第三家有一個良家女人。兵士的妻子。她叫黛麗。意思是黛麗。女人中的良稱。好極了。我真愛她。最初並沒有什麼。她很矜持，什麼都不理會。我用傲慢去試她——無效。我又裝着文氣——也無效。我想這是一個難纏的罪子。砲兵穿靴子！（註一）我這般那般地挑逗她——她全不理睬。媽的天天和她散步——她也不理會。我對她說：「今天夜裡我到你那裡去。她坐着聲色不動好像那邊的爐子似的。只要她笑一笑——但是一點都不。我看見人家都在笑話我。其實並沒有！你猜怎樣，她好意地自己來就我了。她說「我再也耐不得寂寞了。」於是她哭起來，因為兩年沒有和丈夫見面。自然的，我溫柔地吻她，握着她的

手，如此云云。我和她儼如夫婦似地同居了整個假期：晚上我上她那裏去，她替我脫靴，小心翼翼地。妙極了！我到哪裏，她總形影不離地跟着我。她是個烟靜的漂亮女人。最了不得的是，如果別的少年挑逗她——她是再也不理的。對於我她却毫不避拗。女人都愛我，事實是這樣！」

「那麼你打哪一省來的？」長疤痕的兵懷疑地問着。

「打安南葉夫斯基區的柯羅來的。我們總不會是老鄉吧？」

「不是老鄉。我打塔夫列提斯克來的。」

「是的。她是個漂亮女人，黛麗。總之，像茶裏加醋似的，（註二）你猜怎樣，真够……！」

隨着寂靜了好一會。

「你打哪個村子來的？」突如地那裏着破布的人用微弱的聲音問。

他們都掉轉來看他。由黑暗的牆角裡閃着一隻注視的眼睛。

「我打安南葉夫斯基區的尼柯拉葉夫迪（註三）來的。

許是老鄉吧？」

「是啊！我們是老鄉，」裹着破布的人說。「我也是打尼柯拉葉夫迪來的。」

「啊！傳令兵與舊起來，『這麼說來，你認識那兵士的妻子，黛麗吧？』」

「我認識她，『微弱的聲音說着。』她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原來我們是老鄉。』」

這時寂靜得連八里以外前線上的細微聲響都清晰地聽得見。長蛇陣的兵咳嗽着。

「我只要有口水喝……」裹着破布的人說。

他又覺得凍僵了。冷而難受。他但願不見不聞，也不感覺得在限裡和太陽心裏的發燒。在他以為並沒有戰爭，沒有這所他鄉的房子，也沒有粗髮的兵士——他幻想他在自己家裡——凡此一切都表現為一場噩夢。

譯者註：

(一) 英譯文為 *artilleryman's boot* 原義未詳。

(二) 英譯文為 *tea with cream* 原義未詳。

(三) 想是柯孫的別名，或其鄉村

Katich 是蘇俄新興作家之一。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得塞 (*Odesa*)。一九一六年當義勇軍，曾兩度受傷。烏克蘭內戰中他曾經被紅軍和白軍所捕，坐了幾個月的牢。他現在是「國際革命作家同盟」裏的一員。戲劇也是他所擅長的。

譯者附誌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王德周著
定價九角

北平西北
書局出版

研究學問需要各方面的聯繫，更應當注重自然科學的水平線所以必須有物質的訓練，而後才能談到唯物論懂相對論才能懂辯証法，王先生長於自然科學，十數年來專考社會科學，此書係以唯物論的辯証法整理而成，略記已往，詳述現在，極複雜的政治思想，一目可以瞭然，誠為現在學術界的佳作。

拾元愛國（續）

王 誌 之

三

第X師範的所在地是在距離勃海約真有二三百里的博望鎮底鄉間，這個省立師範學校爲什麼端端要設立在那兒呢？這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那個市鎮是津浦線的一個二等站，又是運河的大碼頭，並且還有特產的「洋梨」銷行於全國各大都市甚至於海外，於是形成了商業交通的中心；人煙的稠密，在百里以內不說別的市鎮不能與它抗衡，就是附近的縣分也是望塵莫及。以車站爲起點，伸出兩條蜿蜒的大道，向着東南面展開，擁抱着三四里遠近的稀疏的村落，這兩條灰色的大帶底另一端，大致兩隔有一里許，都齊刷刷地被運河截斷；然而，它們的運命並不完全相同，在南邊的那條大帶，雖是被截斷了，但是被人們給它接上了一個橋樑，這橋樑，是富有彈性的索橋，下面鋪着幾十支木船，所以橋的高低是隨時因河水的漲落而變動的。北邊的那條大帶底末端祇有幾支渡船在河中來去接應

，假如從車站到學校去，這兩條路的遠近都是差不多的。

渡過運河，沿着河岸一帶密密雜雜的房舍一直就佈滿了五六里的地面。穿過一條二三里的正街，距離上不到半里遠近，在雜亂而頹敗的泥土房舍相形之下，望着師範學校的校舍更顯得出衆了；雖則仍然是矮矮的，然而一律的磚牆，整整齊齊地穩穩在那一圓，遠遠地望去還帶着三分「洋味」。這個地方，據校長黃豫儒說來，在數年前原來是一片荒冢，就在兩年前當他兼任這個校長的時候，一些校舍也是破爛不堪的，經過了兩年努力的建设，才造成現在這樣一個規模，這種努力，有事實擺在一般人的當前，一般學生還有不心悅誠服嗎？並且，他還不以爲這樣就滿足了的，他還有計劃，他還有超人的偉大計劃！這是校長黃豫儒朝夕不忘的，這是他隨時都在口頭上向着學生及一般同事們表示的。

獲教務主任曹善慈說起來，校長確實是一個人材，他

這種「人材」，在師範大學未畢業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在那時，師範大學的風頭集中在「四大金剛」的身上，說起「四大金剛」，「誰還不知道呢？」教務主任無論在那裡當着誰說都是使用着這種神氣，並且在這時，他那好像雞腸般細的頸子立刻就一扭，那副與骷髏相差不遠的尊容往上一頓，一對突出在眼皮外的蛋黃似的眼珠一瞪，好像他也「翻」了一下！並且，在他說起來，校長在「金剛」之中，祇有他的年紀最輕，面貌最精緻，尤其是口才，那真是再也找不出像他那麼流利的了！於是歸棧結蒂，校長不但是師大全校崇拜所師的「四大金剛」之一，還是「四大金剛」中出類拔萃的表表者呢！

然而，這種口頭上宣傳出來的光榮歷史，對於校長時代的黃豫備並不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已經幻滅了的黃金時代對於實際又有什麼補益呢？那副尊容，並不需要解釋，祇要有眼的人誰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一個錐形的頭顱，無論你怎樣用心分析也找不出一點兒「標誌」的痕跡出來；尤其是那對眼睛，與其說是眼睛，無寧說他祇是兩個窟窿，還要確切些，隨時多是死板板地好像一泡污濁的死水似的，總是帶着睡眠不足的樣兒；無論向誰說話，他總想勉強做出一副笑容，然而，那好像樹膠般厚的臉皮毫不受指揮

，使你看不出他究竟是要想笑或是想哭；況且，即使真是面孔有怎樣地漂亮，未必能夠吸收別人的信仰，因為校長的必要條件是要「做」，並不是專供別人「看」的。

至於「口才」呢？這也是一般人都領略到了的；是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從口中吐出來，不會使別人聽不懂，然而，這又有多大的用處呢？那「扯謊搆」的說書，那舊劇場的對白，不是清清楚楚了嗎？但他的作用又在另一方面：學校的事情需要的是「做」，教育上所要求的是正確的道路，空口說白話又有什麼用呢？

不，我們的校長絕不是空口說白話！他是有計劃的，對於學校的將來，在他的腦海中潛藏着偉大的憧憬，他有理想，他有特出的見解，他有堅忍不拔的主張！在兩年前，當他走馬上任的時候，曾經向着學生宣佈出他的教育方針，公開了他的一切計劃，輸入了學生們無邊的幻想！

這裏的學生，在他還莫有來接任的時候就知得的很清楚；他知道他們並不是盲味無知，他知道他們並不是馴養的羔羊，他知道他們並不是甘受壓迫的，並且還很富有風潮的種種學識和經驗。

在過去，就是因為第一個校長是腐朽昏庸的腐敗份子，結果被學生們的「長期抵抗」開走了。接着由教廳派來

的又是一位官僚來繼任，也為學生所不滿。關着校門武裝拒絕，最終還是學生勝利了。這才輪到了我們的黃校長，他是新人物，他是現在正掌握着「革命」樞紐的國民黨員，他是一般的黨員中站在最前線的優秀份子！

所以在他來接任的歡迎大會席上的講演馬上就抓緊了學生的信仰：他的講演最初是分析現在教育普遍的弱點，接着就一一地指出本校過去種種的缺陷和黑暗，這些恰恰是學生們一般的感歎，這就是他們要說的話，真是所謂「肝胆相照」了！

及到說出他的計劃的時候，學生們似乎發起狂來了！他說：「現在的政治不上軌道，教育破產，我們就有很好的理想恐怕在實際上也受到種種的阻礙，因為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都說不上！所以我們青年目前最切要的問題是要努力改革社會！我們現在需要的學問是獨立生活的技能和革命的基礎知識，尤其是師範學校，我們一方面是在求學，一方面也應該把教育大眾的責任負擔起來！不但如此，我們還應該領導民眾，組織民眾，因為我們知道祇是在書本上拾得些空空洞洞的東西對於自己對國家社會是毫無用處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既要改造社會，那末祇是一個學校的數百同學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有廣大的

羣衆！我們要把學校社會化！」

校長的理論在學生們熱烈的歡迎中發揮盡致，最終說到實行的步驟上來，他的意思是要在一切的艱難困苦中找縫隙，要在種種的壓迫之下委曲求全地來求實現，這就是他的「出路！」他說「祇要抱定我們的宗旨，在『可能範圍內』努力幹去，總有成功的一天！」他最不贊成的是「官助」，他說假如不顧一切地瞎幹祇有遭更大的壓迫，這就是自殺政策！所以他主張師生澈底合作，學生自治會應該由訓育處參加領導，出版委員會必須由師生共同組織。並且在第一年他要建立兩座校舍，第二年他還要成立圖書館，第三年第四年他還要擴張體育場理化室以及民眾教育館等等。這是他的「四年計劃」！他的資產必須要穩穩當當地占據到四年以上才能使這些理想成為現實！

「祇要大家能夠澈底合作，將來說不定我們的學校將要把博望鎮開拓為我所理想中底新的領域，我們的學校將成全省師範學校的表率，我們的博望鎮造成津浦線的模範鎮！」於是最重要的結論是：

「我們必須完全打破師生間的一切隔膜，澈底合作到底！」

四

第一年，算是風平浪靜地渡了過去，於是學校當局的確心中狂盪着強烈的火鍊，都覺得這種現象是頗足以自豪的！前途是更穩固地把握着的了！

在暑期考試完結以後，教職員全體由校長召集聯歡會來慶祝他們的勝利，在這個慶祝會席上，校長及各部主任都煥發着勝利的光彩，再三地申述出將來的計劃，並且反覆地爲同人們努力合作的精神表示感謝！

「……諸位先生勞苦了一年，有了這樣的成績，我想大家都是非常高興的！雖是我們不能認爲這樣就滿足了，但還可以說是將來更大的成功底基礎！像我們這一年來的情形，已經算是難得的了，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般學生很容易趨於過激，假如不是諸位先生的「循循善誘」，困難的地方實在是在所不免的！我們看，各地的學潮，算是普遍極了，祇有我們的學校，這不能不感謝諸位先生的力量！」

「實在的！」教務主任鷄腸般的頭子又扭了一下，打斷了校長講演式的說話，「二師顯成什麼樣子；我們雖是覺得當局的處置太嚴厲了點，但學生的行動也太過激！」他的聲調好像很爲學生惋惜似的。

「這也不能完全怪學生，學校當局也該負相當的責任

的！假如平時的領導得法，……」訓育主任朱隆隆很自負地表示出他平時對於訓育的主張，他覺得學生的思想行動訓育方面都應該完全負責的，所以這一年來，他是算得「克盡厥職」了！

「隆隆的見解實在不錯！真是志於此道的人，在他的下邊絕不會弄出什麼岔子來的！」校長的右手伸在訓育主任厚而且曲的背上一拍，嘻嘻地笑起來了。

「是的！」教務主任又瞪着好像要爆出來的眼珠在虛問一溜，「隆隆不但努力，並且很得法，把一羣野馬制服得馴馴善善……」。

「什麼野馬？」訓育主任提出抗議了，「學生也並不是野馬，管理也不該『制服』，要緊的是能領導！」

「你看！」教務主任的眼珠都漲得發紅了，「傷負了他的學生！」跟着就是噎氣噎氣的笑聲從喉管裡擠出來。

「這樣說來，」沉默在一旁的英文教員黎女士也禁不住發言了，「學生完全是隆隆的了！那末他就應當像一個老母豬一樣，要保護他的小仔仔！這是他的職責所在！」照例是清而響亮的聲音與緊貼在後腦的光滑的毛團一樣地又簡單又明確。

起初是滿圓桌登時 息着囉雜，一切視線立刻集中起

來，接着就是各種笑聲哄動滿室。

「說句老實話，」校長似笑似哭的情調在他的臉皮上運動起來，「陸喧雖不愧一個老母豬！我們看現在的學校，最困難的是訓育。據教廳的統計，全省的學校，差不多都是每半年一換！」

「這是因為他們祇知道壓制，他們並不是常訓育，他們是在學校當公安局長，祇是為學校維持秩序安寧！」訓育主任漲紅一張臉，慎重地說。

「好吧！我們假如做功，陸喧應列第一，今天特別多敬你幾杯！」校長的手又在訓育主任的背上一拍，一支手端起一杯酒來，於是滿座的酒杯都同時被舉起來了。

「確實，我們學生有這樣純靜，不能不說是陸喧的功勞，祇要領導得法，師生的行動一致，可以減少無限麻煩！很多學校，對學生的愛國運動都一味壓迫，使學生無路可走，很容易被人利用起來鬧風潮的！所以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就領導起他們努力愛國運動，所以我們的反日運動做到這樣成績，雖是遭了當局的壓迫，但教廳方面還是很誇獎我們學校是省立師範最有秩序的！」校長見着全體的眼光都集在他的身上，於是越說越起勁。

「我們對學生」，教務主任專待校長的談話停頓一下

馬上就緊接下去了。「要想使他們平靜無事，與其消極地禁止他們動，莫如積極地多使他們動！我以為這種方法，就是治天下也易如反掌！」

「真不愧王佐才也！」校務王先生兩個眼珠一翻，照例是快諧地用「京白」的聲調唱了出來。

接着就是哄堂大笑。

於是，大家的話頭從此轉變了方向，互相交換着暑假中的種種計劃，談着各地的名勝風土，校長似乎對於這些不大感到興趣，在一旁回訓育主任大聲高氣地划起拳來。

經過了一場紛擾之後，接連地連地三三五五的分散了，剩下來的恰恰是校長和各部主任，於是教務主任的提議，一同在黃昏日落的時候到田間去散步。

他們時刻不忘的是「偉大的計劃」，經過一年，艱難確是嚐了不少，現在正一步步地踏上幽美的境地了。在校長，隨時向着人們誇耀的是他們領導的反日運動是省立各校中敢起勁的，這一點祇有在「檢查日貨」及「愛國捐」上已經十足地表現出來了。

「豫如，我勸你不要太高興了吧，我看我們的學校還有不少的暗雲，暗雲不在學生，而在教員！」教務主任望着遠遠的插入天邊的半邊紅日，最後一句的語氣特別下得

沉着。

「暗雲，當然是少不了的，但我們要衝破！可是你的意思是指誰呢？」校長很斷然地說。

「誰？你還不知道嗎？就是爲扣薪的問題，差不多全體教員都不滿意我們扣了又捐，尤其是李維孫那個傢伙！」

訓育主任從後搶步上前來氣忿地說。

「你聽着說了些什麼嗎？」

「學生在說李先生張把學校當局的薪水全數捐出來了！」

「哼！真不是他媽的玩意兒！」教務主任在前面站住了，轉過來將細頸子伸長在空中一頓，「涼血動物，他捨不得這點錢，……」。

「捨不得錢！」訓育主任搶着接了上去，「他恐怕不祇是捨不得錢，我看他還有作用的，他要想藉故來鼓動風潮！」

「對了！這倒是值得注意的！」教務主任啞愧似的頭又是一頓。

「這到裏有什麼，」校長很斷然地說，「現在就滾他的蛋！」

「據我看來，還不祇他一人，胡，張也是絕不能同我

們合作的！」教務主任慎重地提出來。

「這到裏有什麼，下期的聘書現在可以不要發出去，不行的一概滾蛋！」校長勝氣地說，「可是，隆賡，學生方面有莫有問題呢？」

「學生？」遲疑地回答，「祇有逐成志陳克賢兩人值得注意，他們的態度很不好，品行又壞，我們應該想出很好的處理方法。」

暫時的沉默，校長俯着頭注視着路旁的亂草出神，學校中的各種人物接連不絕地在腦海裡浮現出來；教務主任挺出在眼眶外的圓珠睜睜地望着天邊的色彩，不自主地向前踏去，後面的脚步也跟着移動了。

「喂，」教務主任的腦中忽然襲入一片陰影，脚步跟着停頓在三岔路口「隆賡，我看最棘手的是女一的問題，宗達那樣下去直是太不成話！」

「你現在才知道嗎？」平時對於一切問題祇在心裡說語的事務主任唐質筠也忍不住破口而出，「女一的學生很堅決，她們說像這種流氓，簡直是全班的侮辱！真是，宗達的腦筋太簡單，那樣的手段也來得太奇怪了，據說他不但把譚義一份份地按名叫去就順勢捏她們的手一下，並且發完以後還要叫她們打破封建思想，不要這樣害羞！」

事務主任的面容上越說越笑，內心中却燃燒着滿腔嫉火。

「封建思想！」

接着就是一片笑聲。大家又不約而同地向前移動。

「宗達那個人忠厚有餘，並且旅部裡他的老鄉也是我們不小的助力，祇是有些亂衝，實在難為情！隆隆，這個問題還是要你來解決，叫他不要慌，我們大家都幫他的忙的！」校長說完後又笑起來了。

「這樣好了，女一的課下期由蔣繼担任着，以後新招的女二由宗達去教，要是女生完全不給他，實在又太苦了！」訓育主任也笑了。

「下期增兩班，教員也該增加幾個，並且有的也應掉換掉換，密司郝的課，學生要求下期另聘教員，審察的事務以後更麻煩，課程也該減少些才好。」大家都沉默着向

操場走去，校長的語氣同步一樣地又遲緩又輕微。

「今晚我們應該切實計劃下，」事務主任轉着那細小的耗子般的眼睛望着校長，誠懇地說：「暑期中建築費的問題，還有這樣多的教員辭退，暑期還可以由八月二十五延到十月一日……」。

「噓！噓！」學校的做鐘打斷了話頭，大家都開始踏過操場邊的溝沿。

天邊的影像漸漸地被烏雲吞蝕，遠近的叢林及溝沿中泛起昏暗的夜色，快要將大地包圍起來了。

「天要黑了，大家到我那兒去詳詳細細地討論吧！」
「我好比……」。剛踏進學校的後門，遠遠地望着對面幾個教員走來，於是話頭改變到玩笑去了，事務主任無話可說，搖頭擺腦唱起來。
(未完)

土地政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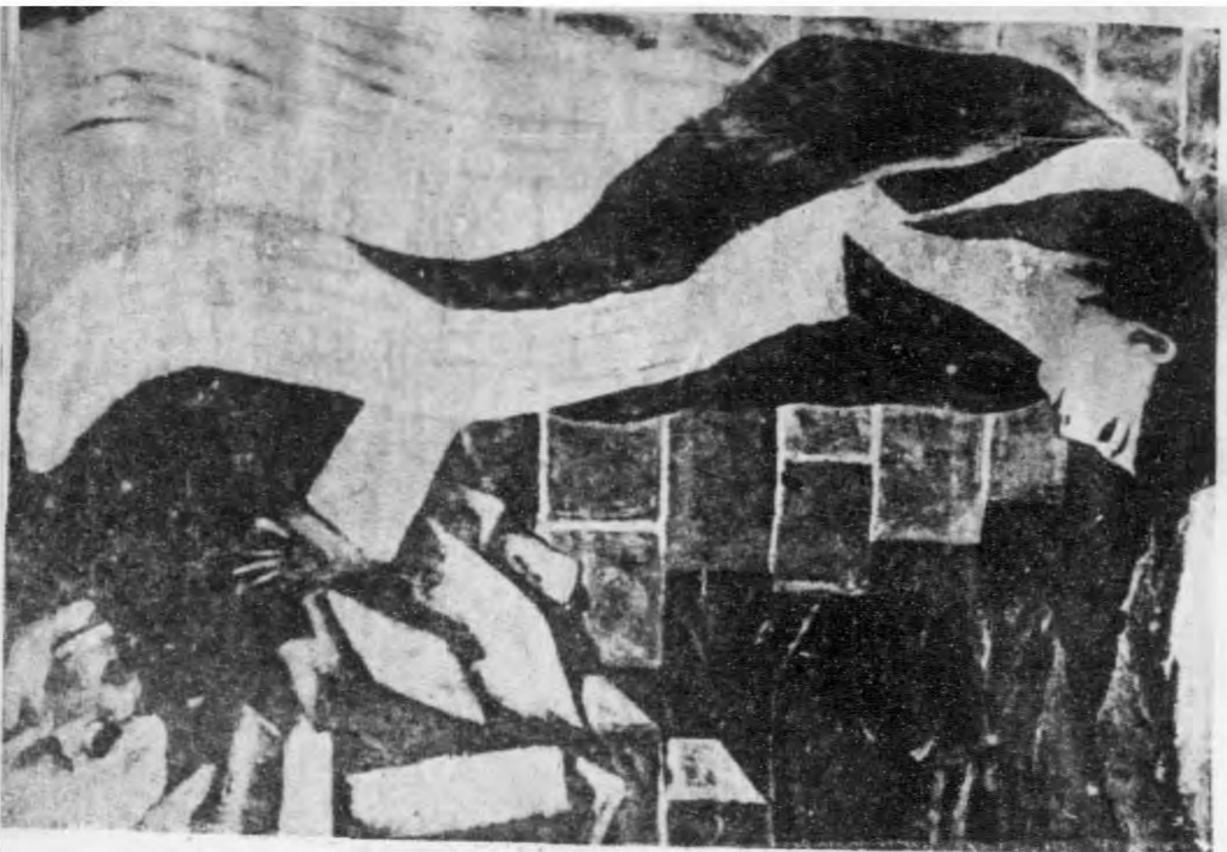
宋斐如著

一冊 定價一元

北平 琉璃廠
西北書局出版

本書為著者研究土地政策之一部分成果，詳述介紹各國之現行土地政策，並自客觀上批判其適用性，中國今日革命問題之重心，在於土地問題之解決，故特著此國社會問題革命問題及土地問題者，不可不研究土地政策，尤其不可不讀本書。

王 鈞 初 作
 哭 長 城



五月漫畫

參加示威去！





昔今的節念紀“一五”聯蘇

美國文壇近况

非 一 白

爲着要明瞭美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現勢，不能不先溯至一九三〇年在哈里可夫開的國際革命文學局第二次大會。由於最近美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按照着，和實踐着哈里可夫大會上所賦與美國鬥爭綱領。

在哈里可夫大會上，關於美國的鬥爭綱領共有十條。這個綱領得到大會一致的通過，並更經美國代表團最後地集議而完成。十條綱領如下：

- 一、約翰李德俱樂部 (John Reed Club) 及新大眾 (New Masses) 這兩個方向之活動的擴大。(A) 借着導入新的無產階級要素，去發展我們的運動之無產階級的基礎。(B) 取得急進的知識階級。
- 二、對於黑人作家和藝術家的發達與黑人大衆間的文化的活動，與以特殊的注意。新大眾對於這方面的工作算是完成了，然而約翰李德俱樂部却全然將此忽略了。
- 三、約翰李德俱樂部及新大眾，在所有的國語的文化

團體的同盟之全國規模之組織上，得以獲得發榮，但，此同盟的全成員必得站於同等的位置，約翰李德俱樂部和新大眾都不得實行霸權。

四、蒲列哈諾夫，佛郎茲，梅林格等的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之系統的英譯。同時要創作立脚於美國的特異條件的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書籍，要討論，——這從來是差不多完全被忽略了——借以加強我們的工作的理論的方面。

五、設立討論會所，將我們的問題的討論講給一般的勞動者，以圖與勞動者更親密的接觸。

六、約翰李德俱樂部及其紐約市以外的成員的接觸，與在可能的場合上，加強支部的組織。

七、與其他各國的革命文化團體及出版所要密切的接觸。以所有的方法去援助英國，加拿大，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及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文化的活動。

八，擴大發行。如李德俱樂部已着手發行的「斯太夫·加特維斯——一個勞動者的生與死」這樣的大眾的小冊子。

九，蘇聯的藍衫劇團及德國的與此類似的團體，所謂「阿基特·普羅普隆」的組織，這些活動的隊伍在勞動者俱樂部集會上，遊行示威上，以巧妙的技術而演出，取材於政治的時局問題及勞動者的鬥爭等，不絕的繼續上演。

十，加強「新大眾」，改革其內容，使之更與勞動階級的鬥爭作有機的連結，在各點上，將此作為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與革命的知識階級的文化機關，與讀者的討論會，及雜誌方面的討論，以期完成此目的。

依據着這十條的鬥爭綱領，美國普羅文學運動展開了近二年來的飛躍的局面。

自美國代表從哈里可夫歸國後，就積極地去貫徹那門爭綱領。關於綱領的一，五及十的實踐，是首先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號的新大眾上發表一篇寫過去批判及將來的方針。其中曾謂：「舉一個實例，失業這緊急的問題劇化了，但求得適當的把握住。對於戰爭的危機之始終一貫的鬥爭，也未遂行。……沒得做成勞動者階級解放的戰爭不可缺的部分。」「新大眾不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的雜誌，而

是全運動機關……。「新大眾是更要對於這不是我們的讀者的人們——還未和我們親手的幾千的勞動者及急進的知識階級，應負以很大的獲得的責任。」「我們得特殊的對於黑人勞動者及知識階級努力。新大眾曾發表了很多的黑人作家的作品——浪斯頓·休茲 (Langston Hughes)，基爾巴特·路易斯及其他。我們印刷了關於黑人勞動的歌及抗議的論文。我們在將來打算對此工作更加注意，我們要對在此國度裡的黑人，給之以助力。」並且規定「每日開一次公開討論會。」

「新大眾從此自我的批判以後，開始努力的重要的事，是：一，組織全國的勞動者通信報，同時使「新大眾與此通信網密切地結合起來。二，努力的獲得革命的知識階級。美國普羅文學運動最近的主要的工作，是實現綱領第三條的勞動者文化聯盟的組織。這組織，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由瑪凱爾·高爾德 (M. Gold)在哈里可夫的報告中，我們可以得知其重要。他的報告中說：

「在美國，約有四百個關於文學·電影·遊戲·音樂及其他的生活的表現的勞動者俱樂部。這些都未得結合為一全國的組織。這些之中所有的語言，約有十二國以上的差異。加之，黨的指導者中，對此運動中所表現的文

化活動又很輕侮。但，就在這里却有文化運動的基礎的約四萬的勞働者靈魂，在俱樂部上，演劇運動上，雜誌上，約翰李德俱樂部的作家及美術家的俱樂部上，他們被組織，他們以種種的方法去援助革命。在這點上，我們漸漸的看出了頭緒。這路途是困難的，然而這困難是必要的，同時我覺着這是很愉快的事。」

勞働者文化聯盟的組織的重要和切迫，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所以至哈里可夫大會閉幕後，代表團回到了美國，就進行着文化聯盟的組織的籌備。在「戴夷里，瓦加」報上，繼續的發表了關於文化聯盟成立的必要的論文。如古羅巴的「爲了無產階級文化俱樂部，聯盟的結成而集結」，社論「要幫助勞働階級文化」，瑪基爾的(A. B. Magill)「含着重大意義的勞働者文化聯盟」等。

因爲紐約一處的勞働者的文化俱樂部就有三百餘處，如先將此古全國十分之八的俱樂部結集起來，組織成紐約地方的文化聯盟，然後再以此爲基礎擴大爲全國的組織是較爲容易。因此，大會就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舉行了。這次的大會，參加的團體共有一百三十個，其所屬的成員約有二萬，出席的代表有二百六十五人。團體可分：

演劇俱樂部十九個，文學研究俱樂部十二個，勞働者大學及其他的勞働教育團體，無產階級舞蹈團兩個，勞働者遊藝同盟，合唱團十個，幾個勞働者樂隊，交響管絃樂團，攝影團體兩個，世界語俱樂部，無產階級出版社，幾個雜誌，勞働調查協會，留美各外國人的教育俱樂部。以外還有「左」，「斯拉塔」，「佛龍特」，「納太維太」，「叛逆詩人」等左翼雜誌，學生代表，教師團等。

大會的委員有：古維巴，特拉庫丁巴古(出版家)古拉斯福丁(Kanech Faring)瑪凱爾，高爾德(M. Gold)瑪基爾(A. B. Magill)包塔母命(H. A. Panikn)瑪瑪，賽賓夫，里等。此外尚有名譽委員：高爾基，庫爾布新加牙，佛斯塔，得利賽，(T. Dreiser)辛克萊，巴索斯(J. D. Passos)，巴比賽，魯迅，路道夷，連，特馬斯，白拉，夷列斯等。

大會上制定了紐約勞働者文化聯盟的鬥爭綱領。內中先述了勞働者文化聯盟成立的使命，其次又發揮哈里可夫大會與美國的鬥爭綱領。聯盟的組織方面，分有演劇部，音樂部，反宗教部，文學部等。各部都是以全國的聯盟的組織爲目的而努力活動。

全國的中央執行部也在大會上選出了。大會並決議要

託他們在十一月四、五、六這三日負責召集文化聯盟的全國大會。同時，並決定在全國大會期間，舉行演劇，音樂，舞蹈，美術各團體無產階級藝術賽會。

大會閉幕後，各個團體都動員了。加強了日常鬥爭，爲着秋日的大會，而開始了高度的努力。

中央部在七月二十五日的「藝術是武器」這個題目，發表了美國勞働者文化聯盟的綱領。

這綱領首先述：「藝術，科學，新聞，教育，只要足造成人類的精神及想像力的典型的工具，都被資本家將其實際敵起來，依據此權力去作榨取組織的虛偽的傳播。」在這綱領上詳細的寫出了資本家怎樣利用學校，教會，遊戲，新聞，雜誌，電影，無線電話等去做虛偽的傳播，與真實的隱蔽，特別是在對黑人的文化的支配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文化的輸出，喚起了很大的注意，其次述說蘇聯的新文化，蘇聯文學及藝術的活動與創造力。再次說到美國普羅文化發展的可能性。「資本主義，遂行了其歷史的使命——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的基礎——，也創造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新聞的發展，文學的普及，出版所，圖書館，無線電的設備，約言之，資本主義的全文化的裝置，成了大眾的無產階級的文化的基礎，

在勞働者未打倒資產階級以前，就成了製造其文化武器的武器庫。」

各個團體雖然都在努力的向全國的組織而活動，但，如前所說，因爲言語的不統一，各個集團間爲着歷史和傳統的關係融合一致非常的困難，所以至今其全國的組織尚未成功。因此，預定十一月初開要開的聯盟的全國大會也未得舉行。然而各部的活動並不是爲大會而才開始的，在日常的鬥爭上，如炭坑夫的罷工，失業者的飢饉行進，犧牲者解放運動等，各個團體都在努力的活動着。

因這聯盟的發展，美國的普羅文學運動，已將其基礎置於工場及農村中，並且將小市民勞働大眾拉入了無產階級之側，成爲無產階級運動的協助者。更爲着反動文化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有將此活動推到國際上的必要，於是在去年三月八日到十八日發起了汎太平洋文化運動聯歡週。這運動，是將太平洋沿岸諸國的革命文化團體，結合在同一的綱領而共同活動，這在國際文化運動上，是含有重大的意義的。

美國的普羅文學運動，現在已漸走上高度的發展了。這個不只是他們的歡喜，那也是我們的，全世界的普羅列他利亞的歡喜。

一九三三，五一節。

二 傷 兵

張季純

—— 獨幕劇 ——

時間：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

地點：後防線內某鄉村小店

人物：傷兵

傷兵二

店掌櫃

佈景：在一個給飛機轟炸過的鄉間，幸而留下了一間

房子；這裏邊有桌，有櫃，同幾個極適用的凳子，還有一個通到外面去的小門。櫃上躺着一個受了傷的兵士，大約是傷了腳和腰，所以既不能走，又不能爬，唯一的表情僅祇會不住地哼哼。另外，在桌底下有一個東西，縮得好像一塊石頭一樣，不響不動，老是像鬼子看見膠鞋來了一般地緊縮下去。

幕布飛起去的時候，場上正奏着哼哼的音樂

傷兵 嗚，嗚！老鄉！老！老鄉！

（那東西像死了樣地一動不動；傷兵想下地去，但又不能，掙扎了一下之後，又叫着）

傷兵 喂！老鄉——掌櫃的！出來吧，飛機已經走了，不！不要怕！唉！

（那東西動了一下，伸出頭來，原來是個人，看面上總有五十多歲，抖擻得同一個抽了風的小孩子一般。他剛把腦袋從桌下伸出一點來，外面又拍地來了一聲）

掌櫃 （又縮回桌底下）不，不！聽！還有，炸彈！

傷兵 飛機已經走了，許是一半顆子彈剛纔沒有炸，現

在燒炸開；那也離這兒很遠，不要緊，出來吧！

掌 櫃 你：你且躺下去，不要做聲！

傷 兵 咳，你出來給我弄口水去罷；飛機要來，就是桌底下也不成，炸彈一下來很好的房子都不濟事，桌底下怎成呢！害怕，還是跑到外邊去，看見飛機來，跑着躲開，倒比在房裏強些。唉！哎呀！哎呀！老鄉！不，笨蛋的，快來扶一下，這隻腳！腳！

掌 櫃 （這下子纔慌着出來，跑到這邊）唔，老總！怎麼了？

傷 兵 這一條腿；不，不是。是，是脚；哎呀！我的媽呀！你給我扶一下，我自己簡直不敢動。他媽的日本鬼子，又是飛機，又是機關槍，害的老子好苦！

掌 櫃 （扶了他的脚，使他能舒服地坐在圈邊）我說，你還是歇一會吧，連兩天到北京就好辦了。我出去看看你的大車怎麼樣，剛纔不知道給飛機炸了沒有？

傷 兵 好的，勞你駕。頂好給我弄一點水來。不瞞你說，我們在前線上困了好幾天了；上邊三四個月不發一個錢，到火線上去只帶幾個乾饅頭，肚餓了就吃饅頭喝白雪；以後連饅頭也沒有了，沒法子，祇好拿雪往肚子裡裝！

掌 櫃 啊，這樣受罪！我看壺子裏有水沒有？（到桌前從起腳在桌腿跟前的鐵壺裏，向一個休息在桌上的碗子裏倒着，可是一滴水也沒有）唉，一點也沒有，大約是剛纔那個趕車的給喝光了；且待一會，我給你找點去。哦，你們不是有水壺嗎？拿來，一道給你去灌點。

傷 兵 咳，可別提啦！本來我有一個很不壞的水壺，四

五年來天天跟着我，可是十三號那天晚上，我們背着大刀去襲日本鬼子的營，帶着靴叉沒有水，爬起山來又碍事，我總卸下水，跟他媽的滾下山溝裏去了。當時我還想，回寨以後等天亮了，再去把靴叉起來，誰知道天剛一亮，日本飛機就來了，在戰場上很低地飛着，我們祇有兩個拳頭，一把大刀，白瞪着眼睛看那東西在頭上飛來飛去，也沒有辦法！

掌 櫃 （驚駭地）以後呢？

傷 兵 以後就祇好在戰壕裏把自己捲起來，聽聽不見我們。想着白天受了這種鳥氣，到晚上咱們可不怕他們；他媽的一刀一個，日本鬼子就害怕這一着！

掌 櫃 （感激之心，油然而生）是的，總得想法子把孫子們給制一下，不然那還了得；去年添了我們的東三

省，今年又來奪熱河！好，你等一下，我給你弄水去。

（掌櫃提起鐵壺正要往外走，不想外面也正好有一個人要進來；他，也是一個傷兵，焦黑的面孔上時時淌出血來，一隻胳膊受了微傷，另一隻手裡托着一根棍，使那條受了輕傷的腿，還不致失却走路的作用）

傷兵二（看見了掌櫃）哦，這裡還有人嗎？噲，老鄉！

我是從前線上回來的，剛纔幾乎沒有給飛機炸死；借光歇一下，待會兒就走了！真是，要命的飛機炸彈，那兒都是！

掌櫃（看見他那樣兒就有幾分害怕，提著壺不住地向桌跟前退縮）你……你……

傷兵 招扶他一下吧，掌櫃的！那是給炸彈裡的火藥把臉爆炸了，不要害怕！

傷兵二（注意到他的同行）唔，這裡也有我們的弟兄。

老鄉，你怎麼還留在這裡，剛才飛機那樣的厲害？

（傷兵二走進來，掌櫃放下鐵壺，扶他在凳子上坐下。）

傷兵 你打那兒來，那條腿掛了彩嗎？

傷兵二 是的，前幾天在羅文峪和他媽的日本鬼子打研鉢

，一傢伙就來了四五輛坦克車，十來架飛機，機關槍的子彈像下雨一樣，把我們一師人殺的只剩下十幾個；我，這一條胳膊給流彈穿了個窟窿，這條腿吃了三顆子彈。

掌櫃 呀，那樣兒！可是，我們的飛機呢？

傷兵二 我們連個飛機翅膀也沒有，祇是帶着一把大刀，人家老遠地撒一頓炸彈，就要炸壞我們好幾百弟兄；本來弟兄們就是死也滿不在乎，可是他媽的一個撥軍，一點接濟也沒有，一團人拉開二十里長，剛一打起來，上邊的命令就是他娘退却！

傷兵 是哪，要不然怎能說中國人洩氣！可是真正洩氣的，要算那些混蛋官長們，我們弟兄們却是頂呱呱的。就說我們在哥黎口那一天，官長們一看見敵人的飛機和坦克車；好像是貓兒看見狗似的，就會打羣跑；弟兄們可不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非死着幹不可！以後，我們死的傷的雖然很多，可是總把鬼子們打走了。

掌櫃 唔，他們這樣混蛋，早知道我決不給他們指那些錢！

傷兵二（不約而同地發問）什麼？

拿 概 半個月以前縣裡派出公事來，說我們中國要限日

本打仗，什麼愛國捐，飛機捐，房租捐，地捐，整縣捐了我十塊洋錢；當時，這裡正逼着隊伍，店子裡一點買賣也沒有，縣裡的人却逼着我非要不，祇好買了一頭牛，才把這些錢交了他們。

傷 兵 媽的，飛機！大概是飛到王八蛋們的腰包裏去了！

（靜默。傷兵二無意地拿起桌上那隻空碗，意思是想喝點水）

掌 櫃 （忽然想起似的）是的，我忘了去弄水，你二位

先歇一會吧。（提了壺，走向門去；將出，又轉回來）咳，那真是一條好牛呢，犁起地來比兩匹馬都頂事，前年別人給到我二十五塊洋錢，我不願意賣；那天八塊洋錢就讓人家牽走了！（說完了話，很放心的提着壺走出去；忽然，又停在門坎上，驚惶地）呀，老

總！馬！把拉車的馬給炸死了！

傷 兵 （着了急，但是又沒法子跑出去）什麼？趕車的不在那兒麼？（向傷兵二）老鄉，扶扶我，讓我看一會兒去！

（傷兵二到匠邊，拿盤端着壺出去了）

傷兵二 是你坐的車麼？

傷 兵 是的，牠是從蓮化縣彈子彈到喜峯口去，那一天

恰巧我從前線上帶了彩下來，在路上慢慢爬一會歇一會，以後才碰見了牠；——唉，這一次老百姓待我們真不壞，他媽的官長們的汽車看見我們連理都不理，那趕車的却專意把車停住，問我到那裡去？我說，現在掛了彩，到後方醫院瞧一下，好了以後再去打日本鬼子！他說他是回蓮化縣去的，那兒不知道有傷兵醫院沒有，看見我那樣爬着很可憐，才把我扶上車，拉到這裡……

傷兵二 （坐匠邊上）是的，我這一次下來，也多虧了老百姓，走到一處只要說是從前線打日本回來的，都是送茶送飯，給衣服給鞋子；比起往常自己中國人打中國人，老百姓一看見我們就圍起門來，的確是強得多了！

傷 兵 （揮扎着想起來）一點不錯，在以前我們只給他媽的軍閥們當孫子，什麼大元帥總司令都是狗屎！一天價就懂得搶地盤，撈洋錢，日本人打進來還有臉說「不抵抗」！反正他媽的剝上老百姓的錢，就能抱姨太太，出外洋，還抵抗什麼！咳！咳！來扶扶。這條腿

，我要到外面看一下去。

傷兵二（站起來）到外面看什麼；剛才我過來無匹馬就死了。待一會我們再想法子吧，掌櫃的弄水去了，停下子吃點東西，也許還有從前線上回來的車。

傷兵 不：我是要看一下趕車的。

傷兵二 趕車的早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剛才我過來就只有
一輛空車，一匹死馬。

傷兵 他怎麼敢跑呢，趕的是人家的車；在路上他同我說，家裡還有一個六十歲的老娘，就靠他每天拿回一兩毛錢，才能夠吃飯。今天他離開家已經四五天了，所以還急著要趕回去。

傷兵二 唉，他媽的這年頭，就是我們窮苦人倒霉；現在馬也死了，一輛空車怎麼會趕回去呢！

傷兵 是的，就是因為這個我想找一找他。你知道，他招扶了我一路，現在遇到這種事，一定不敢回去！我們同他相跟上，到遵化縣給他做個見證，說馬的確是給飛機炸死了；要不然，車主說他是撒謊，還要很厲害地處罰他呢！

傷兵二 唔，這樣呀。你的腿不能走，我帶你看下去好了。（走向門去）

傷兵 唔，他是個矮個兒，臉有點黑，名字叫——咳，

我也記不起了，你就喊「趕車的」，他一定會明白是叫他。

傷兵二 好的，我到外邊瞧一下，沒有人再喊也可以。

（傷兵二扶著棍走出去，片刻，聽見他在外邊叫喊：然而，却靜悄悄的沒有一絲回響。於是，他又扶著棍走回來）

傷兵 沒有麼？

傷兵二 沒有。全村子都給飛機炸完了，除掉破房子什麼也看不見；這裏還算好，有這樣一間房子留著，要不然恐怕你也不在世上了。（坐下）

傷兵 我，早就豁出去不想活了；祇要打死日本鬼子，死了也不後悔！可是現在，纔明白了他媽的那是做夢！

傷兵二 怎麼，日本鬼子不應該打嗎？

傷兵 誰說不應該！不過打了日本鬼子，並不見得就能完全救了我們！

傷兵二 這話怎麼說？

傷兵（思索了一下）我也說不來是怎麼說，不過這一次前線上下來，纔明白了我們是做「傻子」——每天祇

說是打，打！可是打來打去要怎麼，却一點沒有想到。就拿我說吧，到現在已經當了十幾年兵了，今天跟上吳佩孚打張作霖，明天跟上馮玉祥打蔣介石，現在又是打他媽的日本，打來打去，打他娘一輩子，你說是爲了什麼呢？

傷兵二（慢慢）是的，有時候我也想到這些；可是又不能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就糊裡糊裡把牠忘記了。老鄉，你就說一下爲什麼吧？

傷兵（哎呀！這條腿媽的老不得勁，坐著不舒服，躺下去也不舒服！喂，扶我到凳子上坐一會吧；待會兒水來了也好喝一點。

傷兵二（到飯邊去，扶着他）好，你扶住我的肩膀，不要著急，慢慢就過去了。

傷兵（到桌邊，坐凳子上）咳，坐在這裏好久了。怎麼，掌櫃的還沒有把水拿來？

傷兵二 那邊的廚房都給炸燬了；剛纔我出去看見他正在找柴燒火，大概許快來了。（坐另一凳上）喂，老鄉！說吧，我們打來打去到底怎麼樣？我當兵是爲了家裏沒有飯吃；你呢？

傷兵 我也是家裡坐了鍋沒米下，纔來當弟兄。可是，

當了弟兄怎麼呢？一月半發一個餉，共給六塊幾毛錢，扣去伙食祇有三塊四毛六，再扣教團捐兩毛，發子一塊四毛五，剩下一塊來錢，還得交一塊存到上邊；你想，發這個寄給家裏，不是和他媽的喝西北風一樣麼！

傷兵二 這還算好的！要是在熱河陽玉驛那兒。每人一支煙槍二兩土，把弟兄們抽成了大煙鬼，怎麼他媽的會不敗呢！

傷兵 是的，正因為這種情形，我們就纔然打敗了日本鬼子，不還是沒辦法麼！不瞞你說，那一天晚上我們一連人用大刀去襲營。說起來是打日本，可是，你猜，真打的趕日本鬼麼？第二道戰線是馮玉驛的兵，用自己弟兄打自己；第三道戰線是高麗人；第三道戰線纔是日本鬼呢！

傷兵二 真的，自己弟兄打自己？

傷兵 當時，我們還活捉了一個，問他「爲什麼要投降了日本赤打自己呢？」

傷兵二 他說什麼來着？

傷兵 他說，官兵們已經投降了人家，弟兄們爲了吃飯，也沒有法子！

傷兵二（勸了氣）他媽的，就是那些混蛋官長們幹這種

不要臉的事，我們弟兄們決不會這樣的！可惜我這隻

胳膊受了傷，要不然非砍死那些狗東西們不可！

傷兵 對了。我想，我們遲早總得這樣來一下，纔會有辦法；要不，我們弟兄們在前線和敵人拚命，他們却暗地裏和敵人調膀子，弄來弄去，混蛋們都成了官發了財，受苦的還是我們弟兄們！你想，十九路軍偏偏在上海打的多好，結果還不是訂了條約，撤了兵！

傷兵二 是的，據說湯王麟這次把承德讓給日本，就是早已訂好了的計劃。不過他們這種混蛋，爲什麼偏偏要我們去抵抗呢？

傷兵 這個麼？說起來可話長了。本來我也不明白這些，可是在好久以前，一個政治學堂的學生給我講過，說這是一種「欺騙政策」。

傷兵二 那一個政治學堂，他怎麼會給你講這些？

傷兵 就是前年我們軍長辦的那個，以後不是說因爲裏邊有什麼反動分子，把學堂給解散了麼？這些話就是學堂還沒有解散以前，一個學生講給我的。……

傷兵二（思索了一下）可是，那個學堂解散了已經一年多了，他怎麼知道現在的事情？

傷兵 那裏！他並沒有說什麼現在的事，不過我想起他

說的那種道理來，倒真不錯

傷兵二（有點弄不清楚他的意思）什麼？

傷兵 那時候？……

（掌櫃突然跑進來，氣喘噹噹地好像遇到什麼可怕的事情）

掌櫃 哎呀！老總，老總！了不得，了不得！

傷兵 什麼事？

傷兵二 外面有什麼事情？（站起來走向門去）

掌櫃（攔住傷兵二）不，不要出去！聽！又來了！

（房子裏靜下來，果然有鳴鳴之聲由遠而近）

傷兵 唔，這是……

掌櫃 是飛機！飛機又來了，我們怎麼辦？（想躲藏起來，但除了椅子下面，又沒有別的地方）

傷兵二 不是，飛機決沒有這麼小的聲音，我來看一下去

。（開門遠望，忽地狂呼起來）汽車！汽車！老鄉，快來看。一輛小汽車，從北面來的！

傷兵（快慰地）唔，汽車！

掌櫃（放了心）汽車麼？那我給你們拿水去，喝上一點好走。

(忽地，汽車的喇叭在外面響起來，並且在較遠停住了)

傷兵二 牠已經停住了；等我看一下去，可以坐不可以？

傷兵 我是這雙腳弄的沒有法子，勞你俯看下去吧！

(傷兵二出去)

掌櫃 (走向門去) 有汽車好得多了，又快又舒服！

傷兵 好倒是好，可是，我們有沒有福氣坐，就很難說

！

掌櫃 怎麼，你們在前線上賣了那麼大力氣，又受了這

樣的傷。誰能不願意幫忙！是這裏給我飛機炸了，弄起

什麼太不方便，要不，我就情願你們在這兒，養好了

傷，再去打日本鬼子！

傷兵 你說的很對；可是那些有錢有勢的混蛋們，却這

樣講！哎呀！哎呀！

掌櫃 怎麼了，老總？

傷兵 他媽的這隻腳動一動就疼，喂，掌櫃的！這一次

傷好了，我們不止要賠款我們的日本鬼子，就連那

些混蛋也得一塊幹了，世界纔會太平！

掌櫃 是的，老總！你老的話一點不錯；世界的確就壞

到那些人身上；剛纔我還忘了告訴你，除了那一頭牛

，我還有三十頭地，和這座小店；這幾年那些地都叫衙門老爺，黨部先生給弄光了；留下這座小店同那頭牛，想着教養活我後半輩，前幾天說是要買飛機，牛也沒有了；待會兒一顆炸彈下下來，再把這間房子一炸，你想想我這麼大年紀了，還活什麼呢？

傷兵 對了，想要活祇有我們自己起來，把那些狗東西

扔進毛坑裡去！

掌櫃 (嘆下，忽然又想什麼話來) 可是，我們窮成這

樣子，怎麼幹得過他們呢？

傷兵 那就看我們大家能齊心不能；他們不說怎麼有錢

有勢，總沒有我們人多啊！再說，他們的錢都是從我

們手裡奪去的，什麼捐款，納稅，那一樣不是我們的

錢，喲，你去拿點茶吧，我簡直渴了。

掌櫃 唉！祇管說話，我把那件事情給忘了；現在一定

燒好了，即刻就給你拿來。

(掌櫃下。傷兵獨坐無語，整理着腳上包裏的東西。

片刻，傷兵二走進來，臉上帶着憤怒的顏色)

傷兵 (見他進來) 怎麼樣？

傷兵二 媽的個辰！知道是小鬼子的汽車，老子也不去

了！

傷兵 怎麼了，不能坐嗎？

傷兵二 坐？讓小舅子們坐吧，賄們吃不開！

傷兵 怎麼回事，你慢慢說給我聽：

傷兵二 我剛走到那兒；就有兩個帶盒子的烏護兵攔住，問我要做什麼？你就告訴了你在這兒，腳板子受了傷，一步也不能走，飛機把拉車的馬又給炸死了，借光對付一下，那怕到連化縣再想法子。你猜，那倆傢伙說什麼？

傷兵 一定說是官長的車，不讓坐吧？

傷兵二 他媽的，不知是什麼烏部長，說是纔從前線想勞回來，灌點水就要開，不能坐！操他奶奶，汽車裏能帶哈叭狗兒，却不讓我們坐！

（外面傳來吵嚷的聲音）

——混蛋！放開手！

——什麼狗屁傷兵，這是部長的車！

——老總！他們要喝水！待一會我再給你們燒！

——放開手，混蛋！

（聲音漸漸沉寂下去）

傷兵 喂，老鄉！看下怎麼回事，誰在吵？

（傷兵二剛要去看，掌櫃已經跑進來）

掌櫃（慌急）老……老總！那倆傢伙把水搶走了！我

剛剛給你們燒好，他們就把茶壺奪走了！

傷兵二 什麼，又是那兩個混蛋東西！我非去和他們拼一

下不可！

傷兵（急着要站起，但爲創痛所苦）哎呀！哎……

呀！……

傷兵二 不，你在這兒不要動，我找他們去！

掌櫃（訴苦似的）老總！你們知道，剛纔飛機把什麼

都給炸毀了，好容易我弄了一桶水，纔燒了一壺子，他們就通通拿走了！我又打不過他們，眼看著把桶裏的水灌進汽車去，也沒有一點法子！

傷兵二 他媽的王八羔子，就能欺負我們這些困苦的人，

非去同孫子們拚不可！（向門去）

掌櫃（攔住傷兵二）不要，不要！他們有槍，你的傷

還沒有好！

（傷兵二奮然欲去；傷兵想伸手攔住他，不想閃了個

空，把自己摔在地上！）

傷兵 哎呀！哎呀！老鄉，扶扶我！現在我們掛了彩，

一定幹不過他們！哎呀！扶下我！……

（傷兵二同掌櫃將傷兵扶到櫃上）

傷兵二 掌櫃，你扶着他；我非同孫子們幹一下不可！在

火線上我們豁出命來去打日本鬼子，保護中國，帶了彩回來，却又受這些臭子們的氣，連口水也不讓我們喝！他媽的，老子這條命反正不值錢，也非跟王八蛋拚不可！

傷兵 喂，老鄉！這股子氣就對死我們也忘不了；可是，我們現在這種樣子……

傷兵二 不論怎樣，我……

（傷兵二剛要推門出去，突然汽車的喇叭又響起來，隨着是嗚嗚的聲音）

傷兵 他們現在已經開車了，我們跑也趕不上；回來吧！

傷兵二（推開門，向着已開走了的汽車）媽的！現在讓過你，將來決不甘休！（回來，氣忿忿地坐在凳子上）

（一個嚴肅的靜賦）

傷兵（回憶似的）真的，當時大家要那樣幹起來，現在也不至於給別人做傻瓜了！

掌櫃 什麼呀，老趙？

傷兵 我想起前幾年一個政治學堂的學生向我講那話

，真的，現在這年頭，非那樣來不可！

傷兵二（提起興趣）他講些什麼？剛纔爲了那輛馬汽車，把我們的話也打斷了。你快說吧，倒是怎麼話兒？

掌櫃 好，我也聽一下。

傷兵 他說：這年頭我們中國這樣糟糕，看起來雖是那些孤軍獨黨的軍閥政客們要搶地盤，刮洋錢；可是他們的後台老板，却是那些日本，英國，美國的帝國主義，爲着要搶奪我們中國的利益，纔在暗地裏幫着他。所以他們這些混蛋們就聯成一氣，處處的茶剝削我們，壓迫我們，把一個世界上的人就分做兩樣：一種是那些欺負我們的混蛋們；一種就是我們當兵的，種地的，做工的跟許多沒有飯吃的人……

掌櫃 是的，是的，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可有什麼辦法呢；是要他們給我們想法子麼？還是……

傷兵二 得了吧，不欺負我們就夠好；還打算想什麼法子？

傷兵 對的，他們不但不會給我們想法子，並且我們也不能靠他們想什麼法子！因爲我們這樣窮苦，完全是給他們逼成的，再要去依靠他們，那祇會教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倒楣。

掌櫃 那怎麼辦呢，難到我們就紙管倒臺下去嗎？

傷兵二 我想，先得把孫子們揍一頓，放他看看咱們的厲害！

傷兵（笑）你拿什麼打去？就像剛纔那樣，你還沒有到他們跟前，早已跑的沒影了；就算他們不跑，你到那裡去，兩個走狗談兵就會把你給幹了，你還撻什麼？

傷兵二 那麼——

傷兵 所以那個學生告我說，我們要幹掉他們，不是一股子氣統頂事，總得先把我們大夥兒團結起來，一致的反抗他們。——工廠裡的工人罷工，種地的不交給他們的派派的苛捐雜稅，我們的槍頭不打下我們一撥窮苦的弟兄，要掉轉去打那些壓迫我們的混蛋官長同敵人！祇要全世界上我們這樣的人都拉起手來，你們說，他們還有什麼法子？

掌櫃（忽然領悟）噢，這樣子！不瞞你老說，我想了幾天幾夜都沒有想到！

傷兵二 照你說，我們也不打日本人？

傷兵 打的，不過不是糊里糊塗的去給軍閥，帝國主義當孫子；是要認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那怕他娘英國

，美國祇要是欺負我們，也照樣和他們幹！因為現在我們打的，不是這一國那一國；是要把同一樣窮苦的人聯合起來，不管中國外國，凡是欺負我們的就把他媽的打倒！像剛纔什麼高部長，說是到前線慰勞我們，可是汽車能帶幾只狗，却不能讓我們受了傷的弟兄們坐一坐，這還不是個「慰勞」兩個字來欺騙我們，要我們做奴隸，實際上看我連一隻哈叭狗都不如麼？

傷兵二 什麼「慰勞」，還不是給混蛋官長們送禮；我們送禮；我們在前線上好久了，連一根毛都沒有得到！

傷兵 是的，他們就會用這些好聽的名字來欺騙我們；在以前我們就上了他們的這些當！以後，如果不想混蛋們幹了，世界那裏有太平的日子！

掌櫃 啊，那樣子就是我們自己來當家，不要那些衙門老爺和黨部先生來管我們了！真是，到那陣時候才真叫有趣啦。（向傷兵二）喂，老總！你喜歡那樣不？

傷兵二 我後悔那時候沒有見那個學生；要聽了他的話，現在這年頭總會好一點兒！

掌櫃 好了，我們準這樣幹去！你兩位歇一會，我再去燒點水。（掌櫃正要出去，忽然咳嗽之聲由遠處送來）

傷兵二 聽！這是……

傷兵 掌櫃！勞你幫看一下；也許是那個趕車的受了傷了。我們都是窮苦的人，誰有好歹的，要多關照點兒！

掌櫃（開門遠望）呀，看！那樣多的！

傷兵二 什麼？（到門邊去）

傷兵 什麼呀？你們離開點，讓我看一下！

（嗚呀聲漸漸來漸近）

傷兵二 我們的弟兄們，都是掛了彩從前線下來，那麼多一羣，好像一條灰色線兒也是的，還有那麼多的逃難的，一定是那鳥飛機，把什麼地方炸了！

傷兵 唔，也是從前線上下來的；去，領他們到這裡來

，現在帝國主義的大炮已經對準了我們，要想活就得自己起來，躲別人是不成的！我們受了傷，我們窮，不要怕；祇要我們不死，我們能團結起來，不論怎樣厲害的敵人，也要把牠幹掉的！老鄉，去把那些受傷的，逃難的，招扶到這裏來，我們不能儘管後退了，

要知道我們退一步，敵人們就會進一步的；如果我們祇管退起來，要退到什麼時候為止？我們也想坐上輪船出外洋，架起飛機到南京嗎？那要帝國主義的走狗們總會那樣幹，我們可不成！要想改變這個混賬世界，祇有用我們的腦袋，我們的血纔換得來，別的都靠不住！去吧，祇要我們人多，力量就會大起來的。

掌櫃（勇敢地）好，我招扶他們去！

傷兵二（更勇敢）你在這兒等着，我也去！

（掌櫃及傷兵二相繼退場。傷兵一人枯坐房中，凝視着山門外射進來的一線光明。嗚呀聲愈來愈近，他微笑着伸着手向房外的人們表示歡迎，腳上的創痛好似忘了一樣）

——幕——

本劇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由「新球」
「晨霞」「北美」三劇團首次聯合出演於北平開
明戲院。——編者。

我的幼年生活

張天翼

家庭

老家是怎麼個情形我不大明白。據說是所謂世家，有點田，在長江中游一個什麼島地方。以後漸漸窮下去，窮呀窮的成了光蛋。

我父親攜着一家到外面東跑西跑，找繭包去填肚子，一八九幾年離了家鄉以後，一直沒回去過。於是一九〇七那年，在長江下游一個省會裏生了我。那時候他在一個高等師範教書。

他是個談諧的老人，愛說諷刺話。待兒女像朋友。讓兒女們去自己發展，他不希望兒女像他自己一樣，「他們那一代總比我們那代進步得多的。」這我相信他是受了書報雜誌的影響。同時他非常愛那位「五柳先生」那種勁兒，因此他有點名士風，不肯以牛斗來折腰，不過他不像那位陶同志是有田可歸，而且還有幾盆菊花的。他只是找點

飯吃，到現在都沒積下一個大。他性子很急，容易發脾氣，可是一會兒就平靜了。他看過許多小說，還知道許多笑話。他見了陌生人說不出話。他字寫得挺好的。

母親是個多感的人，她常給我說故事，有一次說林譯的孝女耐兒傳 (Dorcas Curious Story)，眼淚直流着：以前那種大家庭的生活使她得了神經衰弱症的。她又自信力最強，什麼事都想試試看。一要打算做件什麼，從沒做過的事，先總守着秘密。事後才宣佈，不論成功沒有。有一次她翻出一個錯路很大的週刊給我看，有一篇她署假名寫的短文，指摘那刊物上對於男女問題的那些文章不對，因為那完全是站在男子一方面說的，現在事實上男女並沒真的平等，諸如此類。事先我們一點不知道她有寄稿的事。現在閱着的李釐事件也許她又寫了文章，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

他們不干涉兒女的思想，嗜好，行動，可是給了兒女

很大的影響。

至於姊姊哥哥們對於我，除了死了的不算，（我很小時他們就死了）第二個姊姊影響我是很大的。她通信告訴我許多事，指定些書叫我找來看。她愛說辯論的笑話，愛形容人，往往挖到別人心底裏去。可是一嚴肅就嚴肅得不得。這麼一個人。

學 校

因為家是流動的，我就轉了許多學，直到了一個會理才讀完小學中學。初小裡國文請孟子，我一面念着一面罵梁惠齊宣那些王，那些孟老爹的徒子徒孫，幹麼逼得這姓孟的說那多廢話叫我們來背。功課沒一樣行的，只有和同學打架，說故事，是拿手。到兩小以後別人叫我『蠻牛』，『野牛』，也有人叫我『小熱昏』。

高小的幾位教員都害怕學生受了那時的新文化影響，一面對學生們咒罵罵老子，斥鴆為洪水猛獸，一面把論語當作修身課。不許學生看小說，不許學生運動。誰犯了過就給逼到一個姓孔的牌位面前跪著。學生出出進進都得對那塊姓孔的牌位鞠躬。院子裏掛掛幾塊似地貼了白紙標語，寫著姓孔的姓孟的話。

我們國文教員據說是一位秀才，兼教歷史，兼教修身

。常喝酒喝得臉紅紅的，於是講起歷史來就特別起勁，高興的時候還得說一個塞德那和「美國國王」比森珍珠的故事。全校的先生要算英文教員頂年青，帶教一班論語。有一天一位同學在自修室做手工，把行頭放在一個香煙盒子裡，看見英文先生，問他那上面的「Baby characters」什麼意思。「第一個字是「嬰孩」，」先生就很響地說，「第二個字是「牌」：「嬰孩牌」的「牌」。」

這些先生據說一直到現在還在那學校裏教書。

中學裡那位校長是個反對白話文最起勁的，並且禁止學生看小說。「無論什麼小說總是有毒的。」他據說有點天才：他兼教外國歷史外國地理，外國文可字母都沒學過。後來有一天忽然做了篇白話文，而且請一位國文教員替他標點，油印出來給全校的人看，當國文讀。「我這篇文章是反對白話文的，但是我故意要用白話文寫，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而且也叫人曉得我並不是不會做白話文。」說是要拿到什麼雜誌裏去發表，不過我們沒有瞧見。

教科書當然都是文言的，因此不管哪種功課，先生們都像講古文似地把字面解說一遍。我們當講台上沒有人，我們讀我們的小說，寫信。和同位子的打架。先生聰明點

的，就和我們陳彭裏，陳女學生，談二本國學生。

以後來了一位國文教員，是個年青小夥子，獎勵學生看課外書，於是雜誌小說等才公開地看。

也像那個小學一樣，這中學直到現在還是那位校長，還是那些先生，而且名譽也還是一樣的好；算那省會裡的第一流學校。

我自己

我四五歲的時候，大家都不歡喜我：我不聽他們的話。我拿棍子在別人房門口敲着，別人要是：「×弟，別敲罷，」那我就得「連敲上兩三個鐘頭。別人不說倒也許好些。因此常挨爹媽的罵，這我到很大才克服掉。

我的恩物是軍樂隊。似乎常有軍樂在街上走過，我就要大人帶我去看。這大概是受了姊姊哥哥們的影響：他們常拉着手風琴唱歌，哼着軍樂隊的曲子。還有件恩物是輪船火車，一聽見火車叫「哆！」就要往外跑。在家裏我拿着鉛筆鉛筆，用了野蠻派的手法，在牆上在地板上畫着獅子似的火車。我用五六個火柴盒接起來做火車。我在那上面畫着鐵路：由媽媽站到爹爹站，到姊姊站，到姑母站，到廚房站，我自己做了火車開來開去，嘖嘖叫着「哆——

轟轟轟轟，轟轟轟轟！」一開到廚房站，廚房劉大哥（爹要我這麼叫他）就說：「你這個火車要上煤了吧。來，我給你上煤。」這一手我頂高興，因此火車常往廚房站開，而且在那一站停得最久。我頂歡喜上煤！

一個人最好是開火車，當個樂手也好，要是在火車裡奏樂，那就，嚇，我的乖乖！

哥哥死後，嫂嫂帶着姪兒送哥哥靈柩回去，接着許多大人們要上學，要找職業，都離開了我們。全家只有爹爹我，我哭着：「一點不好玩呀，一點不好玩呀。」

七歲那年離開這省會，跑了幾個地方，到另外一個省會裡住下。我不感到不好玩了。學校有同學。在家裡爹爹給我說故事：星期日他們帶我出去玩，還有位老王媽，每晚總得說個徐文長，說個武陟廟匠之類。門口有許多茅屋，住着些賣豆腐乾的，開小茶店的，他們的兒女都是我的朋友，有幾個還是同學。

在初小有一次開全城小學運動會，我去參加五十碼賽跑，得第二，給了我許多獎品：十幾冊商務印書館的童話，孫毓修先生編的。有許多字不認識，母親就讀給我聽。於是漸漸地自己看，買了一些，借了一些。商務中華那時所出的童話都看全了。到高小開始看舊小說，第一部是《

情，向個姓度的借的。才看了一點，和夏先生打起架來，替還他。馬上好了，再信來看下去。第二天又打架，又還他。第三天他又把書借給我。這部借博足看了一個月。接着借看楊家府，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彭公案，等等，這些教給我們拜把，打架的機會也就特別多。把弟兄也常常打起來。於是來了個調人給我們講和，寫和約，還畫花押，不過說不定這和約在下一分鐘裡給撕得粉碎，拳頭對拳頭又頂起來：「不打你這忘八羔子不是好漢！」

我沒有一樣功課好的，可是先生們說我將來可以做個書家，據說我的字寫得好。在初小時，全校開什麼會，他們還叫我當着許多陌生面孔寫一付泥金對子，他們還告教了些話給我在台上說了幾句。校長興奮着臉說：「那天知縣拍手拍得最厲害。」理科教員鄧重地請我寫過中堂：朱伯盧治家格言。我闖下許多禍，我在先生那里的案件每天總有四五起，而沒被開除，戒者是因爲這一點。這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告訴你們的必要，說這小學是縣立的。

大姊（大姊夫早去世）失業了，住到我家裡，以後病死，留下一個兒子在我家長大。這外甥比我小三歲，我們做了好朋友，暑假寒假就是我們的天下。我開了一家大戲院。用骨牌機糊過來當舞台，在厚紙上用彩色畫了花臉，

鬍子，花旦，剪下來，當作戲子。梅蘭芳還在我那裏唱過戲哩。晚上演電影；在那些做手工用的玻璃板上畫着古里古怪的戲，靠着燈，映到床上，觀衆是我那朋友，還有老王媽。有時也預備兩張藤椅，請爹媽來坐包廂。我和那朋友組織了一個樂隊，把老王媽的洋鐵箱子掛在身上當大鼓敲着，我們自己的嗓子奏着樂。

我那大戲院開了門之後，就開了家書店。我把知道的故事寫成小冊子，每冊三四頁。此外還杜造了些故事。一面還出口刊，每期一張尺白紙，有故事，笑話，插圖。我的讀者只有一位。

他呢，開了個動物園，裡面陳列着的動物是：貓一頭，烏鴉一隻，螃蟹一隻。我是唯一的參觀人。有一天不知道爲什麼我們斷了整扭，我不合作。他慌了起來，因爲開了家動物園沒人參觀到底是不舒服的，他對我母親哭喪着臉：「婆婆呀，快叫舅舅來看我的動物園罷，我的動物園一個人也沒有了。」

不久他的烏鴉因營養不良而病死，動物園圍了門。我和他就拿一個紙匣子，裝上輪盤，叫那隻螃蟹拖車子。它是聽不聽話，輪橫走，把車子拖得亂七八糟。我們用一根筷子打牠。還是不行。我那朋友動了火，很命地一打，把

銀黃打了出來。他爲這悲哀了一兩天。我那刊物還爲這出了個專號。

暑假裡每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玩。我們到一個橋下，背着電燈站着，叫人大膽得清我們的臉。無論有什麼陌生人坐着黃包車從橋上溜下來，我們就對他恭恭敬敬鞠個躬：「先生，李先生在家裡等你，要請你去。」說了馬上掉頭就走。

進了中學不到兩星期，又全校都認識我了。無論先生，無論同學，總得擦他們幾句，遇着些比我大得多的同學要動手，（並非真打），我就送上樓去，一見別人上了樓，我就跨過欄干，抱着柱子溜下到地下來。說這些擦人的話，我還收了幾個徒弟的。中學裡有各種運動行頭，因此打架的機會也特別多，搶球的結果不打架當然不行，對不對。

教務主任老是叫了我去：飯廳裡別人打碎了碗他以為是我，無論什麼地方有人闖了禍他也疑心由於我。要是他走一個髒扭的地方看見沒有我，我相信他準得很失望的。有一次，一個教員告發我晚上在樓上擱下邊，對下面天井小便，教務主任又叫了我。雖然小便的不止我一人，可是我發明的。他說這里小便有碍衛生，因爲下面還有水缸

盛着用水，說不定尿會撒到缸裡去的。『我正爲了怕有碍衛生才這麼着，』我只好這麼說，『衛生學上說，尿撒得太急會生病，我正尿急，可是廁所太遠……』他辯駁了一會：『唔，是的，這要想辦法。』

可是誰知道他扣了我多少品行分數！我們料定是某個教員去告的，本來我們全班對他很有點惡感，現在更深了。我們哇喇哇喇說着他，他於是動了火：『你們管我麼！』

『我們當然管不着你呀，』我說，『我們又不是你的老子。』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我們不是你的老子。難道說錯了麼，難道我們是你的老子麼？』

和同學們雖然老打架，可是很要好。他們老圍着我叫我說故事。現在故事知道得更多了。我在通俗圖書館看了許多林琴雨譯的東西，還有許多偵探小說。最拿手的故事是所謂撒克遜以後英雄傳（W. Scott: Janhoe），滑稽外史（C. Dickens: Nicola）等等，還有些什麼福爾摩斯，亞森羅拔之類的偵探故事。我記得還有那什麼電術奇談，記不清是誰寫的了，這故事很受歡迎，我一個星期才把

牠說完。有時候不高興講也被牠搶講，我就杜造着：福爾摩斯跟着亞森羅蘋到上海，一上岸亞森羅蘋就飛似地跑，福爾摩斯拚命追，「哪，就這麼追，」我拔脚跑着，裝着追的樣子，一直跑了去。我用這麼個方法解圍的。

因為愛看小說之故，和幾位同學寫起來，都是些在林翠南和禮拜六之類的影響之下的。我寫了些滑稽小說。我

們還投稿哩。可是嚴格地說，這已經做不了是幼年，似乎不應當寫進去。

於是我這篇短文也趁此打住了罷。

此稿係徐丁先生由上海轉寄來的，特向作者及徐先生致謝。——編者。

伊里支與藝術

特萊旬編註
陳淑君譯

即將出版

伊里支底關於藝術的論述與講話是銳利的，深刻的，豐富的，十分可貴的。在這「第三種人」問題裏，「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問題喧嚷得正緊的時候，這本書的譯出，實有重大的意義。牠將指正我們的理論，教示戰鬥的方法。從事新與文藝運動的人們，細讀這部戰鬥的經典吧！

本書共分三篇。大部分是伊里支底手筆和直接講話，其餘的是當代名人盧那卡爾斯基等關於「伊里支與藝術」這個問題的權威的論述。篇目如下：

- 第一篇 革命與藝術
- 第二篇 文學批評家的伊里支
- 第三篇 伊里支底藝術生活

柏油路

哨夫

這裡有過騷動，

這裡有過屠殺。

這是地獄，地獄的路，地獄的門，

硬說是天堂，

無恥的布爾喬爾！

「兄弟，留神你的腳呀！」

轉過身來，汽車飛奔。

工——汽碾；噓——鐵錘。

「記得嗎，那天早晨？」

「那是什麼日子，日本佔了三省。」

「是的，一羣學生，

就在這條道上，

那邊，那個學校，不叫出門！

兩顆滾的石子……

最後放槍了，警察打傷了學生！

就在這——兄弟，怎麼着，

柏油倒了一身？」

「哎呀！要命！」

柏油鋪了路，

汽碾在石子上面滾。

白烟——青烟，

鐵錘的力，奴隸的手；

局長的唾沫，奴隸的肉。

一邊殺，一邊唱，

「邊支使着你的軀殼！

「奉啊，這邊，

這裡睡，這裡有寬大的房舍！」

石子做床，

枕着鐵錘。

「去刷，兄弟，醒一醒，

睡足了該去上工！」

媽的，腿還沒有伸直，

又該去玩命！」

柏油路——

柏油鍋的騰騰。

汽車裡伸出了手，

在微笑，

誇獎着「局長辦事還算正經！」

柏油路——

柏油焦焦，

——火的燃燒——

旌的飄搖——

掩埋啊，掩埋啊……

布爾喬無恥的微笑！

柏油路——

油的熱，油的凝結，

流——向汽碾下面流，

像是殷透了的血！

紅的旗子，白的字：

「工」——

工人是紅的，

熱紅的鐵。

「老張，看，我們胳膊像鐵！」

「是嗎？昨夜？

我太乏了，沒有聽得，

傷了幾口？哦？

這個世界！

轟炸吧，等甚麼！」

青烟變做白烟，

白烟變做黑烟，

在天空回轉。

高，高過房，高過樓，

各處的烟，匯成一片，

罩着都市。

都市的柏油路，

築了商店，築了洋房，
繼續的毀，繼續的建，
奴隸們總在彎着脊梁！

柏油路——

路的滙流，

不是水，不是電；

是汽車，是洋房，

「老毛子」都有他們的手杖，

奴隸們都有他們的鐵錘。

金錢：買血，買肉，

賣不出肉的無業漢。

柏油路——

流着饑餓，流着屠殺，

都市在廻旋，

在等待着翻轉。

「老張，我看世界快要變樣。」

「當然！」

五隻野獸安息了，

閉了眼睛。

奴隸們掀下鐵籠，

各去回他們的「窠房」。

「老張喝酒嗎？」

「不喝，混蛋！」

「你看！」

「壯起氣力來吧！」

「什麼？也快！」

「告訴你說，出不了這二二年！」

一九三三，五月一日，北平。

初春 的 風

〔日本：中野里治著〕

尹 庚 譯

三月十五那天，捉了許多人，其中有一個迴避不到的小孩子。

早上八點鐘光景，小孩給父親母親帶着，與六個穿制服的警察，二個穿便衣的警察，一起經過了住家門前的小溝跳板。在夏天的時候，踏上跳板去，鬆脆得咯咯篤篤的發響，可是如今顯然凍住了，發出的聲音令人感到非常苦悶。

一起十一個人，沿着電車軌道走去了，誰都閉住了嘴巴沒有作聲。天氣是很陰沉的。他們的腳下一路踏碎了霜稜。從五點鐘一直到八點鐘，在這搜查住家的三個鐘頭以內，小孩凍得十分厲害。小孩跪在母親的懷裏，哭聲是停止了。向警察署的大門轉灣的時節，仰起頭來偶然望一望，在貯水處的圍堤上已經開開幾朵蒲公英的花，照着母親的眼睛。

來到警察署裏了，父親馬上的不知道帶往那里去了。

小孩與母親一起，就關進了拘留室。

拘留室裏已經關着的，有二個賣淫的女人。

一個年紀較大的賣淫的女人，因為自己的小孩死了，所以非常的疼愛小孩。

快到吃午飯的時候，賣淫的女人，都放去了。她們臨行摸摸小孩的面頰，說了很親切的話，又向母親說「請你保重」。

午後，又帶進來十五六個人，都是被捉的同志。其中有二個女人，又關進了拘留室。

女人們圍住小孩，就開始了商量。說話的聲音都抑得非常的低，可是看守的房間就接在拘留室的前面，於是即刻捱了粗暴的申叱：

「噤聲嘛嘛的不准說！」

小孩大大的吃了一驚，就哭起來了。一哭起來，無論如何也一下子的逗不住他不哭了。

「怎麼了，這個小孩？」

母親顧慮到小孩的身體，弄得有些心慌意亂，隨後耐不住的異常的悲哀。

最後母親只有硬了心：

（隨她哭吧。）

女人們倒是讓小孩的哭聲一混，方纔有交談幾句的方便。

但是母親給警察叫了出去。

小孩依舊的哭了又哭，聽着小孩的哭，母親雖然在這冰冷的拘留室里，她覺得連鼻頭的尖上都流了汗。

（帶小孩去，那麼她們二個人恐怕不大好話說……）

母親就設想到這些了，於是留下了小孩。

跟着她的看守就問了：

「小孩怎麼不帶去？」

母親澀澀的望了望看守，什麼也不說的一逕走去了。

正巧與母親走的方向相反，却是父親。父親聽到小孩的哭得很凶，便從拘留室的格子外面窺視了一下，又順便和其餘的二個女人點點頭，走進廁所隔壁的牢房。

陰沉沉的，苦悶無聊的拘留室與牢房這種地方，午後又慢慢的消滅了。看守曾經用下流的話，調戲拘留室裏的

女人，有一個氣不過，就大聲的罵了他：

「嘴巴乾淨點吧，不要臉的！」

天快晚了，母親回來了。她們就問道：

「怎麼了？」

母親沒有回答，一邊袒開衣襟，一邊把奶奶餵給小孩說：

「呵，吃奶奶啦。」

可是，母親忽然的變了臉色。

母親覺得自己的奶奶已經沒有奶水。

同時小孩的樣子，亦很不好。

小孩的神色很壞，不過不哭了，奶奶餵上她的嘴巴，她吐了出來。母親搖着她的小小的身體，一邊張皇的叫

喊：

「友兒！友兒！」

小孩不會哭了。手摸到她的額上，才知道她正發熱。

母親想到只有趕緊給她請醫生了。

「可不可以求你給我請個醫生？」

「醫生？做什麼？」

「小孩的樣子，有點危險。」

看守咕咕哈哈的不曉得聽些什麼，走出去了。等了好

了好久，却沒有回來。

時候就擱下去，小孩的呼吸，漸漸的急促了。母親又再向另外一個看守討情了：

「對不住，請看一下醫生怎樣了，拜托拜托。」

看守像睬不睬的，只回她一句：

「不會怎麼大不了的。」

快要一個鐘頭了，先前走去的看守，好難得的回來了，他說：

「警察署裡的醫生已經回去。」

所謂什麼警察署裡的醫生，到底有沒有留在警察署裡住的，母親並不知道。

「不能夠給我另外請一個醫生嗎？」

「倒也沒有什麼不能夠，你有錢嗎？」

「沒有。」

「沒有錢就困難了。往外面請來的醫生，要不化錢，那一定辦不到。」

有一個男人在牢房裡接應來了。

「錢我這里有。」

看守就跑到牢房一邊去阻止：

「那可不行。在這裡一向不准借錢。」

「什麼准不准？小孩生毛病了呵。」

「你不能隨便，無論如何與我搗亂，也做不到的。」

「什麼搗亂？……嚇！」牢房裡的男子切齒的喊了

：「小孩要是死去了，怎麼辦？」

隔壁的牢房裏的父親，這時候也開口了：

「喂……你老……」

母親却叫着：

「給我請來！我給請來！」

牢房裡與拘留室裡的人，都關切到了。看守望一望拘留室。他瞧見了小孩的嘴角上泛着泡沫。

看守張皇了。他與同事的看守，湊到耳朵上去不知道說些什麼，隨即很快的跑了出去。醫生也即刻跑進來了。

母親與女人們，問問是什麼毛病，醫生回說是腦血沖，他躲進了看守的房間。剛好外面的門正開開，出乎意外的警察署長進來了。時候已經深夜一點鐘光景。署長與醫生碰了頭，身子互相伏到一處，低聲的談了一陣。他們的談話，母親覺得時間是非常長久的。最後二個人都從椅子上站直身子。母親聽見他們比較響亮的聲音：

「不中用了嗎？」

「非馬上送出去不可以……」

母親的頭腦，弄得就像有一個巨大的水車在里面滾動，手脚也麻木了，心頭也茫然了。看守跑過來向她說了一些什麼話，她一句也沒有聽見。她只是茫然的想到她要想出一個主意。

車僱來了，母親與小孩就坐了車，她們從昨天早上走了來的路上，這彷彿就是今天早上正走了來的路上，慢慢前又回去了。父親仍然走在前面，他的後面也仍然跟着六個穿制服的警察，與二個穿便衣的警察。

車在半路上，因為要請醫生快些起身，停了一下。

到了家里，不久，醫生來了。

天已經明亮了。

去買了冰，冰小孩的頭部與胸部，下半身放了一個熱水袋。

父親與母親，坐在小孩的枕頭旁邊，看着醫生給小孩的小小的胸膛打針，數着小孩的肚子裡注射了幾管藥水。

醫生看着小孩，差不多有二十分鐘光景。

小孩鎖着眼睛，也一些沒有要哭的神氣。

問問醫生，醫生說是消化不良的毛病。

九點鐘左右，醫生回去了，交代了一些應當注意的話

大約十點鐘，警察帶父親去了。不過父親過一回又帶了回來。

十一點鐘光景，小孩才開開眼睛。並且，她吐着嘴巴，把藥吐出來。很小很小的舌頭，也差一點要吐出來一樣。

隨後，小孩的身體逐漸的冷了。可是熱水袋已經沒有什麼用處，而且是那麼的一下一下的冷了下去，簡直的要命了。

醫生又請來一回。

與醫生談話的結果，母親就出去打電報給父親的妹夫。電報實在不願意打，不過要打的話，那麼沒有別的地方，只有這一處了。

「有事，即來。」

打了電報回到家，一腳踏進門檻，父親就說：

「壞了呵！」

可是追在她的後面，又感釋她：

「好了，倒也沒有什麼痛苦了。」

手接到小孩的身上，熱還沒有散盡。買來的幾斤冰都剩着。母親想到警察署裡的醫生說的，什麼「腸沖血」，又聯想到方纔的醫生說的，是「消化不良」。不過她無

暇爲此生氣。母親如今心裡打算的，是把這個看着她活下來又看着她死了去的小孩，謀得國法以外的處置。

午飯之後，父親想到最親骨肉的三個人，照一張相，他就向那一批警察去問問看。警察回絕了：

「那不答應。那不答應。」

「怎麼不答應，照相都不可以嗎？」

「不是說不可以，但是也不能夠允許你。」

有新派來的警察到了，父親又去問問看：

「方纔與他們幾位說過了……我們想照一張相，可以嗎？」

回答竟完全相同：

「不是說不可以，但是也不能夠允許你。」

「是「上司的命令」嗎？」於是父親呼呼的冷笑了，警察却談起他們所負的使命。

「關於送葬的事……因爲要稍稍的……」

父親又給警察帶去了，

沒有多少時候，又來帶了母親。

「一下子來，一下子去，看他們怎麼鬧法！」

母親有點自己不大知道自己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疲倦。

警察署裡，會到父親，給她們商量送葬的事情。經過種種交涉之後，允許了她們向牢房裡的朋友借錢。

又辦妥當死亡診斷書，送葬許可証，以及其它的手續

這些事情一結束，接着便商量到關於房租的問題，可是警察插了嘴：

「另外的話一切都不要談它，……」

二個人只有互相面孔對面孔的望望。

「給你回去。村田先生方面亦就這樣子了。」

說完了，父親差不多連拖帶扯的滑進牢房去了。

母親望着父親在門的對面不見了。

真感到這一回就像從那永久不見了。

一 記起二三天以來，如何設法能够使父親母親逃脫的種種努力。爲的如此，母親對於小孩沒有十分盡心的照顧，可是現在統統的白白費了一番心血。

母親的心理，對於父親與小孩的愛惜，一時的蘇醒過來。爲要節制表面的流露，所以因聲不響的走上歸路。

送葬小孩的一切事情，完全委託給父親的妹妹與葬儀店去辦理。

小小的一個匣子，裡面備好藤子，放上小孩。小孩的

頭非常的沉重。小木珠子的珠串，笠帽，杖，草鞋，襪子，繫到手腕上的小玩具，都放進去。

小孩已經放在匣子裡面，母親還給小孩的嘴角拭了又拭，拭了很長久的一回；嘴角的泡沫已經換了，黑色的濃液不斷的流出，是氣息極顯極壞的的濃液。醫生說是胃出血的原因。一邊拭着濃液，母親感到非常的傷心，三番四次的差一點快要盪去的光景。

天夜了，和尚來了。

母親向警察去說了：

「今夜我想替小孩守夜。所以不希望你們也在這裡。

可以請你們回去嗎！」

說了這樣的說母親掉下了眼淚。說：

「曉得了。」

家裡方纔不見了警察的影子。

和尚除了經，又講到要立一個神位。

小孩與父親與母親，都沒有什麼宗派（註一）。但是講來講去，講了許多，才知道父親是曹宗派，母親是淨土宗派，所以戒名結局並不歸於任何宗派，「釋——童女」，神位上就決定了這樣寫。

（註一——即禪宗的派別。相傳派別不同，各自爲人

處世的宗旨也不同了。因此有許多禮節，儀式，降行方法也差異了。這些正如中國的鄉風的不同，奇陴古怪的花頭很多很多的一樣。）

陪着小小的木棺，到底疲倦透了的母親一直睡到天亮。

十八日的早上九點鐘，小孩的木棺與母親與母親的姑娘（註二），坐了三哩路一塊錢的出租的馬車，開往葬儀場去。

（註二——此處是母親對於丈夫的妹妹的稱呼。不是平常對於一般年青女人的稱呼。）

是非常寒冷的日子，風正刺骨的吹着。

找到事務所，聽了種種的手續與說明，就買了泥板，買了箱子，買了白布的包袱等等東西。

木棺離開了母親的手頭，已經完全放到火葬場的機械上。

火葬等到黃昏的時候開始了。

七點鐘光景拾了骨。

十五日發生了事情，過了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如今才是十八日！

出世以來只有八個月的小孩，二三天內就斷滅死了。

連木槽以內的一切零碎細小的東西，就在四等燒灶上燒起來，變爲一蓬烟，飛散到空中去了。

從此以後，接連的四日之內，母親孤零零只有一個人了，住在空空洞洞的房子裡面。並且房子裡面除了一些飲食的器皿之類，幾乎什麼都毀敗去了。警察，房東，與暴力團的強迫，也都受到了。

第四天，母親聽說父親十八日的早上受過刑。

母親進了房子，去工作了。

同志中有人沉痛的提議，給小孩開一個追悼會吧！日期就決定下來，可是舉行追悼的前一天，發起人都被警察捉去，當日到會場裡來的許多人都都被捉去。

到四月十四，當局禁止報紙登載的密令解除了。

關於日本××黨的話，各處推廣開去，哄動一時了。有一天，捉去的人們的家屬，召集起來開一個會。

不過，警察方面的人數，竟比到會的人數還要多。

集會總算可以進行，不過僅有的自由，只是腳上沒有給他們釘上鐵鏈的這一點。

有一個孩子，臨到唱歌，他凄涼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唱起來了：

「襪子淋濕了，可以用火烘烘去。

落了雨了，可是月亮給雲兒遮住。

馬的身子搖搖，淋濕了也還跑去。」

大家那水汪汪的含了一泡眼淚。

終於禁止孩子的歌再唱下去，集會也被取締，大家都捉去了。

「女的，過來！」

母親喊到高等警察的面前去了。

高等警察坐在上首，眼睛滾滾來滾去，看看頭又看看脚。

「你不是村田的老婆？」

「是。」

「你的名字叫什麼？」

「村田。」

「村田什麼？」

「福。」

高等警察面孔變色了。

「火——怎麼這是什麼意思！名字就這麼亂七八糟，難怪那給人家告密了，捉起來關牢了，你這個混賬的東西！」而且，他很不屑的又加了一句：「你這個混賬的東西！」

亦可以給安分守己的人家去做老婆媽！」

母親就回答他。不過話從嘴裏說出，跟着臉色蒼白下去。

「我們是勞働者，所以不能夠受到富家小姐那樣的教養。可是對於一個妻子應當爲力的事情，我從來沒有什麼料理得不好。」

高等警察突然放下揹着的鉛筆，發起他的腰身，伸開手來向母親的左頰一劈就打了一個非常兇狠的巴掌。

很大的一個手印，從母親的下頰起，一直的連整個的左頰，與眉毛的上面，都冒出了烏青紅紫的顏色了。

「帶進去！」

深夜了，母親從拘留室裡又放出來了。

有寒冷的風吹着。

母親把腰帶束一束緊，匆匆的踏在起凍的路上回來。

經過一處十字路口，碰到一羣學生，向母親分了一眼傳單。

「代天懲罰日本××黨！」

拓殖大學學生有志……………

……………

這樣的一張傳單，母親就想扯碎了它撒下了它，不過她的念頭轉動了一下，就把它折爲四摺，插到腰帶裡面。

回來後，見到從牢裏寄來的一個信。

最近送書藉到牢裡來，有了很大的限制，想讀的書籍，都絕對的禁止了，所以，對於書籍的選擇，不必像從前那麼的細心認真，信上寫了這些事情。

「總得設法快一點出來，總得設法繼續工作，再麼願你也來吊一吊友呢。」

母親拿了信紙信封，寫了回信。

很有元氣的風吹了，一直吹進房子裡面。

已經是春風了。

春風給大東京的空中，進口連夜的捲起泥砂，捲起煤烟。

風聲裏，母親想到死去的小孩。

小孩簡直像是芥子一樣微小呵。

母親寫上最後的一行了：

「我們是在侮辱之中生活。」

信寫好了，母親才睡了下去。

一九三三年五月譯於上海

我 控 訴

(法國：巴比塞作)

永 文
鄭 俠
合 譯

我控訴法國全政府，她自從大戰結束後，就一躍而為強國，獲得了軍備上的擴充，而現在，她正整頓，援助，裝容，更武裝着所有白色衛士的集團，使他們愈加公開的衝進了舞台的前景——這是罪人們的國際組織，她的兩臂就是屠殺和戰爭。

我控訴這個政府，她充分的負起了一般盜匪所慣犯的屠殺行爲。他們無數的和在經濟上佔着優勢的集團，伸展開他們的觸角，普遍于全世界，但他們的中樞，還是在法蘭西。

我特別的控訴泰狄歐政府，他驅使着和巴黎警犬有直接關係的白色衛士的國古洛夫——行刺杜美爾。

我控訴泰狄歐，他所扮演的戲劇，並不滑稽，却只是極端的卑鄙。在這次事件裡，他利用着宣傳和賄賂的方法，發出了對他有利的電訊，散播着謠言，稱國古洛夫會是

一個布爾雪維克，或是一個「新布爾雪維克」，甚或是一個布爾雪維克黨的工具——這是毫無價值的謊語，不過工人階級所有的仇敵，仍在利用着牠。

我控訴他在事實上已經做到了每一樁事，使行刺杜美爾這種陰謀，得到成功，我更要控訴他的警察長，對於防止這次行刺，竟然是一無所知。

* * *

我所要列舉的訴狀，告發着所有的陰謀，罪惡（這是列舉不盡的），這是由于一羣一夥的偵探，奸細招是惹非的挑撥者，在政府權威非法的保護下所犯的罪惡，這群罪惡，將要得到更多的事實來證明。

我的控訴是根據于可靠的事實。這些事實在人道上面已經反復的極其清楚的敘述過了，雖然被告仍在否認，但是沒有一句話會變得可疑。

法蘭西的白軍——政府中的又一政 府

這已不是今天和昨天的事實了。對於可惡的白俄的遊民隊伍，已經經過了官方的承認，經濟的援助和軍械的供給，這在戰時年鑑上，已經確切的記載了。從法蘭西的納稅者和地主——這就要多謝克利門和米落蘭先生的恩惠了——身上，擠榨出了幾百萬的法郎，送到這匪徒的羣中，使他們用軍火蹂躪着俄羅斯自由的國度。

白俄則基耳，雖是終於從新俄羅斯流逐了出來，但他的軍隊僅僅在俄羅斯被解散了。於是，法蘭西政府，就利用着每一個可能的步驟，維持着這個軍隊的給養——這恰恰是適合于她國內外開着社會發展倒車的政策。

白俄軍隊，就代表着國際軍營的勢力，有着二〇〇〇〇〇人作牠的主力。牠集中于法蘭西，準備擔負起一切罪惡的行動。

這種社會上，政治上的反動集團，無限的擴張着，不僅是得到了官方的允許，實實在在的更得到了他們的援助。現在已經達到了這種的形勢：震撼了法蘭西一致的輿論。

這種白色衛士的隊伍，已經在三次事件裏，公然的露齒（一九三〇的九月，一九三二年的八月和十一月），全副披掛的列隊穿過了凱旋門。

▲準備戰爭▼

在陸軍的集團裏，參謀部是受着米萊將軍的指揮。牠在巴黎已經建立起了本部，包含着十五個軍團和一百四十個哥薩克的支隊。這個森嚴的隊伍，一天天的由於被流逐的青年所補充，獲得了新的兵士和學兵。不久以前，米萊將軍和英國報紙公評的代表接見，這時，米萊將軍仔細的估量了準備這種兵力的重要和已然準備好的形勢，同時，他宣言組織起這種廣大的網羅，供給了這行武裝「絕不會實現的，假若沒有法蘭西政府慷慨的幫助。」

幾月以前，米萊將軍檢閱了在他管理之下的全歐的軍隊，他像一個王子似的，在波蘭被人歡迎（在那兒，他和波蘭的軍事領袖皮士考夫訂定了契約），而在巴爾幹也是同樣。

在保加利亞和法蘭西其它的屬國，他也是被政治和軍事的領袖所迎迓。他也曾對捷克斯拉夫政府所給他的發表費，表示謝意。

米萊將軍公開的宣言

「我們已經準備着開戰了。我們唯一的期待就是一切有利的機會。至于財政的援助呢，無疑，列強之一——也是切望着推翻布爾雪維克黨的國家，會供給的。」

最近遠東事件的結果，這種隊伍的軍事參謀在巴黎曾開過一次會議，德拉高米羅將軍主席。他們的目的，是應付目前的極須，想援助日本的進攻。在這次議席上，哥薩克的博哥也夫斯基提議建立起一個反蘇維埃的良民國——這個國家，將要在蘇聯的中東路被掠奪了以後，現露出來。博哥也夫斯基宣言在這次戰爭裡，軍事委員會可以動員三〇〇〇〇人。

在泰狄歐的政府之下，軍事參謀和沙皇主義的流民間的連繫，又被斯科利俄夫將軍的活動促使得更加密切。他已經很成功的傳達了日本的動員會——而在好幾個兵工廠裡，他也是得力的軍官，訓練着白色的衛士。

在法蘭西南部，有一座大城，那兒的社會事業，完全操在白色衛士的掌握之中。這些白色衛士，在白天，也像被僱傭的工人，但他們有自己的制服和武器，任何時候，他們都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領袖的號召。

那兒到處都是徵集兵器的地方。有許多的社會事業僱傭了固定成分的白色衛士，同時，排斥着其它的工人；於是這種白俄的短工就奪去了法蘭西和外國工人的工資。就是這樣的他們等待着衝鋒的時刻，等待着最初的信號反對蘇聯。

「加里的一個騎兵中隊，在施乃德經營的事業中，曾全部的被僱傭了——這就是加森的第十九路騎兵的殘餘隊伍。」

這些白俄衛士有自己的學校，初步軍事訓練；自己的俱樂部和合作社。他們自己管理着一個軍事學校，正如米萊將軍自己所說的，這個學校不能滿足所有入學的須要，雖然已經有一〇〇〇〇〇的軍官（這也是米萊自己所給的數目）已經在學校裡受着訓練。這種白色衛士，無論何時都能即刻的擊斃了俄羅斯或是法蘭西的人民。每天，他們都在亞爾佩練習打靶，在探恩和奧士省被僱傭的白俄工人，每禮拜都在法蘭西軍隊的萊福槍隊練習射擊；在格利補他們有個公開的軍事組織，訓練着打靶；在塞爾比士省，也訓練他們無線電學。

我再重復的說，這不僅在法蘭西這樣在，自從加里戰敗後，他部下有四〇〇〇〇兵士，都定居在巴爾幹，裡

而有許多人，還穿着制服，繼續的當兵。在現在可以預料在巴爾幹和斯爾維亞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預備好了。

更遠一點，白俄的集中地是上海，天津和哈爾濱；而在日本也有牠的支隊米萊將軍的親信狄特將軍，曾大量的投資于上海的中法銀行；在巴爾地北國的法使館裡有白俄的海陸軍官佐服務；更工作於那兒的調查所芬，囑白俄軍隊組織上的活動，是屬於元老倥倥之子；愛沙尼亞，拉提維亞，都有軍事領袖負責帶領。同樣爲了這種目的，在前莫斯科警察局長嗎丁若夫領導下最近紐約城也發現了所謂「大會彼得社」的組織。

假若這種一個政府中的又一政府，這種額外的武裝，這種特務警察，和各國的警政，不，這不如說是國際的警政——沒有關係，牠能够存在嗎？

蛇 穴

除過了純粹的軍事組織——軍事委員會，軍校，參謀部和一夥蘇馬厲兵的青年——此外，還有一張文化和金融的密網；而白色衛士還正在準備着一個組織網，來完成他們以下的企圖：執行反蘇聯的恐怖主義和工場設施的破壞。

第一就是那俄羅斯中央同盟。牠是個細密而集中的組

織，牠在放逐的白俄中吸過了反蘇維埃的隊伍，有計畫的分派着種種工作。

這個中央同盟的領導權是操在以前油業貴族古柯秀夫的手裡；他所領有的報紙還印過顧台洛夫的訴狀。

中央同盟和他的機關報是近來歐洲白俄各報紙的最有力的合唱者，他們一夥兒放射着恐怖的空氣，挑撥着和蘇聯的矛盾。

這兒又該提到俄羅斯國家委員會了。牠的明顯目標是「連絡武裝衝突的各主力隊，永遠隸屬於白色衛隊」。牠精神之父是俄羅斯教士的領袖卡茨萊夫教授。

負着訓練放散的青年的工作，是費多洛夫。這種工作受着狄斯丁的贊助，他曾經表示過他十分願意犧牲他大宗進款的一部份，來增進白色衛士的訓練，因為牠的目標是毀壞了蘇維埃的政權，爭得全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凱旋。費多洛夫更是俄羅斯鬥爭的領袖之一。宣傳着恐怖的教義。

工商委員會是前俄實業家的組織，曾經猛烈的拒絕承認蘇聯，而現在正竭力贊助反蘇聯的干涉戰爭和復辟。

和工商委員會有相當連繫的是互信銀行。他負責指派白色衛隊，更在經濟上接濟他們的組織。

這羣銀行界的豺狼被這唯一的觀念所困擾，他們想着重新堆得了他們以前的經營，油場等（而這些，當然可以看到是都正在完滿的發展着），而他們達到這宗旨的手段，就是俄羅斯民族可怕的流血。

此外，還有一羣在圍繞着以前臨時政府的執政克·奧斯；現在，白色衛隊的領袖們已經有兩個機關報：彼得堡的俄國和白天。固然克·奧斯不是個皇帝，但他仍不失為一個白俄。不管這些不同的集團想要恢復那一種舊的統治于蘇聯，他們和西里大公或是尼·巴拉大公或是其他立憲政體至少都得發生了緊密的聯繫；而且，他們同樣的決定了武裝的反對俄羅斯的人民。

克·奧斯的黨徒建立了一種對於鐵路工程的有組織的破壞行動，這是由於以前沙皇政府的官吏達威多夫領導着的，而他本身，又穿插在法蘭西官府之中。因此，克·奧斯的綱領是：用戰爭來反對蘇聯，不拘任何代價和手段！然而他所贊不絕口的手段究竟是什麼呢？白色恐怖，產業破壞，和貪婪強盜的武力進攻而已！他的理想是和其他白色衛隊協力的作戰，來爭奪了大權，徹底的蹂躪了俄羅斯的大陸。

還有另一個恐怖主義的集團（「爭取俄羅斯」），被

奸細不且甫所指揮，宰相費底若甫，老社會民主黨洛米諾夫和一些同類的東西混入了這個集團。

「俄羅斯真理會」和中央同盟以及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都是有連繫的，同樣，也和米萊的本部息息相通。這一集團被波蘭第二參謀支部所命令，更受着牠的資助。

最後，我們還必須明白，除了這兒列舉的種種組織之外，事實上還存在着許多媒介和小團體（包含着所謂慈善機關，如白十字會，紅十字會等），這一切都是直接或間接，連繫于軍事委員會，參謀部，稅務警察，泰狄美和米落蘭。

白色衛隊的恐怖主義不僅僅是懇切的盼望着戰爭，同樣牠也十分活躍的從事于行刺蘇維埃的要人。

謀殺的呼聲真個的仿着安東尼主教的口吻——更頻繁的激憤了。

在他一九三〇十一月的公報上，這位聖者如是宣言：「俄羅斯的人民！紅色的魔鬼已在堅決的和我們的信仰交戰了……這是不應該的呀！我們的火把決不能因此而熄滅。起來，深護我們對基督的篤信！殺滅了共產黨！踏碎了這個毒蛇的頭，也別讓任何一個蛇子蛇孫活下去！這一種全民的恐怖呵——但，這兒是上帝

的利刃！」

這一類的控訴——我援引了的不過是千篇之一——到處在流播着，實行者：康拉狄在日內瓦謀害了瓦洛斯基，華沙的蘇聯大使維克夫的遇害，以及在莫斯科的史波斯尼可夫的遇害；東京蘇俄的商務代辦安尼爾也夫被刺未成，而史達林，李維若夫和杜格勒夫斯奇和在在遭人暗算（在這兒獻醜最甚的自由黨該來個號示衆，因為，當他們暗算去了蘇聯大使館的一個職員的性命後，他們却誤會了是大使自己被刺。所以，報紙上忙着登上了條片，新聞還這樣地開始：「這就是杜格勒夫斯奇同志了。決不會錯的！」）

鎗殺外人

滅殺聲發生了變化，當然，這僅是策略的更動。俄羅斯中央組織和他的機關報再生贊同着往後的行刺不要直接向那蘇維埃的政府了，却只要找到那些和俄羅斯有着外交和商務關係的各國駐俄代表。（這樣做來可以證明牠是清白無罪似的）這種恐怖手段的變動，唯一目的，是在破壞這種外交和商務的關係，激起大叛。

爲着依照這種策略行動，去年（一九三二）十二月斯

捷路駐莫斯科的大使顏爾瓦尼克和幾個具有反革命意見的蘇維埃公民相會了，因着就號召他們來援助他行刺日本的駐蘇大使。這次行刺的結果幾乎釀成了日蘇政府間的武装衝突。但這個嘗試却失敗了，感謝，這種陰謀竟能事先及時的發覺！

一九三二的三月五日，白色衛士劍子手的助手斯太恩鎗擊了開馳着摩托車的德國大使館的顧問，將他的頸部與手臂打傷。探查的結果才知道斯太恩原是想射擊德國的駐莫斯科公使，因爲他是接到了這一樁從恐怖組織傳來的密令。

這一類戰略不是在一個秘密的角落或是秘密的集會中執行着，却是十分公然地實行了出來，白色衛隊大膽而公開的伸展到各國優秀公民的階層，而軍警當局也將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送給他們，使他們獲得了一個立足地，更不受干涉的繁盛起來。

關於白色衛士的紀載，從法國和國際的電訊中也可以很明晰的看到一種老謀深算，想用一些對國外要人的行刺激起了政治上的糾紛。

四月二十六日，俄羅斯白色衛士中央的一次重要集會上，包含着這麼一段對於最近行刺事件的宣言：

「這一種的鎗聲告明了所有擁護蘇聯的外人，在現在，已經有怎樣的一種責任落到了他們的身上。斯大恩的射擊對我們是滿有價值的同一事；而且，任何其他射擊也將會同等的價值，即使那是在俄羅斯的境外，而其放鎗目的却也是爲着推倒蘇維埃的統治勢力。」

白阿諾夫在這次集會上大料着：「每一個擁護蘇維埃統治勢力的都是俄國人的仇敵，凡是那一種外國人都該被列爲死屍，廢物！」

雅植腦夫斯奇，再生的編者，在里加的一家報紙上也曾強調的申明了白色衛士的立場：

「斯大恩的行動給予了全世界一種偉大的印象。牠顯露了俄羅斯恐怖手段在策略上的更動。這種更動的政治意義可以很簡明的敘述在這兒：不要去鎗打那些布爾雪維主義的庸雀；對我更有利的，還是轉移目標來鎗擊外人。這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只要對一個外國人放一手鎗，你就會把在爾雪維克黨人拉進了嚴重的困難之中，甚或還可以招致出政治的糾紛。」

克倫斯基的報紙白天主說：「一種聖潔的恐怖手段是有着古典上的例證的；爲了自衛和保障全民權利，斯大恩這樣做來並不是孤立無援的。個人的恐怖行爲的火焰已經

開始燃放著光芒了。」

各國在德謨克拉克西的名義下，已經做過了多少屠殺和流血的殘酷宣言了啊，但這一切却毫無刑章的裁判，同時，僅只是要求着共產主義，那種基於整個社會各份子的合理的協作制度，却使得這些有主義的著作家受壓迫，囚禁，廢難，以至於死！

法國的輿論是盲目的，不管對於伯思凱，太狄歐，也都不過像以前之于薩賽和奧絲維一樣。聽，你們要跟我一道兒抗議，因爲在近代全部歷史中，你也很難會發現了比這更露骨的挑戰，更明顯而希奇的對子社會人士的謀殺，而其目的僅只是爲了給億萬的勞苦工人帶來了痛苦。

我們知道在遠東方面，爲了挑惹蘇俄向日本宣戰，白色衛隊已然扮演了一種什麼樣的角色；他盤踞在滿洲，準備劫奪蘇維埃的國家，無數次的破壞着中東路，鐵橋，以及公共的建築物，侵略着蘇聯領土。

誰肯相信這種盜匪的宣傳，在巴黎來來將軍最高領導下的本部以及他在哈爾濱的代表狄里史將軍；只是獨斷的行事，却沒有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贊許和合作，以及所有列強的贊許和合作呢？

一九二九年的時候，這種詭計招致了一次武裝的衝突

，列強帝國主義支使着中國的軍閥向蘇聯開火。感謝蘇聯政府和外交政策的堅決而誠懇的愛好和平，這種衝突并不曾發展爲戰爭，招惹是非的匪徒完全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然而，這樣情形還會繼續多久呢？

『我們必須開始。』一九三二，四月十二日垂瓦加道樣的呼喊着，『開始做我們在十五年前早就該做的事；用神聖的戰爭來反對那個具有人形魔鬼。我們不但要開始一個神聖的戰爭，而且，還有個修厲的屠殺在等待着。』垂瓦加是在顧古洛夫的祝告，古茨可夫直接的贊成之下的。而古茨可夫又是個有力的殺着警察。

不過，這種例證是不完全必須呢？即使沒有提到他們在業務上的關係，然而，法國警政和白俄流民的勾結，建立了謀殺和恐怖的執行團體，那在任何情形之下，也都是不能否認的事。警察和蘇俄政府是那樣心照的互通聲息，已經是顯明到沒有絲毫可疑的地步了；那麼，顧古洛夫之對杜美爾，合理的解釋必然是些什麼呢？

所以，我控訴蘇俄和他的警察長芝柏，他們是串連着謀殺共和國總統杜美爾的犯人。

正當的政策的效果

列強從不會放棄了這宗念頭，他們始終記得自從一九一七，就有個蘇聯存在着，她努力的要將社會主義轉變成事實，而且，她確也在資本主義大經營家的眼前，甚至是全球六分之五的德謨克拉斯的統治者，幾個最偉大的王帝之前，顯現了她所成就的一切。地球其餘的六分之一，僅在最近，一個最落後的不自由的國度，反而建起了一個自由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她的全社會真實的走在人類進化過程的前衛，向着階級消滅了的理想——從她那兒騰起了正當的叫喊，這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當然是極其不幸的矛盾，因爲這個舊社會裡所包含的完全是人與人間的役使和剝削關係。社會的和政治的敵對在種種方式中表露了出來，從武裝干涉開始——以上我已述及——直到經濟的封鎖。

現時，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搞了不管一切，只是爲了利潤，他們仍要和蘇聯維繫着商務關係。發現了這層道理，他們對蘇聯的不斷爭鬥已經採取了較秘密的方式，如產業破壞，偵察和造謠。

大批的公開宣傳，有計劃的組織了輿論以備突然的衝突，直到現在，都不能搖撼了蘇聯愛好和平的堅決意志。一向認爲是『喊着利刃的野人』的工農政府，反而被証實

了是創造世界和平的唯一力量。

白俄流民的黨徒，曾吹噓過任何一國的代表都將被害了，爲着挑動戰爭，仍在盡忠於列強帝國主義的詭計，他們要利用這種種的暗殺行爲做犧牲的藉口，讓一般所謂自由國公民的盲羊會跟隨着腐化的人羣跑去，這不是極殘酷的開話，事實有力的根據是不容疑義的。我們提到了這一黨的白俄，同時也說出帝國主義者對於利禍的徵逐，這兩件事實是必然的有着相互聯繫的。

▲顧古洛夫是白色衛士▼

五月六日，發界熟知的一個白色衛士顧古洛夫，竟然能够在一個典禮中，毫無阻礙的接近了杜美爾總統，用手槍幾度的射擊，將他致於非命。見證人，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摩坦說，在第一擊與第二擊之間，相距約有十秒至十五秒之久。而且，法瑞夫人老早已引動了吉查對於顧古洛夫興奮的態度注意了。他那神詭異溜溜去的走法，確實也惹起了另外的好幾個見證人的懷疑。但是，吉查却一點也沒有想探索那個怪人究竟是誰，這無疑的只是因爲他心裡是老早就明白得很。吉查導着杜美爾總統，替他在人羣中開路，雖然這人羣並不太擠。形勢是很明顯的，一種預

妨。狙。擊。的。責。任。他。都。不。會。盡。了。；。而。其。實。；。假。如。他。願。意。去。做。原。也。是。十。分。容。易。

這次法儒的兇殺後，兇手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想用一種暴力造成了俄法間的締結。」勿庸多說，這些話全是白色衛士報紙上常載的驚人宣傳的直接反覆。

爲要使顧古洛夫的行動能够完成個有利的結果，所以，不管代價若何，他必須變成了個布爾寧維克或者至少，一個同情於布爾寧維克的人。於是，最初的新聞就成了泰狄歐說這種可惡的謊語的機會了。

顧着上面的語勢，其次的許多消息也都是利用着顧古洛夫的行爲於某一個目的：這次謀殺像是外交衝突中的一個意外而已，於是，他們可以用牠來號召出一個反黨聯的詭計，說不定，反正可以由這件事上希望任何其他的事變，那麼，誰又保得了那會不是一個戰爭呢？

也就是因此，在第一次真確電訊傳來的時候，泰狄歐才會那樣的暴怒着，嚴苛的責備了一位有名的記者，因爲他犯了這種說實話的錯誤。這個記者將警局所有的謊語都來了個翻案，雖然一般人在驟聞之下會相信不疑。最初，在國事上，國務員所報告的原是完全抹殺了被告的供詞，

把他算做了一個安那基主義，還帶了點兒神經失常；但，不料在同日的黃昏，又跟着來了個可注目的消息。泰狄歐正正的反駁着兇手的申明，却指出了：顧古洛夫是個新布爾雪維克！

通訊社對於這感人的敘述也自有剪裁的容納了。雖說同情於一位革命者也算不了什麼大錯，但泰晤士仍這樣的登載了出來：「刺客說他自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不過，在法國現在的大選舉期間，種種報紙常要把顧古洛夫當做個共產黨來看，因而，分散了該黨影響下的羣衆。」反正，這種更正裡也總會有幾分實話，不過，帝國主義者和總的政府的代辦人所注目的倒不是什麼新聞選擇。

假意的探究

警局方面十分獨見的探查着這事的究竟，把輿十分拙笨的扭曲到他們所願意求得的方向。報告像流水般的滔滔不絕，但牠們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而一篇篇也會互不相同。矛盾着。他們很快的就會被已經證實了的事件所打消（當作證據的入場券和共產黨的會員証，而實際上顧古洛夫不過是斯塔薩爾維亞的社會民主黨黨員，有白俄李昂那決安全的保障；和他在古奔未實證的寓所）。但這一類的

偽證却被一般心無主見的人們更往多裡申引。法庭的推事，白俄的衛隊和福格來之間忽然一月已製造出了一個疑竇。原來，福格來曾經將自己在愛恩尼察的繁茂田莊的一部，割給白俄，允許他們在那兒建個教堂和會所，同時，他自己也將永遠的對他們維持着一種同情的態度……那麼，這已經足夠使我們明瞭警局所有的探究無異是廢紙了。却也奇怪，此後也就沒有誰肯去更深的探索此刺客杜美爾的基本因子，雖然這因子已經明顯的浮在人們的眼前。

由于過度的興奮和過多的言論，顧古洛夫並沒有演成了委派給他的一份工作，不管他現在是不是在法國的監獄裡受罪。假如他是個更高明的流氓，最要緊的，他們如更圓滑老到一點兒，也許法國和蘇聯已經捲入戰爭的漩渦裡了呢。

多少通訊社都很有理由來憎恨無產階級的這一方面，於是，多半全站在泰狄歐的一邊了，新聞，民友，評報，辨，自由，巴黎新聞……這些報紙，有力的投擲着種種欺騙的文字，發表了無數無從稽考的論斷和卑鄙的諷刺，最近警政方面又傳出了這一道新消息，掃去了最初的謠言，但一點也沒有承認白色衛隊的重要組織，所以，他們這樣的說：「顧古洛夫是孤立的，自由的行動者……」這實

是個武斷，就這樣他輕輕抹殺了盜匪組織的存在事實。

白俄軍事參謀部和法蘭西政府的

勾結

儘可以說顧古洛夫是個莽漢，笨東西，但，最難說不過的，他不是窮的，只是一個白色衛士。他是個大地主的兒子；革命後，他的地產就被盡沒了，於是，和一般失地的地主組織了一個黨派（綠色農民黨，汎俄維斯黨，俄羅斯法西斯黨）。這個政黨主持着反俄的戰爭，具有法西斯蒂和國家社會主義黨綱，不能變成個秘密的政黨。牠印行了兩種報紙，一九三〇年是佈爾，一九三一年是再生。顧古洛夫曾在這種報紙上親自署名的運印了他的黨綱，主張無條件的和蘇俄開戰。「綠色農民協會頭一條的黨綱就是用戰爭來反對目下的蘇俄。」

顧古洛夫曾在白軍中充過哥薩克軍官。他學生時代的護照在摩南柯被抄去了（只有法蘭西的警察才能夠僑寓在那兒）那上面有他的照片和沙皇行政部的圖章。他不休的領導着白色恐怖的陰謀，並且和法蘭西軍政諸領袖相勾結。他經常的和古茨可夫通聲息，這個古茨可夫是在警察委員會裡活動的。顧古洛夫和馬斯羅夫，白俄組織的領袖有

特殊的關連，而米茲格軍也承認和他相識。

顧古洛夫公然的宣言過：「我想要用強力來使法蘭西訂定了密約。」（新聞報載）「我看到法國正在同布爾雪維克黨合作，因此，我決定殺去了她的首領。」（新聞報載）「我有法國的信仰國家主義的友人」（小新聞載）「我是「哥薩克，愛國的義士，我想強迫法國和布爾雪維克黨作戰……我放槍是因為法蘭西愛那布爾雪維克。」而當我們再把他以前在白色報紙上所寫的添上的時候，當我們憶起了他曾簽名于這句格言：「戰爭是所有俄國流民的救世主。戰爭萬歲！」那時，我們就會明白這全部事實不過是龐大的白色衛士組織的挑戰策略的反映而已。

我們已經看透了白俄衛隊的假淚究竟能值得幾何，尤其是當他們中的一個最馴服的走狗所扮演的角色已然暴露在我們眼前之後。

我控訴

我更重的說，我的話沒有一句會和真理相乖背，沒有誰能夠排制了我的唇舌。假如會有獄吏或刺客來和我糾纏，那更是一個附加了的有方證明，顯露出我說的話是正確無誤。對我寫就的一切，我敢負全部的責任，我向一切正

直的人類控訴，另一方面，我更向着所有權威的統治者。我清楚的感覺到我的呼喊是在表露着佈滿于全世界的億萬人民的意見，牠的力量恰似正在湧起的洪濤一樣。

爲着具有無限偉力的羣衆，我要向法蘭西共和國新任的總統進一言，他是承繼了一個因了國際政治形勢而被奪去的人的地位；我更要奉告首相、監印官，和一切安排好了。一架執掌國家正義的機關的人們。

我要求

逮捕狄美，他是行刺事件發生時的政府首揆。

革職并逮捕警察蓋芝祐，他股贖了他的職責，和刺

擊勾串一氣；他分明知道所有威脅杜美爾的勢力，但他却一無所措，不曾保護了共和國的總統。杜美爾的慘死，他

是放應該直接負責的一人。

逮捕白色衛隊的領袖，那些鼓舞，欲處着行刺的人們

。他們以戰爭爲自己的事業，將法芝西做成了他們隱身的巢穴。特別應該逮捕克倫斯基，米萊和雅柏尼斯。

審訊米爾，他周密的有組織的故意將輿論引到了歧途上去，爲着政治的陰謀，他將顧古洛夫強派爲一個布爾雪維克。

在議會和立法機關裡，指派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這一次行刺杜美爾事變的原因及結果；更精密的探查白色衛隊的暴徒們的中心活動，怎樣的從法芝西一直蔓延到各國。

這不是請願書，也不是訴狀。我們只願意將事件擺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你們，紳士們，同樣也應該這樣的希求着，不管這必須耗費若何的代價。

完

鞭兒畫報

出版

應時代尖銳化而產生之鞭兒畫報，爲北平鞭兒畫社所主編，欲求一寓於藝術之新刺激，社會人士希注意！

動蕩中的北平（續）

宋之的

六

夜裡，十二點鐘以後，密司唐從一個紅漆大門裡跑出來，跳上了一輛洋車。

夜，像老太婆的臉一樣平靜。巡警站在昏暗的燈光下，揉着被疲倦累得發緊的眼睛，在東張西望的，巡視那躲在壁角裏打瞌睡的乞丐。乞丐，睜着叫了一天爺爺奶奶的大嘴，嚷着呼啦呼啦的聲息。那聲音，擴入唐的耳朵裡，像小刀子一樣，猛地在她的心上扎了一下。這一下把她昏醉的頭腦扎醒了。但等到她東搖西擺的閃著眼睛去找尋的時候，洋車已經轉了一個彎：

「北去」車夫很悠然的喊了一聲，便從鞭子裡出來，向北投去了。

開始一些清冷的風向她的臉上撲過來，深秋的夜裏有一點單寒。那兩道感情險峻，一道是興奮，一道是空虛。她在腦子裡回憶着李旅長，黃參謀，玻璃酒杯瓶子以及

卑劣賤陋和俗流什麼的，鼻子裡不由的便哼了一聲，充滿了輕視和不屑的意思。

「狗屁的旅長會議，原來是……」

一個高脚玻璃杯舉起來，舉起來，永遠那麼舉着：

李旅長圓胖的臉，像鷹一樣，勾着的鷹的鼻子下面的嘴，嘴唇碰着玻璃杯邊，濃烈的酒，多少人的眼淚，多少人的血，被他們當作紅葡萄酒汁嚥下去了。

「終久有一天，玻璃杯碎的！」

小唐想，睜着兩隻大眼睛瞪着他。

他在哈哈的大笑。

「密司唐，你是……，你是把事情看得太認真了，太認真了是……，是會吃虧的。我們也是……也是沒有辦法。可是……。可是日本來了也一樣，比中國人畢竟是聰明一點！」

「可是老百姓呢，老百姓的生命財產，被你們填了砲

灰了，是這樣嗎？」

「老百姓，」李旅長說，大聲的，把玻璃杯頓在桌子上。「老百姓沒一個好東西，是他們不愛國，不……，不安分，不是我們混蛋！」

「這話我不懂！」

「你當然不懂，哈哈！」笑起來那樣子像一條瘋狗。並且那瘋狗咬着了密司唐的大腿，密司唐覺着大腿怪疼疼的。

「先生，是這兒嗎？」車夫氣吁吁地問。

「啊，是……是……站住吧！」

跳下車，密司唐偷偷的笑了。「多怪，作了「路夢」，但她立刻就：「夢，什麼？總算是：」她想：「更證實了那些東西們的無恥了。」

現在密司唐已經躺在床上。但是她睡不着，她望着屋頂出神，屋頂上還遺着夏天的成績，一點一點的數不清的蒼蠅，從那些小黑點裡；她在追求着一種什麼，一種像真理似的東西。

她越追越覺着煩燥，她翻了一個身。像往常一樣的空虛，又偷偷的爬出來，循着血液，流遍了她的周身。

像我這樣的女孩子，也許會在這種苦悶的壕溝裏爬一

整了吧！」她悲哀的想，但是接着這念頭，另外一種力量又衝破了她：「才怪，難道我就不能幹一番事情了？我喜歡戲劇，我就從這一方面幹，文化也是武器，像老禱……」

「

「老禱的確是個可愛的人！」小唐想，一個扁圓的臉立刻就浮在眼前，永遠是溫和的笑，像四月裏的春霞，那樣柔順，那樣溫馨，那笑啊……

一個什麼小虫咬了她一口，她又翻了個身，那個小虫還在她的身底下爬，爬呀爬地爬到臉上來。「討厭！」用手去摸，摸着一個溫軟的東西，嚇的睜開了眼。

秋風把太陽吹到她的窗上，那樣無力，那樣飄搖；映着一個扁圓的臉！

「老禱嗎？」條的坐了起來，

「老了老半天了，叫也叫不醒，讓人怪屈促的。」老禱微笑着說。

「是嗎？真是對不起……我問你，你知道最近的什麼旅長會議，商量了些什麼？」

「什麼？」老禱顯然有點驚奇，小唐也帶着有點好笑，於是仰起頭子：

「嘻嘻，你看，昨天我見了一個旅長，姓李的，他說

最近時局有點緊，日本在年底一定還要動作，所以小×招集了旅長會議，表面土像是城裏圍擊，實在誰是商量怎樣退讓，怎樣掩蔽人的耳目。你看，哈，真氣死人，」

「這有什麼希奇，難道你以為他們真有抵抗的決心嗎？革命勢力這樣高漲，他們除了趕快好出賣華×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超然的態度就像一切全在意料中，彷彿昨天的事情一樣，這態度稍微引起小唐的一點反感。

「哼！誰和你曹公式，我是說他們一點也沒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我也是說：他們一點沒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褚重複了一句，像故意買好似的。

「哼，你！」小唐嘆喏一聲笑了，毫無顧忌的把潔白的大腿屈起來，把頭枕在膝蓋上，眼睛盯着老褚的臉：「老褚：你猜，你的臉像什麼，像……哈哈……」

多好笑：小唐頭也笑歪了，頭髮也笑亂了。

笑，笑……

把半個身子歪笑在老褚的懷裏，老褚也跟著笑，把自己的頭向小唐的髮邊蹭；「下子，笑聲停止了，沈默了一會兒，小唐低低的說：『哥哥吸』」

「褚！哈哈……」又笑起來，笑出了淚，眼淚被老褚輕輕的擦去了。老褚說：「最近河涌到了大批難民，反抗的情緒很高，我們應當把談過的那個劇團趕快組織起來，去到難民羣裡演戲……現在，便總不至於猶疑了吧！」

小唐點了點頭，還在笑着。

「可是……！可是……！老褚慌慌着說：『可是你同那個李旅長什麼關係？』」

「是愛人，你相信嗎？哈哈！」又笑起來，今天早晨是笑的早晨，笑着笑着突然停止了，「我爸爸的朋友，所以我找了他兩趟，你真孩子氣！」

七

「唉！」老褚嘆了口氣！

回去的路上，老褚有點飄飄然了。

什麼全在笑着：學校門口那兩根老槐樹，在枯枝上居然長起綠葉來了，牠也對着他笑。老褚覺着連風括起來的沙土全很可愛：「本來嗎！秋天颳一點兒風，够多偉大！」

「偉大！」他在咀嚼着這兩個字的意義，一面低着頭走進了校門。

「嘿，你這傢伙，你……」

迎面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老褚吓了一跳，但接着也就平靜了。

「糟糕，一早起來，你跑到那兒去呀……你……」

「你猜呢？」竭力抑着自己的得意，可是一絲也不放鬆的就表示了一點兒跋扈之態，他希望把這事情告訴給一個人，雖然眼前這個人他並不怎麼喜歡。

「糟了貓，我說，你……一早起來……我告訴你，你一定不知道，我碰見了那個姓什麼的，姓……你看……姓……」

老褚感到了一點失望，像弦被扯斷了一樣，但他又想：「我的事，他當然不配聽，」接着也就泰然了。

「什麼事？真沒有道理，這樣慌張，小資產階級，真……」他說說真沒有道理，連自己也感到有點不洽當，於是思忖了。那個接着說：

「姓……姓……反正是一個很負責的人，他告訴我……告訴我，糟了貓，我們的鬥爭，你看，更嚴重了，並且，並且，學校當局收買了老褚。昨天在，在……在什麼地方？……」

「致美樓！」老褚輕俏的說。

「什麼！」那個幾乎跳起來，像他自己的秘密被人揭

穿一樣的難過。「你知道嗎？你……」

「這種人，真沒有道理！」老褚心裡想，同時用鼻子哼着說：「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你知道現在，現在，現在的情形怎麼樣了……」那個跟着問。

「不知道！」很沉重的答。

「我說，我說……，我們得……得拼命，武力解決，武力！」像抓住了一個深奧的理論一樣，武力兩個字說得特別響。

「好，好，回頭見！」老褚睨了他一眼，就走開了。

剩下了徐大炮有點悵然，他遲疑了這麼三五分鐘，就跑到「學生會辦公室」。

學生會辦公室橫七豎八的擺了幾張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了不少的標語，幾個緊張的在裡面來回來的踱。

徐大炮一跑進來，就喊：

「方才……方才……我碰見……我找着老褚，那傢伙，糟糕，一點全不，一點全……」

沒有一個人理他，有兩個人把寫好的標語捲起來走了。有兩個人站在油印機前印着什麼東西，另外三個腦袋擠在一起，低聲的談着甚麼事。徐大炮走到那兩個印東西的

面前去。

「他媽的，老高他們……在致美樓……他們居然……糟了糕，他們得武力解決，武力！」

還是沒有人理他。于是他就放了個砲。

「你們，真是，我說。我才在門口，見了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好像，好像……好像偵探！」

立刻，三個說話的人全回過頭來看他，他知道這話收了效果，於是：

「一定是內四區的，彷彿是……彷彿在那裏見過，真是……糟糕，說完了就找了一個椅子坐下，表示沒辦法了。眼睛望着牆，牆上掛着張總理遺像，不知那位多事的先生把「總理」二字用蠟筆塗了，別邊添上「X子」二字，來代替。

「老劉，你去看一下。」那個高個兒細眼睛的人對着一個戴鴨舌帽的人說，鴨舌帽的人一聲不響的走出去了。

「你瞧，老褚這人真正豈有此理，真正……（一定是……我說，他是一點也不慌不忙……）」

真是一點也不慌不忙，老褚推開門進來了。徐大砲想：「糟了糕，我說的話怕他聽見了，也許……他的耳朵……」

老褚說：「怎麼人還不齊全！」

高個兒的人說：「老劉去營救老徐他們幾個人，還有，小金去貼標語，並且……快了。」

「這樣一來倒好，同學們的情緒全很高漲，同情我們的居多，再經過今天一天的準備，明天早晨就……」一個面孔清瘦姓胡的說。

「糾察隊預備的怎麼樣了，報名的踴躍不？」老褚問

「還不錯，已經有一百多人，全很可靠！」

「我們應當，我覺着。」姓胡的用微求的口吻低聲的說。「我們這次的鬥爭口號提得太高了，爲了容易籠召一撥落後的同學，我們應當放低一點。譬如打倒國X黨的走狗X X X的口號，茲不妨改作打倒教育界的罪魁X X X，這樣，比較上要切合同學們的要求，否則學生會刺了幾個光桿，沒有羣衆，那不是……那……」

「對咧，那不是遺了糕」徐大砲趕緊插上一句。

「那是，你知道！」老褚睨了徐大砲一眼：「我應當批評你，你是染了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學生會工作成了光桿，那祇怨我們的工作做的不夠。現在，你知道，同學們的革命情緒，已經超過了我們的估計……」

「那你完全是空談……」姓胡的喊起來。

「我有事實作証明：」老褚也紅了臉「譬如能够有一百多個同學參加刺察隊，這是第一。並且……並且……」

並且在他們辯論中間，又有幾個人進來。於是：

「徐大砲，把這些傳單拿到宿舍裡撒一撒！」

徐大砲跑到第五寄宿舍。

那兒有一羣人正在打牌。一個自命為政治家的人正在痛惜那張紅中發的太可惜，徐大砲突然跑進來。

「喝，你們可……，真是國之將亡，必有……必有……必有……」必有甚麼，他可想不起來了，於是給了他們幾張連他自己也沒看一下的傳單。

「告訴你們，明天早晨，就要打……，打那個×××，把……，把腰給他打折了……再經過今天一天的預備，預備！」他自己把話截住了，等待着發問，譬如「是嗎？你還知道什麼？」之類。

可是沒有。

別人正在專心一意的在：

「白板！」

「骰！」

沒有一個人答理他。

於是他像解嘲似的，在那個所謂詩人的肩膀上拍了一掌：

「老白，作詩有什麼味，還是……，還是小說，多好，俄國有一個小說家。名字叫……，叫……，叫什麼……，叫莫……，叫莫泊桑……」

「莫泊桑不是法國人嗎？」詩人有意無意的說。一面把五萬六萬七萬擺在一起，打出個九索去。

徐大砲心裡想：「事情有點別扭！」

八

第二天早晨。

人們的心好像二十四個吊桶打鞦韆，七下八下的亂。

繞心着甚麼事！

徐大砲站在宿舍門口喊。

「不許上課！」

學校的門關得鐵一樣的緊。兩三個刺察隊站在那兒，他們一人手裏一根木棒子，像要打人一樣。

院子裏也站着三四十個人：東一羣，西一夥。

聽差老朱低聲的嘆着氣：「唉，越鬧越不像樣了。」

講臺的柱子上，牆角，走廊裏，貼滿了紅綠色的標語，像什麼「反對教育法西斯蒂化」，「誓死驅逐×××」

「反對繳納學費！」，「辱罵被捕同學」之類。

空氣像什麼前線上一樣的緊張！

十點鐘左右，發生了一件小衝突。

「你們看哪，我當然是很贊成這次的罷課運動，並且
×××，就別提多令人討厭啦，可是電話……，真是有點
要緊事，啊呀，真要命！請你們把耳機子給我，好不好
！」

請放心，原來是密斯楊和糾察隊爭執耳機子的問題。

密斯楊想打個電話出去，但是女生宿舍的電話耳機子卻被
糾察隊取下來了。密斯楊找糾察隊去要，糾察隊說怕走漏
了消息。密斯楊是：當然很着急的。於是：

「你瞧，我是……」

恰好徐大砲走到了這兒：

「我看是……，覺死……，覺死楊也決不會有什麼意
外……，既然是……，既然是很着急，那麼就……就……」

徐大砲居然勝利了。然而他又說：

「真是……糟糕，應當是……，應當派個人去監視。
這個人最好是……當然要……」

這個人當然是徐大砲。於是他一搖一擺的攙進了女生

宿舍。祇一會兒，他又出來了，臉色急得血紅，像猴子的
什麼處所。

「糟糕，真是豈有……，豈有此理，那股勁兒，真够
受……，我是……，糟糕，他叫那個人「買點梨兒」，九
月裏……真是……」

「耳機子呢？」別人問他。

「爲什麼不買查條，糟糕，糟糕！」

「耳機子呢？」

徐大砲翻了翻眼睛：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從電話上走漏了消息，還是對方也早就有
了準備，總之，這個小波瀾剛一結束，穿着青制服的警察
和穿着灰制服的憲兵，就來了「大堆」。

「開門！」巡官在門外叫！

糾察隊表示了超然的態度：祇愕然的向門外看這末一
兩眼。

「諸位有話好講，爲什麼……」巡官的口氣也和平了。
「這是有干公共秩序，所以，我兄弟是……，這種辦法
，實在是太……」

撲東！拍！

「一塊磚頭從牆內飛到牆外去！

甚麼，這是？放槍嗎？」

「好像伏，警察開槍了，糟糕，糟糕！」

徐大炮喊起來，於是：

撲東！撲東！撲東！撲東！

磚頭像雨點一樣的從牆內飛出去。

警察和憲兵退下來，一面哄散了看熱鬧的人，一面「

叭啦！」「叭啦！」示威似的向天空放了幾聲槍。

十二點鐘的時候，憲兵走了，留下一隊警察，包圍着

學校。

有些個學生模樣的人走亂了來。

警察走過去，他們就有意的散開。有的只站在遠處瞭

望，有的來回走着，像期待着甚麼一樣。

「他媽勒格×，情形有點不對！」

「別是來幹什麼營救吧？」

學生模樣的人越集越多！

警察是又開來了一大批！

但是，兩方面並沒有正面衝突。在警察的皮鞭子和木

棍的威脅之下，學生是漸漸的走開了。

徐大炮先是爬在牆角上往外望，現在他突然心有所感

觸的跑到宿舍裏去，他一把拉住了那個詩人：

「詩人……我說……你聽當……，應當作實詩，用什

麼新……新……新寫……糟糕……，你看，新……，就是

×聯提倡的，彷彿是被槍斃了的一個作家，姓……姓什麼

……就用這方法寫詩。」

詩人睜着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一聲也不響。

聽着他們不遠的地方有人說話。徐大炮是豎起耳朵

來聽：

「你看……，我們目的是爲了讀書，現在關的被警察

包圍了起來，所以我們要反對這種謬誤運動。我們覺着：

……請簽名吧！」

「好小仔，王俊，這傢伙，搗鬼！」徐大炮心裏想：

「王俊可惹不起，有人說他是偵探，跟×安局有拉籠，又

有人說他是什麼……，什麼取消派……真是糟了糕！」

於是徐大炮走了過去。

他這時突然有了和王俊親近的念頭。然而王俊拉着他

的長臉，從他的面前走過去，並沒有招呼他。他在失望之

餘，心裏想：「混蛋！」

「我們當然也反對×××，」王俊繼續着對另外一些

人說：「然而我們卻不贊成採取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太

那個，太……，簡直是和當局作對，所以我們……」

「密司脫王，我們想和你談幾句話！」

王俊回過腦袋來，他的後面站着老褚，還有另外幾個人，那幾個人全瞪着眼睛，像預備打架似的。

「甚麼？」

「我們覺着在這種鬥爭尖銳化的時候，你不應當……你這種舉動是違反全體同學的利益的，你應當顧及到，你這是有意搗亂！」老褚的臉雖然這和氣，但語句卻很鋒利。

「誰搗亂？」

「你！」

五六個聲音幾乎噴到王俊的臉上。

「那麼！那麼……」王俊攤軟下來了，像破了皮的雞蛋。

「你應當停止你這種行動！」

「這是我的自由，並且……」

「揍他！」除大砲大聲的喊，像把方才所受的委屈全喊出來了一樣。

「好，這樣吧，我們到屋子裏去談談好不好？」

「也……也好！」

九

晚七點鐘，在大禮堂上招集了全體大會。

高個兒的老金站在主席台上作着報告。

「……一方面，軍警給我們以慘酷的壓迫，一方面學校的走狗又故意的搗亂。所以，我們的工作是：非常艱苦的。然而只要同學們努力，我們是會勝利的。當前的急務是：第一，推舉代表營救被捕同學；第二，要請求教育部撤換×××，第三……」

「應當讓×××自動辭職！」

「誓死驅逐他出去！」

台下有人憤怒的喊。

「狗屈的請求！」

還有幾處響。

老金稍微停止了一會兒，又繼續着：

「我們，×××是很無恥的。他今天還對新聞記者表示，在教育當局未正式委派負責人以前，他是絕不放棄他的任務的。所以我們……」

「我們也決不復課！」

雷似的喊聲。

「至於營救被捕同學問題……」

老魏站起來報告：

「據公安局的第三科談，那天開會有人鼓反動傳單，有滋擾亂後方！同學們，這顯然是沒影的事，在座的諸位全知道，那天並沒有什麼意外，可是……」

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以後，於是議決：

散會！

老褚走出了會場。是淒涼的晚秋的夜晚，有點風。老褚站在庭院裡打瞌睡。人聲消散了後，只有輕微的可是聾刺耳的沙沙的落葉聲。是詩人要灑淚的時候。

老褚仰面望着天空，天空裏有着小唐一樣的明亮的眼晴，也有警察一樣的沈重的雲。他的腦神經跟着那眼睛那雲氣轉，想到了溫柔，想到了冷酷，更想到了關在牢獄裏的朋友。

多少道線牽着他！

突然又想到了近來真明其妙的空虛。

「怪，有些同志近來對我冷淡，難道我還不是先前的我嗎？」

他對這種黑森森的栽滿了松樹的小路上並沒有留戀，可是他也不想回去，他只是反覆着想。走着，想着。

「好傢伙，你是……你……，糟糕，吟詩嗎？」

老褚的背上被人打了一掌，他嚇的頭髮全豎起來，誰？鬼嗎？

沒有鬼！

「你說……你說……，我看，我們是……又安局硬和我們作對，有句古語說：官不……，民不……你看，真糟糕！」

不過是個人！

老褚沒言語，心頭湧上一種嫉惡！

「糟糕，糟糕！方才忘了！今天早晨，在……在……，在門口看見一個：看見警察捕人：真是……」

「是嗎？你看清楚了沒有，是誰？」

「彷彿是……，彷彿是……，彷彿是捕人！所以……所以……」

「哼！」老褚大踏步的走了。

除大炮也走了。可是嘴裡嘟囔着：

「不識抬舉，看……，看不起人，」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剝察隊全在打掃。

校門外有人叫門。

「誰？」校警疲倦的問。

「我！高先生的口音全聽不出來！」

「爲什麼這時候回來？」彷彿不放心似的爬在門縫往外望，果然只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會經常過主席的那個老高。

老高蹲在外面，可有點生氣，他很想罵校警幾句，譬如「混蛋」之類，可是他忍住了。

「您等一等。」校警喊醒了守門的糾察隊：「高先生回來了，你說開門嗎？」

「就他一個人嗎？」

「是的，您再從門縫往外望望！」

望了好半天！

「開開吧！」

呼啦！

稍微一遲疑！

從某一些隱秘的地方，從些胡同裏，飛出來幾十個警察，象潮水一樣，門來不及關，便被湧進來了。

叫喊聲吵醒了多少甜美的夢。

照例的上課鈴聲又啞啞的響起來，像疲倦了的牛叫！牆上的標語和傳單被扯下來，被撕碎了。

教室的週圍全是警察，有些從來就是白天躺在屋子裡

睡覺，晚上才開始活躍的好學生挾著書本子在講室裏走。

並且在臉上表示着一點兒傷傲，譬如詩人什麼的。

可是也有些人，圍在警察的警備線外，三五個一堆的竊竊私語着，三分猶疑，七分憤恨。

老高就坐在這羣人中，滿臉是得意：

「哈，他媽的老子雖然蠢，可是就不受人利用，奶奶的共黨利用咱家，瞎了他的狗眼，給點厲害讓他們瞧瞧！」

校長在四個武裝警察保護之下在教室裏巡行了一陣。

徐大砲從校長的脅下擁過去，偷偷的溜進了講室。他

心裏可在想：

「還是老高，他……他……他衝着我滋牙來着！」

——未完——

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

朝鮮：朴能譯作
突微譯作

「契約不是這麼樣……」成文煩燥着。

「唔，不過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監督毫不介意地捲着。「你成茲着，收拾吧！噠走個兩三天可也不打緊……」

「我不願意。契約不是這麼樣，」成文決死地向他申訴了一次不服。

「甚麼願意不願意的，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監督不耐煩似地搖開了成文。「結算的錢，一會兒，到事務所取去吧。」

「先生……」成文雖然覺察到沒用，可是，不能不向他哀求。從這裏解雇之後，又該在那吃飯問題的失業地獄裡彷徨了。這麼一想，他即便遭受任何侮辱，也是想要求他留下的。

「討厭！這都是已經定規好了的事情！」監督甩開了

被成文抓住了的手。成文沒有站穩，摔了一個屁股墩。「真他媽的搗蛋！混蛋！」

「甚麼？」成文好不容易才把呼呼往上竄的憤怒抑制下去。然後：又向他做最後的哀求，「先生，就當惡修一回好……」

「真可惡！Yobo 東西！」（註）監督轉過身來，乓噠地打了他一個耳刮子。

註：朝鮮語，意思是「喂！」日本人用來罵朝鮮人。——譯者。

「忘八蛋！罵我 Yobo 了，他媽的日本鬼子！」成文真個怒了。這算一點兒指望都沒有了！他這麼一想的時候，忍耐到現在的憤怒，使他摸起了鋤頭。

「Yobo！放下！」日本從監督的身後跳過來，嘩地用棒子打了他一下。被打上了嗎。成文摔倒在地下。

「忘八蛋！……」監督用泥靴往成文的脊梁上踢。

「像你這樣東西，一會兒也不能讓你在裏面裏待！」這麼說着，一邊用狐狸似的眼睛瞪他。

「忘八蛋！」就是那雙眼睛！使人憎惡的，可咀咒的眼睛。是把我們故國掠奪了去的狗東西們的眼睛。是用地文書來欺騙，把貧農的土地偷去了的狗東西們的眼睛。祇要你喊一聲退還土地，就把你關在監獄裡的狗東西們的眼睛。逼我們到餓死的深淵，甚至於從我們的生地的故鄉，把我們揮出來的征服者日本人的眼睛。在稅關，在工場，多麼都不懷好意地閃亮着的眼睛。現在朝鮮的兄弟的身上，的榨取鬼，吸血鬼……的日本人的眼睛。這眼睛，是在算盤之前，毫不介意朝鮮人的生命這一類小問題的鬼眼睛。成文現在聽見了那「日本人的眼睛」，因而覺得「益發完了！」於是乎，在身內激起了即便把他砍成八塊也解不了恨的憎惡。然而，他靜靜地咬住了嘴唇，忍住了氣。他由於過去的被屈辱關了的生活的經驗，知道被征服者一個人和他對付，是過於軟弱的。……成文無力地從田地站起來。在自己的小房的前面，張基昌和他的妻榮花悲傷地向他望。

「太厲害了……」榮花把成文的衣裳上的泥土拂落掉了。「怎麼辦好呢？」這句話帶哭聲。

「是鬼！日本鬼！」張基昌歪着腦袋在嘟囔。「老朴！你上那裏去？」

「那裡都有鬼！」即便走到天邊！成文若不將勞動力賣給他的仇敵的日本人，便活不下去；他一想自己們的境遇是何其無力，便在心中兜起了一種茫然若失的心情。他感覺到想要撲向每一個日本人，把他們的喉頭都給咬破的憎惡。然而，現在連這個也做不到，當他悟到這是夢的時候，便祇得憤然地垂下了頭，把溼溼上來的憤怒，唾沫一般地吐散在那裡。

「日本人這狗！你記住吧！我們若翻過身來！忘八蛋！……」

2

朴成文被激出了故鄉的龍川，流浪到日本以後，便益發變成了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自從生到這世上以來，到處從日本人受的侮辱，壓迫，來到日本以後，覺得更加強了。——我們之所以受窮，之所以不得不在餓死線上徘徊，那都是因為日本鬼子糾纏在我們的身上。——成文憎惡了所有的日本人。軍人和官僚是直接的壓迫者，雇工是直接的剝削者，勞動者是直接的競爭者，因此，誰都是欺侮自己們的仇敵。——他是這種看法。爲着找事——其實

是我飯吃，來到日本以後，也是東跑西顛地務得着。收場的割草的，小工，養夫，——這是他費煞了苦心纔尋覓到的職業。然而，無論是在甚麼地方，都是被糾纏在自己們的身上的日本人剝削，欺侮，不久就解了雇。爲找事而奔波的日子，遠比作活的日子要多三倍。他來到這裡，也是聽了張基昌老伯的招呼。——張老伯的土地被日本人掠奪去了，是在夜間逃出了故鄉的。——成文來到這高規的山元農場，是去年的二月。

事兒，這回是耕作老伯的主人從佃農沒收來的水田。在水田的傍邊，豎着一塊「禁止耕作」的牌子；堡子裏的沒收了的土地的農會會員，都是殺氣昂揚。被搶奪了土地的農民，是怎麼樣難過？很知道這滋味的成文，瞪眼去幹那倒戈似的事兒，是難受的。

「你真混！這麼好事兒，不願意幹！你真非想要當一個失業者嗎？」張老伯這麼一說，成文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說那種奢侈的話的時候了，於是乎便當了山元的雇工。「不要讓農民們鬆田地一點邊，放心好好幹活去吧！」農場的監督催促成文們幹活。新的雇工，都是用極便宜的工錢雇來的臨時傭人。張基昌從二年前，就在這裡當牧舍的掃除夫。而因爲這次沒收了田地來，忽然間增加了水田，主

人就勸他去耕水田。成文是被找到這裡來的。「若不做事，是不解雇的。」監督這麼公然地說過。那就是成文們的契約條件。成文們踞人似地觀望着農會會員的土地奪還鬥爭，被警察保護着，種地，拔秧。然而，成文却透頂地明白，警察所保護的，不是自己們，而是地主的田地。是在故鄉里，被他們欺侮到家的成文！因此，他覺得，不知爲甚麼，對於在想要奪還土地而繼續着鬥爭的佃農們，有點兒表示像對親人似的同情。——然而，他的民族主義在胸懷裏蠢吼了。——不要受了欺騙！佃農雖然被日本的地主剝削着，對於我，却是仇敵。日本的佃農是自由人，而我們是奴隸。——經過了一年。——「這回，總算似乎能穩穩當當地吃飯了……」他給父親寫了這麼一封信。然而，在那時候，工場已經買到了瑞典式耕鋤機。這傢伙，祇要是有土地，用一個人，是可以不費力地耕上三四町（一町，三百六十尺。——譯者。）的水田的。其所以沒收佃農的土地——似乎老早就這麼個計劃。

「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監督僅僅說了這麼一句，就要把成文們解雇……。

3

「怎麼辦呢！」夜間，五副不安的臉，集攏到張基昌

的小房。叫主人留下了的漢沫和龍成沒有來。

「那有這麼不說理的？」李成基怒得結巴起來。「有甚麼過失？我們？」

「能當甚麼，你說那些個！」基昌到底是年長者，抑制了大家的沒用的不平。「還是得再哀求一次，不然……」

「沒有用……」成文喊起來。「因為狗東西們，從心底裏，就拿我們當傻子。」

「雖然那麼說……」大家都傾向於管他結果怎樣，還是再哀求一次的那方面，於是，基昌和李成基就去了。

「混賬！不懂大義的東西！」連等候的克兒都沒有，基昌們大怒特怒地馬上就回來了。「漢沫這鬼圈子，給監督獻媚，哄弄我們說是不在家……」

「簡直是往朝鮮的兄弟臉上抹泥，打個鬼圈子的……」氣得鼓鼓的肚子，對沒殺解雇的漢法們，燃燒了憎惡，漢法是「個與其說是屌屌，毋寧說是像下男似地周旋着的小子。」

「聽說狗東西們是當機器的助手。」

「這是我把他介紹來的，」基昌歎了一口氣。「這東西連向監督求求都不求。鬼圈子！」

「哼，」成文挖苦的嘟囔着。「就是你們，若不被解

雇，也會變得薄情者的。」

「……」大家都不好意思地沈默了。實在，說不定會變成如成文所說的那樣。在生活上沒有根據的他們，是養成了祇消保障了飯碗，怎樣卑微的事情，都能忍受的習慣的。

早晨，又到事務所哀求了一次。挨了一頓叱咤回來了。餓飯的時候，漢沫在事務所被基昌們打了一頓。成文忍耐不住了，操起椅子來要打監督。這是因為「No. 1！你再鬧，就要送醫院了！」監督的這句威脅的話，奪去了他的自制。——鬼圈子！日本人這騙人的鬼圈子！——

「這東西！」漢沫從側傍翻將上來，來庇護監督。「你要敢動手，可不讓你了。」

「喂，倒戈者……」成文與其說是生氣，毋寧說是悲傷着，目不轉睛地望着保護着敵人而洋洋自得的同國人的臉。「狗東西！」

回到小房之後，成文馬上就着手於回家的準備。從明天以後的，沒有工作的，也就是沒有飯吃的悲慘的生活的想像，動則使他自暴自棄地發怒了。基昌們集議到一起，不平地商量着，「不向監督，再直接向主人哀求哀求看看吧！」成文雖然告訴他們那是無濟於事，而基昌們頑強地

強詞着也許會有甚麼效果的。然而，到山元的公館一看，沒見着主人，却祇有放下了帽帶的三個警察，爲揮他們在那裏等着。

「喂，聽見了吧！日本人這些雜種，從上到下，都祇是虐待我們！」成文爆發着他的民族主義。「我若不按監督那小子和漢沫一頓，總覺得不舒心的。」

基昌和李成圭因爲從明天以後的不安定，連聲兒都沒有了。然而，一不說話，爲着抓將上來的餓死的豫想，益發使得他增多了不安。

他們想以憎恨日本人這句話，來掩飾他們的不安的心情；這反而祇能把他們推陷於現實的不安。

「晚安！」在小房之外，有語聲。大家都面面相覷着。

「說不定，或許是監督發了卦，前來取消解雇？」

「晚安！」是靜悄悄的，粗厲的聲音。

「誰？」成文開開了小房的門。

「天已經晚了……」進來的是堡子里的年青的農人。是同農會會員和另一個傍人，在去年被山元奪去了的與農場相接的田地裏種地的小夥子。因爲成文在沒收來的田地裏種地的時候，看見過這些人們被警察護送着拘引了去（怕他們來撓），所以認識他。——幹什麼來了呢？——揣

摩不透是留廢回事怎不安，使成文們發楞地瞪着眼睛。

「天已經晚了……」俄而，年青的會員鞠了一個躬。「我是堡子裏的農會的會員，名字叫中田。這次，總說諸位不幸……」

「在這年頭兒很壞的時節，山元也真是太辣了！」另外一個，自報村山的說。

「解雇津貼也沒給吧？甚麼也沒給吧？」中田說。「因爲狗東西們，譏勞動者和貧農是從腦頂插起的！」

「真是一點法子也沒有了，因爲事情是這樣出於意外」基昌十分明白他們的來意；他用潑水者抓一根稻草的弱勁兒嘟囔着。「怎麼好呢，咳……」

「鬥爭啊！」中田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和你們。勞動者和貧農，若不和狗東西們鬥爭來維持生活……，那纔是，祇有餓死啊……」

「我們先前也是……」村山說。「恨你們的。可是，仔細一想，不好的却不是你們。而是使同類的窮人互相咬架的狗東西——叫做資本家地主的這羣東西不好。你們和我們，都是一樣的窮人……」

「在我們，沒有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有的區別，是勞動者和資本家，貧農和地主。所以說，對於你們和我們

，共同的敵人，都是世元那種種……」中田說。「你們也會明白，一個人一個人，是甚麼事也不頂的……」

「一個人一個人是不成的！」成文從中田等人的話中，感覺到親人似的親暱。他從日本人聽到這類說話感覺到這樣心情，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親戚——他覺得他們是親戚。然而，自從出生以來，到處被日本人剝削，虐待至今，——這創傷深到骨髓。對於日本人的憎惡和猜疑，沒使他直率地答應中田們的話。——就是這些東西們，當然也是日本人！——

「一個人一個人是不成的！」成文又這麼說了一遍，向基昌們環視了一下。「……可是？……」「……？」大家的臉兒，都像是迷混了似的神氣。

「是在懷疑着啊！」中田羞澀地泛出了和藹可親的笑

。「我們是爲了看不過你們連解雇津貼都得不到手就被撵出去了，纔來到這里。怎麼樣？不和地主鬥爭一下子看看？因爲我們貧賤和你們，論起來，還是兄弟分兒呢……」

「兄弟分兒？……」成文把中田的話反駁了。於是，從心底裏，滾上來深熱的親愛。他覺得他的頑固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動搖。基昌們說，「求你給辦一下子！委託給你！」他們都向成文環着……

「對啦！我們也被地主沒收了土地，就是你們，若不和我們團結起來去鬥爭，也是餓死的啊……有冤不訴，那可沒頭了！……喂，幹吧，兄弟！」

「兄弟！」成文猛烈地抑制下去礙事的民族主義喊道。「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

——一九三二「普羅文學」九月號——

一九三三年北平藝術界的喉舌：

藝術信號 半月刊

內容：國內外藝術運動——戲劇，電影，繪畫，彫刻，攝影，音樂，文學等項的情況，並藝術理論的研究，介紹與批判，純粹根據客觀，嚴正的立場，作翔實的記載。

刊期：每月一日及十六日（現已出至第四期）

售價：每期零售二分，直接訂閱連郵費半年三角，全年五角。

通信處：北平輔仁大學孟嘉轉藝術信號社。

校規

—— 獨幕劇 ——

時：現代

人：王南軒校長，三十多歲

范遠坡監學，四十多歲

黃自良

吳道文 中學生

周方派

排長

小工

學生羣衆

景

王校長底辦公室，有辦公桌，几，椅，保存文卷櫃，和書架。右邊是門，左邊。後邊是窗，辦公桌安窗下，幕開，王校長在文件櫃後打電話。

王

喂！你是將軍公館嗎？……是！是！……妹子嗎？說呀！甚麼事？……呵，老太太又發氣了麼？……哎

呀，忍了的好！……不要怪我！做哥子的榜你去當將

軍太太，難道說，還不是爲你好嗎？……哎呀！她太

太算甚麼？只要將軍麼？……呵，又是吳道文搗亂嗎？

……好呵，算了！他是小孩子，總是任性的！……唉

！……有人來了嗎？……好，一會兒說！

（一會，不快的由櫃后慢慢走出，沉思，徘徊）

（一會，范入）

范

（手中握書三本，氣急的）南軒，想不到！真想不到！你看（遞書給王）黃自良竟自敢讀這些書！

王

（懶懶的接過）藝術麼？……前矛……呵，都不是課內的書！

范

是呀！還是魯迅，郭沫若底東西呢！

王

（憤憤的）這窮酸，他敢惡犯校規……（拍桌）哼，學費也沒有繳清！

范

（趨承的）要不要得喊他來？

王

自然要喊他來！罵一頓，再記上兩個大過！

柳 洵

范 (按辦公桌上的鈴)

小工 (急入，恭敬的) 校長先生！啥事？

范 (尊嚴的) 去喊二年級那個黃自良！

小工 是！(出門去)

范 (關心的) 怎樣？南軒！甚麼事不高興？

王 (憂愁的) 唉！吳道文又搗亂，老太太又發氣，罵

得含妹非常難堪，唉！

范 (不滿的) 吳道文嗎？小孩子真也太愛鬧了！吳老

太太也過於溺愛！吳將軍當哥子的，也過於……

王 (急止范) 小聲點！(看看窗外，又到門去看看)

范 (不安的，急改口) 唉！也難怪！他是癩鬼呢！

王 (搖頭) 唉，他太像我底冤家對頭！你曉得的，道

坡！自從將軍照看以來，我不是一天比一天遠意嗎？

(高興了點) 兩任縣長過後，來這學校息息，也還不

壞。只是，……唉，三公爺這年多來太愛搗亂了！

唉！

范 (思索一下) 南軒！只好防着他就是了，我看，令

妹又聰明又美麗，只要將軍寵愛；(較高聲的) 只要

這樣，甚麼事又容易辦了！

王 (默默的點頭)

小工 (急入) 校長先生！黃先生來了！

(黃自良慢慢的，冷靜而帶點猙獰的走入，身瘦弱，

眼中射出堅苦的光芒，制服污舊)

黃 (鞠躬) 校長先生！監理先生！……校長先生噫

我？

王 (尊嚴的看了黃一眼，) 呵，我喊你！

范 (看看書，看看黃冷笑)

黃 (冷靜中帶點憂慮) 有啥話嗎？先生！

王 (冷酷的) 話，自然有……不說，你自己也明白！

范 是呀，還不明白嗎？

黃 (驚愕) 我明白？先生！什麼事，我不明白！

王 (拿起范拿來的書) 這些，不是你在讀嗎？

黃 (陰沉的) 是，先生，是我在讀。

范 你真用功！

黃 (向范反抗的一睜眼) 先生！我……

范 (諷刺的笑)

王 (嚴重的) 你，用功！……只是，未免太辛苦了點

！你似乎忘了校規樣，是不是？……況且，這些書，

還是魯迅那抹着底大作……你，呵！我明白了，怕是

不願再住本校了，是不是？

黃 (急答) 不是！先生！那裏的話！

范 (似同情的) 呵，這樣的嗎？那麼，你讀課外的書，並且還是這些人底東西，爲甚麼呢？

黃 (微感傷的) 唉，先生！……在本校一畢業，家庭就無力再供給我昇學了！……所以，我想在這會多讀書，第一呢，能認識人生和社會，找尋自己底出路；第二呢，培養自己底能力，將來在社會上才能生活；……(嚴厲的) 況且，我們來學校，不明明爲的是讀書嗎？

王 (深沉的) 話，自然你說得是……只是，你還記得有一條校規嗎？

范 (急接着) 原文是：「課餘不能亂閱功課無關之書報！」

黃 (微微的驚惶) 記得……先生，記得！

王 (陰險的) 記得就好……一個學生，該不該遵守校規？

黃 (陰鬱的沉默了)

范 (催促) 你以爲，不該遵守嗎？

黃 (失望的) 唉！

王 (決然的) 你，太藐視校規底尊嚴了！這樣的事，

想想看！你犯過幾次了？

黃 (懇求的) 唉！先生！

王 好！你還是好學生，這次，只記個大過，操行上也只扣二十分。(嚴厲的) 記着！你快取得被斥退的資格了！

黃 (憂愁的，懇求) 先生！操行上不扣分好了！……

先生！我若是被斥退，那怎了？

王 少說些！我辦事，沒有不審慎，不公平的！

黃 先生！通融這次吧！

王 通融？不是通融了麼？(傲然的) 不通融，哼！你早也住不成我這學校了！……少說些，去你的！

范 (驅逐) 去！去罷！

黃 先生！通融這次罷！

王 (憤怒的盯黃一眼，掉過臉去)

范 (掉臉向別處)

黃 (沉痛的) 先生！……先生呀！(埋下頭去，堅忍過甚的悲傷，等許久，他們不應，抬頭凝視他們，悲傷轉成了憤怒，深深的嘆一口氣，怨恨的走向門去，剛掀開出門) 校規，哼！遇着別人就不會嚴了！

王 (高叫) 轉來！黃自良！轉來！

黃 (傲然的走入，鬍鬚的站着) 甚麼？

王 你說甚麼？

黃 我說了甚麼？你說！

王 你對於校規，有那點不滿嗎？

黃 滿不滿沒說，我只要公平！

范 你所說的公平，又是指的甚麼呢？

黃 (嚴肅的) 通融別人是怎樣，也就怎樣的通融我！

王 | 這就是公平！

王 好呵！別人過去通融了誰？你今天非說不可！

黃 這個人麼？全校有誰不曉得？那次沒有通融了又通

融？

范 快說出這個人，校長就照樣通融你！……你若說

不出，傷損了校長先生底尊嚴，留心！你要吃大虧的

！

黃 (冷笑) 哼！他麼？……先生們果真不曉得？不

知道？……嚇嚇！真是笑話了！

王 (憤怒的) 鄭重點，想着！你在同誰說話！

黃 呵！呵！校長先生！(拖長聲) 校長先生，

說！他是誰？是誰？是誰？是誰？

范 快說！快說！

黃 (冷靜的) 真要我說嗎？好！說就說……

王 (變色的) 說啊！

范 說啊！

黃 他！(訕笑的) 他！唉，他呀，會損傷先生們底尊

嚴呢！

王 (臉紅，聲微顫) 說啊！

范 (同上) 說啊！

黃 (決然的高聲) 他是吳道文！你們喊的公公爺！

王 (一怔，沉默了，爲難的發見)

范 (看看王，想想，高叫) 你敢侮慢校長！你……

王 (急說) 你破壞校規，侮慢師長，不堪造就，我懇

斥退你！

黃 要斥退我？……當真？

范 (向王) 好，斥退！

黃 (陰沉的，慘笑) 好呀，這些詆語，不時髦！

王 這樣侮慢師長的學生，斥退！斥退！……范先生！

叫書記寫牌出去！

黃 (憤激了) 真要斥退嗎？

范 (憤激極了) 先前還向你們乞憐，見鬼了！……斥

退罷！反正讀書也讀不起，也讀膩了！而今的青年，

想往上爬結是不行的，只有一條路了！……好，你們
 斥退！

王（向門外）快去！范先生，快去！

范（在門外）我去了！我去了！

黃（憤激得變態了，全身戰慄，絕叫）我還留戀這奴

隸教育嗎？（衝向王）你斥退！……你……

王（張惶）

黃（雙手力戰，要掙取樣，滯重的移向王）以姊妹爲

生活的東西，你！……

王（身斜着預備退讓，一隻手急按鈴）

小工甲（急入）

王（顫抖的）快拉他出去！拉他出去！

小工甲（疑遲一下後，默然拉黃）

黃（掙扎）無恥的東西！

小工甲（拉黃不出）

王（按鈴）

小工乙丙（急入）

王（指黃）就着拖他出去，快！

小工們（用力拖黃）

黃（無力了）你，無恥的……也當校長！（被拖出）

不要臉……不要臉的東西！（聲慢慢遠去）（由聲頭

中弛緩）唉！（勃然的坐下，默想，恢復到平靜）唉

！（一會，笑；一會，搖頭）唉！

范（得意的入）牌快掛出去了！……想不到，他竟自

敢這樣！唉！

王（這種豪華之馬不除，校務辦得起走嗎？他還敢說甚

麼到勞苦大眾中去呢！

范（急合）他若是再搗亂，加他一個大罪名！

王（向門外走）我去看看他們上課，遲晚！喊小工立

刻搬出他底行李！（下）

范（好！我就去！（隨着下）

（隱焉一會，小工上，尋找的，見無人，急下）

王（急入，按鈴）

小工（上，惶惶的）看到斥退牌，先生些要開會了！

王（假裝鎮定）曉得！曉得！請范先生來！快！

小工（急下）

王（搔首，苦思，搖頭，徘徊）唉！……唉！

（外邊，不遠，雜叢雜沓，隨即叫：「贊成！」「大

家開會去！」「大家開會去！」

范（急入，張惶）他們！……唉！他們……

王

〔外海，有人講演：「同學們！我們……」〕

〔搖手，止范說話〕聽他們！〔憂慮的徘徊〕

〔講演者：……我們住學校，交學費的甚麼？不是爲讀書嗎？看看我們底學校，我們賢明的學校當局，給了我們哈穢兒的讀書環境？……圖書館，不是只有幾本破書？學校當局不是還在阻礙我們去讀？教員，能給我們有益指導的有幾個？教科書，能使我们添多少智識？這些，就是我們賢明的學校當局給我們的！他們不是非常的賢明嗎？……〕

王

〔苦臉的偷聽范〕

范

〔焦急的看看王〕

〔講演者：喂，同學們！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該去讀自己愛讀的書報嗎？但是，同學們！這却是校規所不許！……〕

〔華衆：狗屎校規！狗屎校規！〕

〔氣極的〕進校！去停止他們開會！

范

好，好，我去！〔無奈的下〕

〔講演者：同學們！我們是否爲讀書而來？若是爲讀而書來的話，那這校規還對嗎？這校規是要我們不讀書呵！——華衆：〔拍掌，高呼〕沖破那狗屎校規！

讀我們愛讀的書呵！……驅逐校長！……驅逐校長走狗監學！——

范

〔急入〕唉，沒辦法！走不攔他們底圈子！

王

雖是主席？

范

不知道！簡直看不到，學生不讓我走攔去！

王

〔決然的〕我去，誰不聽，斥退！〔要向外走〕

范

〔擋着〕另自想法看！

〔講演者：……讀着自己愛讀的書，不是很快活的嗎？那麼，體念別人在讀書時被阻礙的苦痛，非常容易了……今天，我們那位堅苦的，勤勞的同學黃自良，他就被校長阻礙了！……不但阻礙，還記過！不但記過，竟自要斥退了！爲讀書要斥退！

華衆：反對斥退黃自良！……反對！反對！

王

〔一驚〕

范

〔一驚，看看王〕

講演者：是的，我們要反對！這次不反對，以後，我們大家都不能讀書了！

華衆：是呀！堅決的反對！……徹底的反對！

王

〔急叫范〕快打電話！請保安隊逮捕搗亂分子！快！快！！

范

(急走向立櫃后)

(另自一個講演者：只反對斥退黃自良，不行！不行呵！……)

羣衆：要怎樣才行呢？

另一講演者：爲我們自己，要爭取讀書自由！(羣衆

拍手)要爭取導師自由！(拍手)要管理圖書館！(

拍手)要清理學校軍費！(拍手)要參加校務會議！

(拍手)同學們！只要這樣，學校才辦得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讀書！

羣衆：幹呀！……一定這被子幹！幹呵！)

王

(在櫃後)喂！喂！……保安處嗎？……我是中學

校……敝校有搗亂分子在暴動，請快派人來逮捕……

好的！好的！……請了！請了！

范

(聽着，冷笑)

(另一講演者：同學們！我們這民族，自去年東三省事變後，不是快成殖民地的奴隸了麼？同時，我們大多數底家庭，不是在一年約四五年內，背捐維稅底下破產了麼？我們，我們中華民族子弟，還不趁這來得及的時候幹起來嗎？二天，要幹也幹不成了！……讀死書，只好當殖民地的奴隸！在社會的鬥爭生活中

，去證明我們書上底理論呵！所以，要堅決反對學校

限制我們出校門的自由！

羣衆：(拍手)對呵！對呵！……照這樣大幹一下呵！)

！)

王

(震動了。)會，凶惡的)哼！

(另一講演者：這會兒，由密斯特吳代表學生會向學校交涉斥退的事！跟着，寫好要求條件我們就交索！

羣衆：贊成！贊成！

另一講演者：只是一個人說話怕不能說充分的理由，

我舉密斯特周也負責學生會底一個代表！一面。跟着

代表，我們大家一同去！

羣衆：贊成！贊成！我們也一同去！)

王

(一驚，懷疑的)吳？

范

(氣餒的)他麼？

(羣衆底脚步声，語聲，由遠而近)

王范

(警覺的相互遞眼色，愁苦的，留心的盯着門外)

(羣衆走到門外，掀開門簾，吳道友昂然的走入，穿着毛織物的學生服，周方民穩靜的走在吳身後，布學生服很舊了。)

吳

(很隨便的向王點頭)校長先生！(向范)監學先

生！

周 (另一講演者底聲調) 校長先生！(向范) 盤學先生！

王 你們，有甚麼事嗎？(指椅，向吳) 你們坐！

范 (幫着說) 坐着說好了！

吳 我們坐？……(大模大樣的) 我們敢在校長先生面前坐？

周 (冷冷的) 我們坐？

范 (看周王)

王 (苦笑) 呵，說那裏話？……(客氣的) 不生關係，坐着說好了。

吳 用不着……(嚴厲的) 學生會託我們問問，校長先生！爲甚麼斥退黃自良？

王 甚麼？你們又組織學生會了麼？

吳 前幾週預備恢復，今天就正式成立！

周 (嚴重的) 校長先生！究竟黃自良是爲甚麼選斥退的？

范 (向周) 你一向不是很安靜，用功嗎？怎麼也同他們一起鬧？

周 (冷淡的) 鬧？爲了同學們和自己底利益，先生！

我認爲這是我該做的！我不懂甚麼鬧不鬧？

吳 哼！哼！(輕漂地町着范)

王 (向吳) 他嗎？讀課外的書，破壞校規，不聽規勸，侮辱學校當局，顯然是不堪造就，所以斥退他。

(蔑視的町王，反唇的) 好大的誅語呀！了不得的罪名呀……他敢侮辱校長先生，冒犯校長先生底尊嚴，該遭斥退！該遭斥退！

周 (仍是嚴重的) 讀課外書就犯罪麼？他真侮辱你麼？

范 (驚喜的插句) 是呀，該斥退！

王 我辦事，多謹慎？那裡會有錯呢？

吳 斥退呢，是不是錯也難說！……祇是，拿斥退的理由來看，就太不充足了！

(羣衆在門外，這斥退太無道理！太無理由！)

王 (搖頭) 沒有錯，理由充足得很！充足得很！

范 (焦急的) 那裏會呢？我看，沒有錯呀！(急憤憤的) 犧牲學生，那裡要緊呢？……讀書呢，他又讀了甚麼？

王 (遞書給吳) 你看！

吳 (看看每本底封面) 藝術論……前茅……就是這一

些嗎？……沒有了麼？

范 是的。

周 (看看吳手中底書) 就讀這些書，有甚麼不對呢？

王 (奇怪的) 有甚麼不對？

吳 我還曉得，書，是他借的，借書給他的這個人，這

樣的書還多呢！

呵！

吳 (堅決的，大聲的) 要斥退黃自良，先該斥退這個

借書出來的人！

(羣衆：對呀，太不公平！太不公平！)

王 (向范) 范先生！喊他們去上課，這叫瞎話？

范 (走去掀開門簾，羣衆興奮的站在外面，說着，比

着) 怎麼不上課？在這兒鬧甚麼？太不成樣子了！

(羣衆：我們嗎？聽聽校長先生向我們底代表說些甚

麼！)

范 你們各自去上課了！(轉身走回)

(羣衆：飯桶！走狗！)

(臉紅紅的，要發作) 樣)

王 (向范遞眼色)

范 (無奈的坐下) 唉！

吳 (非常得意地) 我再供給你點事實，校長先生！我

曉得借書出來的那個人，他不止借給別人，他自己也

常常在讀。所以我覺得，非先斥退他不可！

周 校長先生不斥退這個人，什麼理由又斥退黃自良呢

？

吳 (更得意) 就說我，校長先生！也覺得你辦得不公

平！

王 (半疑的) 這個人是誰呢？

吳 全校那個不曉得？問我們！

王 (氣憤的) 這個人，唉！是誰？

吳 你們果真不曉得，那不是，嚇！閉了隻眼睛在看專

嗎？

(羣衆——笑)

王 (一驚，臉紅紅的，看看門外，看看吳，一會，決

心的) 你有不對了，這樣說我！

吳 管不了這些……哼！我就問你：爲甚麼不斥退那個

人，又要斥退黃自良呢？

王 (無力的) 他是誰呢？

吳 (翻翻書，指着遞向王) 這麼大的私章，校長先

生！看！不是我底名字嗎？

王 呵！你底？

范 你底書？

周 (看看書，又看吳一眼，) 呵，真是你底書呢！

吳 (指指每本書) 這不全是我底私章嗎？借書出來的就是我一要斥退，先斥退我！先斥退我！

(羣衆：斥退吳道文也反對！我們要求讀書自由！我們要求讀書自由！)

王 (憤怒的) 這像甚麼樣？范先生！你去喊開他們唸！

范 (爲難的) 呵……我去！我去！(慢慢走去) 你們這樣子吵鬧，究竟有啥意思？

(羣衆：我們自己明白，先生！你去坐着好了！)

范 (無奈的) 這裡的話，吳道文他們會同校長商量，

你們，去上課好了！

羣衆：不上課！不上課！非恢復黃自良的學藉不上課！

(走回)

王 (向吳) 斥退你？……笑話！這怎麼會同你生關係

周 不生關係？……這才是天大的笑話！

王 (怒目眦視)

吳 (得意地) 我自己招供！……我常常沒有聽課，在課堂上讀別的書！只是，你們就看着我讀別的書，也掉開臉裝不看見！……就說今天，這(指范)范先生，他抓黃自良底書時，我也正在前兩個位子上讀書呢！哼，你們！(向王范點頭，鄙夷的笑)

王 唉，你！你呀！(看看周，看看門外，低聲) 令兄就怕你不讀書，多難得你用功呵！

吳 (大聲) 甚麼？我讀書是用功？那麼，全校誰不曉得黃自良刻苦用功？難道說，他就不是讀書嗎？

周 是呀，現在你校長竟反對黃自良用功

王 他讀書，跟你不同，他有別的用意！

周 甚麼？別的用意？

吳 他和我讀的是一本書，會有別的甚麼用意？

王 唉！你們慢慢的就會明白，(遲疑的)

吳 (向王) 請答覆我們！爲甚麼不斥退我，要斥退他

？

王 (恍然想到別的主意) 他，除了讀課外的書還侮辱我！

周 呵！悔……悔！〔拖聲〕

吳 侮辱嗎？……〔想想，眼光閃閃的校長先生！我想說說你辦事真象，你要認爲是侮辱，我就對不住了！

〔羣衆：呵！……〔拍手〕宣佈！宣佈！〔哈！

哈！〕

范 吳道文呀！

王 唉！你怎麼了？……老弟，〔低聲的〕你老弟……

吳 〔高叫〕甚麼？老弟？誰是你底老弟？

王 〔急說〕我們不是親戚嗎？老弟？

吳 甚麼？親戚？〔思索〕會，點頭〔呵！是！……是

！是了！令妹是我哥哥底四姨太太，呵！舅老爺！將軍底舅老爺！真是我底親戚！不敢，呵，不敢！〔拖聲〕

王 〔臉紅紅的，搖頭〕唉！……唉！

吳 〔決然的〕聽呀，校長先生！聽我的侮辱你……

同 〔似要開阻的呵，密斯特吳……

吳 〔不願〕你當校長，是因你對教育有研究呢，還是因你妹子對軍閥的精力？你當過兩任縣長，不是買一百幾十畝土地和一所公館？當三學期的校長，不是又

買了一家碼頭？……學校裏，除了聽着你喊：校規的

尊嚴呀！校長的尊嚴呀！你想過怎樣改進學校沒有？

〔羣衆由遠而近；要求的條件！……快交去！羣衆較近：一共多少條……八條……快交去！〕

王 〔苦臉的〕唉，老弟！不要太硬了！這使我和你

四姨嫂嫂都難堪的！

吳 〔鋒銳的〕難堪嗎？校長先生！對不起！傷了你底

尊嚴，你管多尊嚴呵！斥退我能！斥退我好了！

范 〔看看王，向吳〕實在不同你生關係呀！

王 〔懇求的〕老弟！老弟！

吳 你倒求我了！笑話了！

周 校長先生，話已由吳道文說明白……

吳 校長先生不是隨便就能斥退我們嗎？……那校規不

是可以隨便玩弄嗎？

王 〔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又坐下搖頭，抓腮

〕唉！你，道文老弟呀！你……

吳 〔羣衆：密斯特吳，拿要求一條件去！〕

吳 〔去拿來，鄭重的擱在王前面〕校長先生！這是的們全校同學議決，由學生會負責，向學校要求改良我一些條件。

王 (隨便看看, 向吳) 只要你們要求得合理, 學校自然原樣採納的。

周 這些條件。都是我們考察學校須得改良的地方, 我們須得做的事, 議決出來的要學校全部採納!

吳 依我看, 合理的就有! 因為太妨害了校長先生底私人利益!

(羣衆笑)

王 唉, 你老弟呀! 你……

小工 (急跑入驚惶的) 保安隊正在圖書館, 說是校長先生請他們來捉人!

王也 (也吃驚非常焦急的看吳)

吳周 (一時驚惶無措。仇恨的盯王也, 急走出撤門廳, 憤怒的向羣衆) 校長先生底凶惡面目, 卑鄙手段出來

了! 請保安隊來捉人了! 同學們, 大家快堅固團結起來, 反對勾結保安隊的校長! 反對保安隊壓迫學生!

(外面羣衆: 情緒更突然高漲, 聲音非常亂雜:

打倒卑污陰險的王南軒! 打倒勾結保安隊的王南

軒! 團結起來, 反對軍警壓迫學生!

吳 (突然跑到前面去) 同學們! 快散! 快散! (神色倉皇)

羣衆:

(羣衆: 不散不散! 我們全都在這兒! 真是有此理! 真豈有此理! 別的口號聲續起!)

吳 (更大說) 同學們! 感情作用, 用不着! 我們, 要

爲整個鬥爭犧牲一切……散散好了! 散散好了!

(不散不散! 外面雜羣衆聲的)

軍警開始毆打學生! 學生哭號與反對保安隊壓迫學生! 打倒強盜王南軒等口號聲雜起。

十餘學生被毆打, 逃入校長室, 代表周林在內。

保安隊追入。

王也 (突指向周) 他是共黨, 他是共黨領袖! 逮捕! 逮捕!

捕!

(軍隊毆打捕周, 周怒喊: 反對誣陷學生的校長! 反對保安隊摧殘學生大家被毆聲下跟着喊)。

吳 目瞪口呆不能作聲。

(幕下)

一九三二, 十, 二十, 成都。

書評

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諺俗學

朱自清

江紹原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序目十八面，本文三四四面，三十二開本

定價一元

謠俗與諺俗學都是英國字 Folklore 的譯名。這個字普通翻作民俗學，江先生說是「從日譯」。他說「日本人所謂民俗，雖有時是民間——俗間的意思，移植到中國來，却頗有被誤解為民間風俗之危險」；（三〇六面）所以他始則提議改為謠俗學，（謠俗二字通用，江先生據劉向上山海經表及王充論衡四篇，（見十五面）再則提議改為民學。說文云，「民，賤也，官也，蓋皆愚昧無知之義，」吳稚暉所謂「昏百姓」便是。「民學之民，正取此義」。（三二四面）「民學者，研究文化雖已昇至較高的平而然不是普及於一切分子之社會，其中民階級之生活狀況法則及其物質的經濟的基礎，觀念形態情感表現……，及此等事實之來源，變遷和影響者也。」（十八面，二七

六面）這條略說是編者的主要意見。

本書以英國謠俗學會會長瑞愛德（A. R. Wright）所著「現代英吉利謠俗」的譯本為正文，加上八個附錄，附錄只比正文少五十面光景。譯者序裏說，「正文各章為一種富於趣味的談料和研究英吉利民族現狀之一助外，當能引起國人對於我們自己前後左右的活謠俗發生……興趣，於是相幫把它們記錄下來以供國內外學人研究；後面的附錄……則在系統的謠俗學通論出與國人相見之先，必值得留心此學的全般面目及其由來和現狀者拿起一讀也。」說得非常明白。正文分九章。附錄一，英國謠俗學的新領土，即瑞愛德就職演說。附錄二，謠俗學的由來和分部，譯十三版大英百科全書。附錄三，晚近謠俗學研究的趨勢，譯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附錄四，各辭典中的謠俗學論。附錄五，書目拾遺，附錄六，謠俗學諸次國際大會。附錄七，關於 Folklore, Volks Kunde 和民學的討論，附錄八，關於民間文學的改造和「幸福迷案」等等。這些附錄實在比正文重要得多。

中國談謠俗學（從前稱民俗學）也有十五六年了，却還沒有真正系統的關於謠俗學（不是謠俗）的介紹與討論，不要說「系統的謠俗學通論」了。江先生說，「對於西

洋各國民俗學的範圍和旨趣做發展的考察和試探確定中國學人應採取的民學研究說和應擔任的新任務，「是始於本書所收的各附錄（三三九面）這是公道話，上文說附錄重要，便是爲此。所謂民學應擔任的新任務，江先生在序裡指出五種；他說至少也該有人做這五種工作。前四種是初步，包括搜集與介紹種種資料；末一種是「分析和考定層次的工作，」是「科學工作」，民學之能成爲學，便靠這一個。附錄四種有編者的按語，將前四個附錄裏的教訓分條舉出討論，最爲有用。附錄七也多編者自己的意見。

江先生所定民學的界說，範圍較 Folklore 原義爲寬。

Folklore 本義爲「民衆舊傳」（三三九面），一八四六年間 W. J. Thoms 所創。「用以包舉文明國中未受文化陶冶的諸階級之成說成規，風俗和迷信（二二四面）以及野蠻人的風俗和信念，但除外民間各種美術和技藝的研究。」（一九二面）後來大陸上研究這種學問的人覺得婚死的信仰，成規等遺留物之外，還有活的近代的謠俗。再則民衆的信念，心靈精神等等之外，還有他們的生活的實際狀況，就是他們的物質生活，不應存而不論。——據編者的意思，離開後者，就不能了解前者。所以民衆衆俗與民衆技藝

等正該包括到謠俗學裏去。英國漸漸也接受這種影響。這樣謠俗學的範圍便廣了。但包括野蠻人的風俗，信念一層，還有不同的意見。英國謠俗學前輩 O. I. Coome 說這種材料只可供比較之用，不應包入謠俗學內，這原該歸人類學的。（二四八面）編者也說，民學的「民」既只指「民階級」，「這階級在野蠻社會中尚未完全形成，則我們大可以說有些野蠻民族是幾乎沒有 Folklore 供人研究。」（二五九面）這一點編者的意見比 Coome 更進一步。相信與中國一般人關於謠俗學的見解相左，其他是對的，他不反對野蠻社會的資料作參考，但「民學的焦點，民學的始點和終點，既不是文化的胚胎，也不是文化的花朵，而是民階級所能有的文化或非文化——民階級自身。」（二六八面）

關於「現代英吉利謠俗。」編者說英國謠俗學已決計擴充而新添了「藝術」與「活謠俗」兩種實物，本書便是第二種新貨的頭一批貨樣。（二〇四面）編者頗重視現代謠俗研究，他說這種研究「能促進將文化普及於羣衆中之必要感，以及幫助普及文化者知道應該從何處下手和在那方面多用力。」（二六一面）這個指示極值得注意。

喋血的詩人陳夢家

陳均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榆關，開始進攻熱河的時候，北平各日報上，是喧載着詩人陳夢家又上前線去了。

日本帝國主義這般兇殘炸屠殺我們的時候，中華民族底大多數，丁，農，一切生活日益惡劣的廣大的羣衆，都是願意上前線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但我們曾問過，宋子文張學良去熱河是幹什麼的呢？我們也不能不看一看，這位詩人上前線是幹什麼呢？他對於目前日本帝國主義這瘋狂的戰爭，是把攪着什麼呢？

「二八滬戰，由日本帝國主義爆發後的第二天，這位詩人，是曾投入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百二十二旅旅部。『前後開拔十數次』，經過最危險的兩次，二月一旬從前線回來了。回來後，他以『曾經爲戰爭所磨礪的心』寫了四首詩，『在蘊藻濱的戰場上』，『一個兵的墓銘』，『老人』，『哀思』，後來由北平晨報社，用中國新報紙印刷，題名『在前綫』出版了。我們由這些詩中，可看出詩人陳夢家，是抱着什麼態度在前綫的。

我們先看詩人對中華民族底態度吧。

「在前綫」四首詩中「老人」是成長的一首。滬戰起後，吳淞開北一帶住民，是千千萬萬成了「災民」了。政府不救濟，他們別的無法謀生，有如作者序中所敘述，「次晨戰事稍停」，冒着戰火，「季家橋一帶的鄉民依然背了包袱回去」；但作者却接着說，「他們愛他們的家鄉，就便死也不願離開。」作者是把這些災民回鄉去只解釋成愛，甚至說他們是用死來殉這空洞的愛了。「老人」一首，便是寫一老人，回到被炸毀的家中後，看見什麼，怎樣想。

但這愛，對於這些不能不回鄉去的災民是空洞的，對于詩人，則是頗實際的。他對於在戰禍下的中華民族，主要的看見了老人；而也把這老人，當是他底代表：「事實上，窮苦的老人也沒有這樣空洞的愛的！」「同一個沉重的年輪，記載着一家人的福祿，」他愛着「一棵古老的楊樹」！現在是別的血在流了，老人也看着更大的新的血在流了，他却敘述這老人，只愛着「那些流着一條血流的祖先」！中華民族底大多數，都已經起來爭鬥，爭取脫去多年的重擔了；但詩人却說教似地說，「他愛每一塊修補的牆壁，和一隻修補過的茶壺」！

「在前綫」中四首詩，共一百九十九行；「老人」一

首詩，却佔了一百四十七行。他是在這長詩中，用許多深刻的詩句，寫了他對於這種「老大中華」的「愛」！而這種對中華民族的態度，和佔我們中華民族大多數的勞苦農民的民族的態度，完全是不一致，直至對立的！

但現在，如「老人」一詩中所寫的：

「一塊平坦的稻場」，不知是誰給掘了一個坑，黑黝黝爬着什麼！」

「一齊像門前那棵楊樹，拔根兒刮去了那裡？」

「他的熟悉的門簾，招呼他進去，彷彿一隻受傷的黑眼睛，門歪了！」

「變動」甚至「移亂了他記憶的棋局！」

東鄰那間屋，斷樑壓了

他的老牛，他喊不醒它；

溝盤下伸出一隻生手，……

還有那牆根下睡倒着

打剩了的灰色的一個……」

中華民族，據詩人看，是「大中華民國」（序後的年月上，詩人這般寫），是受盡帝國主義瘋狂殘酷地蹂躪了

「二月一日初駐南翔時，軍部限令閘北居民遷出戰區，從那天黑早起三天三夜滬寧鐵路上的難民蜿蜒數十里長，遠看去好似一條黑線。」詩人「在車站上立了三天，眼看那無歸的老小在雨雪下行走」，真的！「還有什麼比這更慘的？」

「大中華民國」這般被蹂躪了，詩人怎樣呢？用他自己底語來說，詩人「被戰爭所磨礪的心」磨礪成了怎樣呢？

第一，我們要先說，日本帝國主義這進攻，是太突然了，使詩人不相信。「老人」詩裡寫，「這兒可總沒有一個橫死的」！實際上，橫死的是真太多了，就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創子手來，中華民族中橫死的也已太多了！被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哄出來的，被「軍部限令遷出」的，如詩人「哀息」一詩中所寫的「遠遠像一條河在黑裡夜流」的難民，大家都知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軍部」使他們這樣的！而且如閩行的鄉民，集團起來反抗了。但在詩人看來，却「走啊！走啊！誰教我們這樣的？」

但日本帝國主義底暴行，如使那棵柏樹墮入老人的屋中去一樣，也硬使這暴行歷入詩人底腦袋去了！他開始用

詩人底態度去迎接這些災禍，傷兵的血潮變成「一瓣一瓣梅花，子彈變成蝗虫；甚至蕪湖的戰場上已滿成一行行新鬼的玫瑰，日本帝國主義飛機遠來轟炸，也變成「蒼鷹，紅點的獨尾，在半天上弔喪」——弔喪呢！「大中華民國」的氣概還是存在的！「老人」那首詩中，老人看了

一切都被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搗亂後，「我是主人！他心裡喊咕：你們聽了請的命令？」日本帝國主義不聽這主人底命令了，又接着寫，「那都是主人自己的罪過！」把帝國主義一切暴行，都看成自己的罪過！這真是最卑污的說教！

十九路軍士兵英勇的抗日戰爭，這意義在他詩中是不能明顯看見的。「一個兵的墓銘」詩中，是把抗日英雄的戰士，看成「淹在河裏」，「死在床上」一樣的死！而且重大的既辱了士兵，說他是「爲着別人，死了！」「在蕪湖濱的戰場上」一詩中，也說「殺了人給人殺了，現在都睡倒在蕪湖濱的戰場上」！十九路軍士兵，是英勇地爲反抗帝國主義殘暴進攻而死，現在倒說他「殺了人給人殺了

一!!!

整個詩集來看，這位詩人，只是因爲「大中華民國」被蹂躪了，他爲這戰爭的「陰風」所襲，他反讚美戰爭，讚頌戰爭了！迎着大眾擁大民族革命戰爭的怒潮，他却更要求毀滅，虛無主義地要求絕滅與死亡！陳詩人這傾向，在四月中寫的序中，是更可看出了：

「我相信一種日子會到來，那些日子將不是我們所可想像的，也不是我們甘願的，但是我們熱烈盼望他來。我聽得不久，這地土上的人會會覺悟自己的不對，覺悟往日的懲罰還是太淺，覺悟自己自皮肉裡的顏色還再有一大次的塗滿這可羞耻的泥土。」

他是這般無條件希望更大的戰爭的來臨！

故若是誰要問，詩人陳夢家上前線是幹什麼去呢？那我們似乎可以說，「他是喋血去的！」

「在前線」的好處，有兩點可以介紹：一是他把戰爭殘酷的結果，能有力地表現出來，他底藝術，是可顯出他是一個戰爭的禮讚者，這是應指出的，二，他在序上，寫了每首詩的來源。當時的情緒。使我們更可理解他，我們要表現我們的意旨時，是應做效他的。

食 堂 底 飯

窪川稻子作
竹舟譯

——竊頭小說——

那天，××紡織公司的食堂，又只等那先到的人一進，便閉上它的門了。在食堂裡面，大家就這樣等着，等着飯吃；可是，那廚頭把大家總那樣輕蔑戲弄，老不易給她們開飯。

「我，肚子餓了！」

「快給開飯！」

這邊那邊，大家嚷叫了。

那廚頭却是跑出來嘻嘻地笑着；

「甚麼！像叫花子那般餓鬼嗎？」

這時候，那食堂中間，忽然誰這樣怒罵：

「叫花子什麼？混蛋！」

大家都回轉頭去。

這樣，在食堂的正中間，那位怒罵的女工站在了櫃上

。她是儲布部的代子姑娘。

「諸位！」代子擺着她顯色黑瘦的臉，瞪望着大家高聲說：「我們並不是叫花子。打清朝七點就得不息來勞動

的我們，到了這個正午肚子要餓那是當然的。本來，時間雖確確確有一定的，使我們在食堂裡等着是不對的。你們不是也這樣想麼？」

「是的，是的。」

「無異議！」

「往下說吧！」

大家把飯碗扔在一邊的都仰視着代子了。代子是眼紅她的臉拼命地繼續着：

「再這飯和菜是太不好吃了。倒說我們反正在鄉下不吃好東西，所以公司裡會來輕看着我們。現在，不管在鄉下吃不吃好東西，我們給公司規規矩矩付了錢；就吃更好的東西，也是應該的。」

「對。」大家當中突有一人相應着。這次，另一位女工站起，她是紡紗部的兼子姑娘。而這常常面帶歉容的兼子，還是她個笑臉地發出她的怒聲：「可惡，這食堂老一滿把門關了。然而要遲到一點時間，不是又說已經沒有飯的不給吃了麼？真是剝削的公司！」

「以後，叫他飯再多些吃的再好些！」

「把食堂也要再乾淨些好吃飯！」

平素對食堂存有不滿的大家全贊成了。

「向屈頭交涉！」

「向事務所交涉！」

「對，大家上事務所去交涉！」

嘩地一陣聲浪中，大家就推了代子和兼子做領導，要衝出食堂去。飯碗被摔着，椅子也嘎吱嘎吱被倒着。那時，婦人部長得了屈頭的密告也即趕到。

那婦人部長是這樣劈開他兩眼瞪着說：

「她們，幹嗎？有不滿意對咱說好了。」

「瞎說！對你媽的部什麼長說是什麼都不行的。」

「走狗，躲開！」

「色鬼，別碰！」

大家因為前回的爭議，對那婦人部長有種不平纔不聽他的話。

在外面的人，也和她們一同向了事務所擠去。那事務所裡，是受得大眾威力的恐怖，便答應着她們這個改善食堂的要求。

從此，這當天的晚飯起始，就能够爽快地拿出好的菜和多的飯來；同時，那屈頭也可以對她們女工，不敢再作他裏的戲弄了。

——三三，五，九——

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

日本新興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君，自一九一八「事變後即為日本國內反對侵略中國之一人。小林君及其同志的活動，不但廣佈於日本勞苦大眾間，更深入於日本的海陸軍。因此深受日本帝國主義的畏忌，必要殺之。小林君及其同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猶復努力進行反抗日本軍閥的工作。日本警察探網密佈，終于在本年二月二十日，值得小林潛藏的所在而加以逮捕，沿途毆打；未到警察所而小林已被打死。小林君生前著有蟹工船，中國早有譯本，我著作界同人當亦久聞其為人。現在聽得了小林因為反對本國的軍閥而遭毒手，想亦同深憤慨。小林故後遺族生活艱難，我們因此發起募捐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國著作界對小林君之敬意。是為啟。

發起人 郁達夫 茅盾 葉紹鈞
陳望道 洪深 杜衡

魯迅 田漢 丁玲

一個乞婦

曹傑華

站在
荒冷的巷口，
她睜着
淚眼，
凝視
大街裏
雜沓的行人。
闊的，
笑的，
和歡唱的。

她想
走近身去，
乞求
幾個銅板
換一塊

文壇消息

國 內

△「伊里支與藝術」將出版

列寧對於藝術問題的著述，國內尚未見極有系統的介紹。聞最近陳淑君先生已將特來萊甸氏編註之「伊里支與藝術」一書，由日文譯出，其中將列寧所有對於藝術的見解，完全收羅在內。不久即將於北平出版云。

△開明戲院公演「二傷兵」等劇
北平「新球」「晨曦」「北美三

劇社，于四月二十七日假珠市口開明戲院聯合公演，劇目計有田漢的「战友」，張季純絕的「二傷兵」，道夷的「S.S」成績頗佳，而以描寫熱河戰事之「二傷兵」效果最著云。

△澎湖小說集

北國月刊第二期的短篇小說「

鯉魚船」，描寫天津運河中船夫鬥爭生活，發表以後，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聞該文作者澎湖島氏（原作署名鐵絲）擬將其近年所著短篇小說，自選十餘篇刊印云。

△最近北平出版界

最近之北平，文藝月報已付印，冰流五月號將出版，藝術信號「四期特大戲劇專號」已編好，五月文藝社將出版「五月文藝」，「新大眾」稿不成問題，「北平文藝」社創刊北平文藝，開第一期內容力作甚多。

上 海

△上海「文藝雜誌」將出版

最近上海創辦「文藝雜誌」由鄭振鐸、傅東華先生等主編，並約定魯迅、矛盾先生等撰稿，聞六月初即可由生活書局出版內容極為精彩云。

△「隋洛文」出於何與？

魯迅先生前以真名文章被禁與諸

燒餅，

救濟這一天的飢餓。

呵，（誰注意？）

她的胸懷裡

還叫着

一個

快餓死的小生命！

可是

羞澀的心，

總拉着

怯弱的手；

雖然

太陽

一步步

走上了蒼階，

她的脚

却半步

也未會向前走去。

者見面，繙譯憤激及以後為北斗，文學周報撰文，均署名「隋洛文」，此據某君於去年魯迅師大講演時聽其自述：蓋以當時國內曾有稱彼為「墮落文人」者，魯迅先生乃刪去「墮」之底，「落」之頭，而成「隋洛文」。

△「子夜」的讀者

茅盾之「子夜」，不獨此書本身

之巨大，為過去文壇所僅見；即以銷路論，亦前所未見者。據北平晨報月前某日「北平景況」（？）一文中所記，則市場某書店竟曾於一日內售出至一百餘冊之多，以此推測，則「子夜」讀者之廣大與熱烈，不難想像云

△丁玲巨製「母親」正努力寫作

中

據上海新運北平之某君言，丁玲於近曾對人言，彼現正努力寫作一預計四十萬字的長篇「母親」。查國內長篇至二十萬字者均甚少，三十萬字

者僅「子夜」一部耳，則寫此巨製之作，魄力雄偉可知。吾人惟預祝此書能及早問世也。

△上海藝術新聞已停刊

上海月前曾出版一種「藝術新聞」，編輯甚為靈活，一般讀者均喜購讀，出刊三期後，竟被禁止發行。

△光華將出版新刊物

光華書局最近動手編輯「新刊物名「文學與生活」，原聘茅盾主編，惟茅以事忙力辭，現已由茅所推薦之應雲衛負責編輯，不久即可出版。

△「新詩歌」銷路頗佳

年來國內詩壇消息甚為沉寂，老作家無寫作，新作家則找不出適宜的表現方法。最近上海出版的「新詩歌」，內刊創作豐富新穎有力，討論詩歌各論文亦有精善的見解，實為詩壇開一新路徑，現已出至第四期，銷路頗佳。

越紙

注視着

大街裡的行人；

關的，

笑的，

和歡唱的。

祇哼着

淚眼，

站在

荒冷的巷口。

△杭州出版「西湖文苑」

杭州最近出版一種文藝刊物「西湖文苑」，內容極豐富。

△「小貢獻」貢獻些什麼？

上海有「中華日報」，副刊「小貢獻」，被一羣「茶話」作家所把持，內容除歌詠女人屁股的靡醉劑之外，有被人稱為「一個商人與賊」的「名」作家曾某及徐心芹諸人，大發

表其日記，日記內容大抵是「某書店

向我要中國大文豪傳，稱我文章有點

像魯迅，給我五元一千字」，「某大

作家寫了一封信給我」，「路上遇某

不認識我的大作家」，「某處有文章捧

我，心中暗喜」……等妙語。

△「幽默」包圍了廣大的讀者

自林語堂主編「論語」倡言「幽默」，而一般原來就只能嘴上「幽默

」而已的讀者，就廣大的在「幽默」

的包圍裡了，事實蓋非無因也。魯迅

先生月前以何家幹之名於申報自由談

發表一文，謂解「幽默」之前途，意

見甚為深刻。據言：幽默前途有二：

第一是只弄成「開玩笑笑」，第二則

仍然只能大胆的來「諷刺」。那末，

「開玩笑笑」總不會讓讀者擁護的吧，

則幽默結果仍然只有行動起來，大胆

的「諷刺」了。

△諸新作家近況

文學月刊「人生哲學的一課」的

作者艾維，過去生活甚豐富，做過聽

差，方夫，甚至有想拉洋車也不得拉

的時候，年來在滬上刻苦研讀，對於

「鍾流」等名著，當重新研讀多遍，

認真寫作小說。」一般均認為係一希望

極大的新作家，聞近已被捕云。

沙汀為艾維老友，著「法律外的

航線」，係一用了新類的技術寫成的

短篇創作集。著者現與其愛人同住西

湖。

著「萬寶山」的李輝英，居上海，

努力寫作。

金丁與白薇等任救滬上文化中

學。

徐盈在北方，努力寫讀。

國 外

尹潛之譯

蘇 聯

△國際革命演劇同盟第二次擴大總會

國際革命演劇同盟第二次總會，現在是閉會了。在這一天的總會上，德國，法國，奧地利，荷蘭，日本，美國，瑞多尼亞，西班牙，波蘭，蒙古，及其他諸國之革命劇團，都派代表參加。在總會上，詳細地討論了國際革命演劇運動的諸成果，並由一同志報告布爾喬亞演劇的顯著沒落的事實，以及最近隨着政治的生長，日本，比利時，德國，美國，捷克等國的革命演劇諸組織的展望。最後對各個諸組織的代表報告，都詳加以討論，更決定日本，德國捷克等國的革命演劇組織，必須加緊活動。（譯自普羅文化）。

△蘇聯向國際諷刺滑稽展覽會驗

送作品

本年二月在斯托克荷姆所舉行的

國際諷刺滑稽展覽會，蘇聯由全俄對外文化聯絡協會，送去了許多的蘇聯美術家的作品。就如拉托洛夫，洛托夫，克托林斯基，柴萊姆奴，愛塞夷夫……等美術家的作品，無一不備。（譯自新俄羅斯文化報遺）

△高爾基城建築拱形鐵橋

凡是研究文學的人，可以說沒有不知道高爾基的，他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坐著第一把交椅。蘇聯的人民們，激於擁護高爾基之熱忱，名高爾基之生地為高爾基城，最近在該城建造一蘇聯最大之拱形鐵橋，預備架於鄂克河上，其設計及建造法均屬最新式，業已於四月一日進行了。（譯自塔斯社通訊）

日 本

△日本蘇聯演劇座談會

日本新興戲劇家多人，於今年二

月三日午後一時——五時，在東京招開蘇聯演劇座談會，計出席者：秋田雨雀，池谷作太郎，岡田賴子，川喜田煉七郎，菅原卓，千田是也，園地公功，田鄉虎雄，中野實，野崎留夫，山岸，湯淺芳子等十二人。其談論內容，為蘇聯演劇現狀，戲衣劇團，劇場建築，蘇聯伶人生活狀態，莫斯科大劇場等……。（譯自新俄羅斯蘇聯演劇特輯號）

（一）從勞働者農民間文學的養成（通信，報告文學的問題）。

（二）在同盟內創造上評論上諸討論的批判。

（三）布爾喬亞文學的動向（作品與批評）及同路人文學問題（包含過去文學批判的攝取）。

（四）關於法西斯蒂主義文學，以及社會法西斯蒂主義文學。（譯自普羅文化）

叔 父

半 林

青年A、接連打了兩個喷嚏，說：

「人做事，是需要果斷的。」

「你又在談曼文同小狄戀愛的故事麼？」女子C，慢從一本雜誌的叢葉裡抬起頭來，問。她用左手支着頤，肘部抵住紅棹邊緣，右臂無力地搭在椅子扶手上，凝視着A，微笑。在她的足邊矮凳上，坐着另一個青年G，A的朋友，昨晚剛被家庭驅逐出來的。這人臉上有幾粒淺淺的斑麻；深黑的眼睛；身體很苗條。他們全家住在靜安寺，爲了避難，新近才由內地搬來的。

「戀愛是這樣，一切事都是這樣。」A用了他經世故的口吻，繼續着說。他的右手裡拿着一柄火筍，撥弄着鐵盆裡的木炭，兩隻腳踏在盆沿上。外面，風在嘶叫，房屋被黑暗包圍着，寒風將雪花吹落到窗戶玻璃上，宛如撒在青緞子上的白鹽。A似乎在回憶着一樁什麼往事。

——「是的，去年夏天，我們由武昌出發，到新堤去打

夏斗寅，也是一個深夜，只沒今天這般冷，而且有月亮；天空中一個，江心裏一個，銀灰色的水波，閃爍着月光的碎片。我們在一隻由長沙開來的輪船上檢查行人，——那時是無論中外船隻，不聽令崇岸，我們就都要向它開鎗的，

——一個八字鬍的老頭子，以爲我們就是「馬日事變」主動者的友軍，滿面生風的說：「啊，那些農民，真鬼啊！在散縣，我是湘潭人，簡直不能立足，整天東逃西奔，藏匿在親戚家裡。唉，謝天謝地，如今他們失敗了；小民得以重見天日，全賴諸位的力量！」我們假意迎合着他的語氣，口裡也罵着農民，問他過去在本地做過一些什麼「工作」。老頭子很得意，天真爛漫地陳說着自己的功績：怎樣搞毀農民協會，怎樣用白布裹住婦女協會會長的眼睛，拿刀子割她的乳房，……等等。後來又從他的皮箱裡搜出一本他自著的「婦女運動十弊」的鉛印小冊子，我們知道這人有些來歷，決定帶他到政治部去，這件工作恰好輪到了我。

夜很深了，街上連個人毛都沒有，我押了他在明月下步道上走着，時而探着他的後影，沿路說着農民的壞話。老頭子一半見喜，一半見懼，不知會要發生什麼事情。遠遠的前方，突然傳來一聲：

「口令！」——我照答了。

老頭子忽然驚呆了，他分明聽出前面問口令的聲音是女子。他的面色變得像粉筆頭兒似的白，貯足哀告道：

「我實在走不動了，先生，前面是什麼人啊？」

我笑着安慰他，說是：

「女生隊。」

料不到這老傢伙竟嚇得跪下了

「先生……唉！可憐……救命……你是我的父親——」

面對着這麼樣過分敬慕的人，我生氣了，厲聲說：

「有什麼可怕的？——走！」

我揪住他的衣領，拖着他走，他雙手抱住我頭頂，墜着屁股不肯動。你們見過臨上屠場的綿羊麼？就是那個樣子！

「唉，老爺，我最怕那些女學生……」

他顫聲說，渾身抖得像彈簧。力氣可費大啦，我終于把他揪到師政治部門口，交給守門的衛兵把他看管起來了。

我跑進辦公室裏去向政治部主任做了詳細的報告，這位主任是四川人，年紀雖哥，可是也跟當時的陳獨秀們一樣，是凡事講求忍耐的。「不要做得太過火」，聽說這叫——策略！他坐在辦公桌前，翻弄着那個粉印小冊子，可並沒有看。猶豫了一會兒，他才滿面通紅的說：

「還是讓他走罷。」

他明白，這麼樣處置是和我的意思相反的。而那時同學們的意見，官長却不敢輕視，不然就會被我們給縛起來的。于是我就說：

「這麼重要的人，是不可以輕易釋放的。」

「可是又沒有確實的證據，怎麼能無故扣留人家？」

「割乳的事都不是證據，什麼才算證據？」

「割乳，你看見了麼？」這小子顯然是有點煩惱了，把那個小冊子丟在一邊，較之問詢，倒是威嚇似的說。

「他本人這樣告訴我的！」我焦灼地敲着桌子說，「要知道，如果你不是他的雇用律師，對於這種人，就得執行革命的裁判；可是聽你的口氣，簡直像資產階級的法官似的！」

「不論什麼樣的裁判，都得有證據才成！」這位同志的石頭被頑固的主張，竟毫無改變。

「那我就把他交給師黨部，由他們去徵求同學的意見了。」

「槍斃！」窗外爆發了怒潮般的，但是尖利的聲浪。

知道自己的意見得到了羣衆的擁護，我的勇氣愈增加

了。
「主任先生，聽到了麼？——槍斃！」我很興奮地譏諷道。

「槍斃？」主任忽將嘴唇左右的肌肉收得細弱緊，彷彿抓住了誰的病根子似的，露出滿臉不屑的神氣來。「你們聽到了外面對於我們的謠言麼？『暴徒』——這是敵人給我們新製的徽章，爲革命，我們是需要立刻把這徽章自動去掉的！」說着這樣話的他，似乎把長沙城外農的血，這次爲了擊破敵人的進攻而出發底目的，甚至于上午才由前線給回來的同學們底屍身，通通忘掉了；以爲只要不被別人稱爲「暴徒」，敵軍即刻就會撤退，革命就會馬上成功了一樣。

「但是——」我的話尚未說完。

「沒有什麼『但是』的必要，我命令你立刻把客人送回去！」隨即聲明道：「這是爲了革命，此外無話可說！」這麼的說着，他又轉過臉去在翻弄那個小冊子

了。

我聽到這裡，把脚一踉便走出了辦公室。女同學們跟在後面憤憤地咒罵着一些什麼話，可也有人低語着：「X主任的話也對。」我昂然走到門口，對着牆角燈影裡那個縮做一團的老頭子狠狠地說：

「口你奶奶，跟我走！」

後面送來了清冽的聲音：

「老頭兒，回去謝謝你的主任再走呀！」

「又放跑了一個！」

末一句話，顯然是暗示着前幾天曾經開在政治部一間小室裡，狗熊似的酣睡了一個禮拜的那位給敵人做密探的，美國的牧師而說的。

無言地走着，我心里老是暗暗地盤算着——

盤算着解決那個老東西！

新堤這地方，江面很闊，水勢平穩，濤聲也較低。我們從大街中間穿一條直通江邊的泥濘的小巷裏，出了巷口沿着江岸往北走。這一帶是我們日間常來游泳的地方，地理情形我是十分熟悉的。這時候已經採取了和來時完全不同的路線這回事，在那老頭子是並未覺察的。

一切全是死一般的靜，日光籠罩了江岸。遠處的犬吠

聲：輕細，縹渺，悽長，宛如由另一個世界裡傳來一樣。

在一處轉灣地方，學勢峭立，下面是滔滔的江水。我跟在老頭子背後，暗暗從肩頭取下槍來，裝好一排子彈，叫了一聲：

『站住！』

你猜怎麼着？這膽包，他駭倒了。這時候有一個東西，頗像似爬入了我的頭，使我忽然這麼想：

『完全是，個人行動啊！——私下殺人，是既無意義，且要受到軍紀干涉的。即使同學們會出來替你辯護，保證沒有反動份子，要藉口攻擊的麼？』

這麼想着想着的，我又把他送回輪船上去了一——

『對於敵人的寬容，就是對於同志的殘忍！』女子C憤憤的說。

青年G，從頭至尾都在凝神傾聽着，彷彿覺得這故事不應該就這麼完結一樣。直到A又從盆裏挑出一塊紅炭，碧無其事的在空中畫着圓圈時，才插言問道：

『那人叫什麼名字呢？』

『誰還記得這些事？』A微笑着，凝神想了一下，又說：

『彷彿記得他甘說他同什麼第X軍長是本家似的。』

G 的神色微微有點改變，急忙又問：

『嘴角上是否長着一塊黑痣？』

『對啦！怎麼樣，你當真認得他嗎？』

『咳！爲什麼當時你不解決了他，如今陷害了我們多少人！』

『誰被他害了？！』A翹起了吃驚的臉孔。

『剛由莫斯科回來的湖南人，誰不恨得他刺骨！前幾天報載被捕的十幾個人，就都是他告密的！』G露出極度憤怒的面容，兩隻腳很響的踩着地板，把椅角上的臘燭都給震掉熄滅了。

女子C邊尋火柴盒邊說：

『消消氣罷，親愛的！火柴只剩一根了，——那個老頭子到底是誰呀，竟這麼厲害？』

『就是禁止我看新書，不許我同青年人來往，昨晚驅逐我出來的，我底叔父！』

『噫呀，真是抱歉得很，這麼說來，我就是你的祖父囉！』A勝利似的大笑着，說。這時臘燭已經點着了，室內充滿了光明愉快的空氣。

『滾你媽的蛋罷，』G笑罵着，從A的手裏奪過火箱來，掀起一塊頂大的紅炭當武器，取着攻勢：『孫子！』

——完。

編 後

本刊第一期出版後，蒙承讀者踴躍地購索，各方面並賜予許多極珍貴的指示與批評，我們是異常感謝的。

在許多極珍貴的意見中，有較普遍的一種，如激厲先生在庸報「另外一頁」所發表的一文，我們除去大部份誠意提出目前文學的任務來，然後檢討本刊對於這一任務完成到何種程度，這是使我們感到異常惶愧的。同人等不過是一些素無文學癖好的人，爲了破除目前的寂寞，才來辦這刊物罷了，實在愧說「任務」或「運動」什麼的。我們很希望激厲先生以及和激厲先生抱同感的友人們，能够很平實的看我們才好。

此外，對於本刊還有一種和上述絕然不同的看法，即北平有一種文藝的小刊物，向我們射出一種「虛布」的箭，驟聞之下，有點驚異。後來聽說，這是平市一個專以造謠爲業的某系辦的，也就不介意了。

第一期因爲匆匆付排，校稿疏疏，錯字很多，這是應該向讀者及原作者鄭重道歉的。關於封面設計亦因時間短促，油墨未乾，頗欠精美。第二期已請原作者王丹東先生另製一新的封面畫，但以經濟所限，尙未製版，第三期當能與讀者相見了。

第二期，頂使我們感覺不滿意的，便是沒有紀念五月的文字。五月，在被侵略的中國歷史上，真是血的一葉！本刊在五月出版，正在中華民族泛起許多悲慘回憶的時日，特別是今年。但本刊却缺乏這類文字，這真不是一個小的缺陷。差堪自慰的，是巴比塞去年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是向全世界民眾暴虐帝國主義及白俄的陰謀的極有力的文字，由馮文煥陳永期二位先生全部譯出，在本期發表了；還有抓住了目前形勢的，以熱河戰事爲題材的張季純先生的劇本「二傷兵」。

」，這都是應該特別介紹的。

短篇小說，本期是增添了。兩篇創作雖尚有缺點，如「叔父」一篇，處置題材以及技巧方面都尚未臻圓熟，但總是都獨當了一面的。翻譯的幾篇小說：「電線工人」，本在「冰流」一期已發表過了，只因原文甚好，為使讀者更廣泛地賞鑒起見，故本期仍發表了。「老鄉」，是反對戰爭的小說，寫得簡妙深刻。「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係朝鮮人的作品。被壓迫的朝鮮人的文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少；而這篇又是有力地批判了狹義的民族主義的。

本刊這期，蒙鄭振鐸，朱自清，張天翼，張季純，尹庚諸先生惠稿，想讀者和我們一樣，是非常高興的！

蘇聯文壇，正在努力把文學提高到伊里文主義的階段。陳淑君先生，近正譯了一本「伊里文與藝術」，本刊「托爾斯泰論」，便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同人很感謝陳先生的。

一期出版後，本刊是收到許多投稿。投稿，我們是盡量發表的。照第一期看，未發表的來稿，大半是因為下面兩個原因：一是太「口號標語」化了，這特別是詩；二是有許多作者，還把題材只當它是人性來處理。如某君一篇小說，是寫一個兒子不為老父續弦的，據我們看，這最大原因是因為家境困難。但作家沒有這般看的，只寫了老父未能續弦的不愉快。

未發表的，是都寄還或交還了。以後也這樣辦，即某期編定後，立即把不用的稿奉還作者。

這期是在日軍即將降城下編定的。三期也着手編了，內有彭島先生底小說「圍困」，趙地先生底劇本「最後一線」，鄭振鐸先生底「評子夜」，譯品有「蘇聯文壇最近的狀況」，「資本主義第三期與文化危機」……等。

再，本刊特別歡迎，寫參加民族革命戰爭經過的一切文字；如去通州或其他地方，看過過傷兵的記載，本刊也十分歡迎。盼大家惠寄這方面的稿子！

最後，敬盼讀者們，繼續給本刊以嚴正的批評！

五月十二日

介紹「一天的工作」

魯迅譯

內容：

前記

苦蘆·肥料·鐵的靜寂·我要活·工人·一天的工作·岔道夫·革命的英雄們·父親·枯煤·人們和耐火磚·

後記

價目

九角

出版處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總公司

本刊定價：

每期 二角

半年(六冊) 一元

全年(十二冊) 二元

郵費：
國內加三元四角
國外加二元四角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三十元
半面 二十元
¼面 八元

底面外 二十五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二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十八元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元

長期：三期九折，半年八折，全年七折。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歡迎批評論及投稿：

1. 凡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2. 歡迎各種主張不同的文字，如關於「自由人」問題的反面意見等。
3. 歡迎文體通俗的大衆化作品，及反帝文藝。
4. 歡迎讀者對本刊內容及形式誠懇的批評。
5. 來稿請膠寫清楚。
6. 來稿一經登載，暫以本刊爲限。
7. 來稿請寄：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轉交文學雜誌社收。

文學雜誌 月刊

第二號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文字，如欲轉載，須經本社同意。
刊：

讀者注意：

凡關於本刊發行及廣告事宜，
請直接與書局接洽；交換刊物及廣告，
請與本社接洽。

編輯者 文學雜誌社

印刷者 西北書局

發行者 西北平琉璃廠書局

“文学杂志”影印本出版说明

“文学杂志”，北平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3年4月15日创刊，16开本，共出四期三册，第三册是三四期合刊，第二期1933年5月15日出版，第三四期1933年7月31日出版。1959年11月根据原书影印，共印2,5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登
記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0.29
7.8
2